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茗 溪 漁 隱 叢 話

前 後 集

(三)

胡 仔 纂 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專



茗溪漁隱叢話

前後集

三

胡仔纂集

國學基本叢書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目錄

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第三

陶靖節

第四

李太白

第五

杜子美一

第六

杜子美二

第七

杜子美三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

目錄

第八

杜子美四

第九

王右丞 韋蘇州 孟浩然

第十

韓退之

第十一

柳子厚 東野浪仙 玉川子

第十二

李長吉 李贊皇 劉夢得

第十三

醉吟先生

第十四

唐彥謙 玉谿生 王建

第十五

杜牧之 杜荀鶴 韓致元 半夜鐘

第十六

唐人雜記上

第十七

唐人雜記下

第十八

羅隱 五季雜記

第十九

本朝 王黃州 張復之

第二十

寇忠愍 晏同叔 宋子京 王君玉

第二十一

杜正獻 西湖處士 王禹玉

第二十二

迂叟 邵康節 韓持國

第二十三

六一居士

第二十四

梅都官 蘇子美 石曼卿

第二十五

半山老人 賀方回

第二十六

東坡一

第二十七

東坡二

第二十八

東坡三

第二十九

東坡四

第三十

東坡五

第三十一

山谷上

第三十二

山谷下

第三十三

秦太虛 陳履常 晁無咎 張右史 溪堂居士 張芸叟 王仲至

第三十四

張天覺 唐子西 韓子蒼 陳去非 周明老

第三十五

本朝雜記上

第三十六

本朝雜記下

第三十七

大梅 天衣 端師 參寥 洪覺範 清順 緇黃雜記

第三十八

回仙 神仙雜記 鬼詩

第三十九

長短句

吾溪滄隱叢話後集

目錄

第四十

麗人雜記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一

楚漢魏六朝上

山谷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楚辭曰。予既滋蘭於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楚人賤蕙而貴蘭久矣。蘭蕙叢生。初不殊。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櫞則遠矣。

復齋漫錄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輩賦咏。多以江淹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爲始。余觀楚詞云。予交手兮東川。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文昌雜錄云。余昔知安州。見荆湘人家。多以草竹爲卜。楚辭云。索瓊一作茅以筵尊兮。命靈氛爲余占之。其注曰。瓊茅。靈草。筵。小破竹也。楚人多結草折竹以卜。曰筮。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遺俗之舊也。今歲時人家作餠。蜜油煎花果之類。蓋亦舊矣。楚詞云。秬粳蜜餌。有餵餹些。餵餹。餠也。言以蜜和米麩。煎作秬粳。中書趙舍人云。方言。餌糕。今餹糕是也。

藝苑雌黃云。宋玉九辯云。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潘安仁秋興賦。引此語。而曰。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難忍。安仁以登山臨水。遠行送歸爲四感。予頃年較進士于上饒。有同官張扶云。曾見人言。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是七件事。謂遠也行也。登山也。臨水也。送也。將也。歸也。

也。前輩詩中惟王介甫有一聯云。一水護田將綠遠。兩山排闥送青來。將送二字與楚辭合。予嘗攷詩之燕燕篇曰。之子于歸。遠于將之。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一篇詩中亦用此送將歸三字。然則楚辭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謂之四感。蓋略而言之。

復齋漫錄云。晉皇甫謐高士傳。載四皓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故杜子美詩云。吾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然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而肆志。本魯仲連語耳。齊欲爵仲連。仲連逃隱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若溪漁隱曰。淵明贈羊長史詩云。路若經商山。爲我少躊躇。多謝綺與角。精爽今如何。紫芝誰復採。深谷久應蕪。余謂淵明高風峻節。固已無愧於四皓。然猶仰慕之。尤見其好賢尚友之心也。

元城先生語錄曰。西漢樂章。可齊三代。舊見漢禮樂志房中樂十七章。觀其格韻高嚴。規模簡古。駸駸乎商周之頌。噫。異哉。此高帝一時佐命功臣。下至叔孫通輩。皆不能爲此歌。尋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韋昭云。唐山姓也。而漢初有此人。縱使竹竿載馳。方之陋矣。然后妃傳中。乃獨不載何也。先生曰。興王之初。人材色色過人。且如唐太宗朝。相將不可及。至技藝之士。醫有孫真人。陰陽有李淳風。呂才。相法有袁天綱。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性命死生之說。老莊論之備矣。自秦滅學之後。賈誼首窺其奧。爲長沙傅。有鴈鳥入舍。賦以自廣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

大觀物無不可。衆人惑惑。好惡積億。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坻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淡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浮。此語自漢以來。言達性命。齊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晉宋間清談。推本其言而已。漢興至文帝時。在朝儒臣。惟誼年甚少。而學甚博。非有師友漸磨之益。風俗遷染之效。而獨穎然秀出。論時政。則盡人事。論性命。則盡天理。後世無以復加。豈非豪傑乎。

復齋漫錄云。揚雄反騷云。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注。鼻。始也。余以爲未盡其義。揚雄方言云。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初。或謂之祖。故鼻祖。其義如此。

藝苑雌黃云。張平子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錢昭度詩云。荷揮萬朶玉如意。蟬弄一聲金錯刀。卽王莽所鑄錢名。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杜子美對雪詩。金錯囊徒罄。銀壺酒易賒。韓退之潭州泊船詩。聞道松醪賤。何須恡錯刀。此謂是也。或注四愁詩。引續漢書佩刀諸侯王以黃金錯環。恐與王莽所鑄錯刀又別。

藝苑雌黃云。張景陽七命云。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說者以荆南爲荆州耳。然烏程縣今在湖州。與荆州相去甚遠。南五十步有箬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俗稱箬下酒。劉夢得詩云。駱駝橋畔蘋風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卽此也。荆溪在縣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張元之山墟名云。昔漢荆王賈登此山。因以爲名。故所謂荆南烏程。卽荆溪之南耳。若以爲荆州。則

烏程去荊州三千餘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茗溪漁隱曰：余以湖州圖經考之。烏程縣以古有烏氏。程氏居此。能醞酒。因此名焉。其荊溪則在長興縣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荊山。張協七命云：酒則荊南。烏程。荊南則此。荊溪之南也。藝苑雌黃引長興縣南五十步。箬溪水釀酒醇美。稱箬下酒。以爲烏程酒。反以夢得詩爲證。皆誤矣。

茗溪漁隱曰：醞酒之法。無出月令數語。能盡其要。余嘗試之。酒無不佳矣。其語云：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居士醉翁亭記云：釀泉爲酒。泉香而酒冽。本此語也。

復齋漫錄云：曹植詩：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陳沈炯邊馬有歸心詩：彌憶長楸道。金鞍背落暉。杜子美玉腕騶詩：頓驂飄赤汗。跼踏頤長楸。畫馬圖詩：霜蹄蹴踏長楸間。茗溪漁隱曰：文選注云：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王介甫詩：扶衰南陌望長楸。東坡題韋偃牧馬圖詩：當年爲誰掃驂。至今霜蹄踏長楸。山谷和子瞻觀畫馬詩：長楸落日試天步。

呂氏童蒙訓：大概詩須以三百篇、楚辭及漢魏間人詩爲主。方見古人妙處。自無齊梁間綺靡氣味也。復齋漫錄云：晉左思白髮賦：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呢。尙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茗溪漁隱曰：王介甫嘲白髮詩曰：久應飄轉作蓬飛。眷惜冠巾未忍違。種種春風吹不長。星星明月照還稀。真佳句也。

東坡云：嵇中散作幽憤詩。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髮岩岫。永嘯長吟。頤性養壽者。悼此志之

不遂也。司馬景王既殺中散而悔，使悔於未殺之前，中散得免於死者，吾知其掃跡滅形於人間，如脫兔之投林也。采薇散髮，豈其所難哉。

許彥周詩話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雖似智矣，然禮法之士憎之如仇，幾至於死，幸得景王保護之耳。而老杜詩云：「至今阮籍輩，熟醉爲身謀。」此工部善看史書，當有解此意者耳。

文昌雜錄云：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梁孝王按歌吹之臺。阮公詩云：「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餘音，梁王安在哉。」後有繁氏居其側，里人呼爲繁臺。唐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謂爲堂老，及見元載與常袞唱和詩，有堂老之稱，信李肇言之不妄也。

復齋漫錄云：襪襪集韻以爲不曉事之名，殊不知出晉程曉伏日詩：「平生三伏時，道路無行車，閉門避暑臥，出入不相過。」今世襪襪子觸熱到人家，主人聞客來，顰蹙奈此何，搖扇脾中疾，一作痛流汗正滂沱，傳戒

諸高明，熱行宜見訶。其後山谷和錢穆父贈松扇詩：「可憐遠度幘溝漉，適堪今時襪襪子。」蓋取此也。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古人作詩賦事，不必皆實，如謝宣城詩：「澄江靜如練，宣城去江僅百里，州治左右無江，但有兩溪耳，或當時謂溪爲江，亦未可知也。」此猶班固謂入川分流，予按謝元暉曉登三山，還望京邑，作詩有「澄江靜如練」之語，三山在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地名，則此詩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入川分流爲比，按入川分流，出司馬相如上林賦，亦非固之言。

復齋漫錄云：謝惠連七夕詩：「落日隱簷櫺，斜月照簾櫳。團團洒葉露，淅淅振條風。」蕭氏取以入選，然余觀宋孝武詩曰：「白日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葉露滿，蕭蕭庭風揚。」意雖類之，而雄渾頓挫，過惠連遠矣。至

惠連昔離秋已兩。今聚夕無雙。亦不可掩也。

藝苑雌黃云。左氏傳云。吳公子札聘於上國。宿於戚。聞孫林父擊鐘。曰。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賦云。危素卵之累殼。甚元燕之巢幕。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將軍魚遊沸釜之中。燕巢飛幙之上。不亦惑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無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無留燕。遵渚有來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震雷翔幕燕。驟雨落河魚。

茗溪漁隱曰。遯齋閑覽載涪翁云。顏謝之詩。可謂不遺鑪錘之功矣。然淵明之牆數仞而不得窺也。余嘗疑其語意不完。今於歷代確論得其全語云。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墻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其工拙。至如淵明之於詩。直寄焉耳。

復齋漫錄云。左氏傳。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預注曰。陴城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窮也。釋名曰。城上垣謂之睥睨。言於孔中。睥睨之處也。梁王筠和新喻邊城詩。罍罍分曉色。睥睨連秋霧。杜子美詩。連連睥睨侵。又南極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陰新城亦云。河流暗與溝池合。山色遙將睥睨連。許彥周詩話云。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世傳荆公改舞作落字。其語頓工。然風定花猶落。乃梁謝元貞八歲時所作春日閑居詩也。從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連矣。

復齋漫錄云。沈存中筆談。謂唐詩多有言吳鉤者。刀名也。刀變。今南蠻謂之葛靈刀。余按吳越春秋。吳王作鉤。淬以人血。試之以人也。吳鉤始於此。豈存中忘之邪。鮑照結客少年場云。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杜子美後出塞云。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又送劉十弟判官云。經過辨豐劍。

意氣逐吳鉤。唐李涉寄楊潛亦云。腰佩吳鉤。佐飛將。曹唐買劍亦云。將軍溢價買吳鉤。韓翃送王相公詩云。結束佩吳鉤。

復齋漫錄云。江總自京南還。尋故宅詩。全篇云。紅顏辭鞏洛。白首入轅轅。乘春行故里。徐步採芳蓀。徑毀悲求仲。林殘憶巨源。見桐猶識井。看柳尙知門。花落空難遍。鶯啼靜易喧。無人訪語默。何處敘寒溫。百年獨如此。傷心豈復論。杜子美晚行口號云。遠愧梁江總。還家尙黑頭。據總詩。白首入轅轅。則非黑頭矣。不知子美將有別本邪。

許彥周詩話云。世間花卉。無踰蓮花者。蓋諸花皆藉薰風暖日。獨蓮花得意於水月。其香清涼。雖荷葉無花時亦自香也。梁江從簡爲採荷調云。欲採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此語嘲何敬容。從而波及蓮花矣。春時穠麗。無過桃柳。桃之天天。楊柳依依。詩人言之也。老杜云。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緣何而波及桃花與楊柳也。

文昌雜錄云。梁沈約有脩竹彈甘蕉文。其略曰。長兼淇園貞幹。臣脩竹稽首。切尋蘇臺前甘蕉一叢。宿漸雲路。住苒歲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某日。巫岫斂雲。秦樓開照。乾光宏普。罔幽不矚。而甘蕉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辭難信。敢察以情。登攝甘蕉左近。杜若江蘼。依源辨覆。兩草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證據。差非風聞。妨賢敗政。孰過於此。而不除戮。憲章安用。請以見事。徙根剪葉。斥出臺外。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類此製者。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托也。

復齋漫錄云。陳沈炯獨酌謠曰。獨酌謠。獨酌謠。獨長謠。智者不我顧。愚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子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白樂天以吳祕監有美酒。多獨酌。但蒙書報。不以飲招。故云君稱名士誇能飲。我是愚夫肯見招。蓋用王孝伯讀離騷飲美酒。并此事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

楚漢魏六朝下

雪浪齋日記云。昔人有言。文選爛。秀才半。正爲文選中事。多可作本領爾。余謂欲知文章之要。當熟看文選。蓋選中自三代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以來文字。皆有在右則渾厚。在近則華麗也。茗溪漁隱曰。少陵宗武生日詩。熟精文選理。蓋爲是也。

復齋漫錄云。峽州記行者歌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啼三聲淚沾衣。故古樂府有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衣。陳蕭詮夜猿啼詩。別有三聲淚。沾裳竟不窮。杜子美詩。聽猿實下三聲淚。茗溪漁隱曰。古樂府梁簡文。巴東三峽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魯直竹枝詞注。引此兩句爲證。復齋所記峽州行者歌。乃異韻而同詞。必誤也。

東觀餘論云。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何遜集皆八卷。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卷。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卷。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飛花。遶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橋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岩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堦。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遞宇。風起嵯峨雲。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還渡五洲云。蕭散煙霧晚。淒清江漢

秋。答庾郎丹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橋。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沙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尙多。如早梅云。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銅雀妓云。曲中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乃太貶乎。

茗溪漁隱曰。何遜八歲能詩。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爲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水部郎王僧孺集其文爲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見南史。

復齋漫錄云。梁朱超舟中望月詩。入風先遶暈。排霧急移輪。梁庾肩吾詩。圓隨漢東蚌。暈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詩。灰飛暈量缺。莫落獨輪斜。王褒關山月詩。灰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蓋用淮南子所謂月隨灰而暈缺。故子美晚月詩。欲得淮南術。風吹暈已生。

茗溪漁隱曰。古今詩人以詩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聯。或只一篇。雖其餘別有好詩。不專在此。然播傳於後世。膾炙於人口者。終不出此矣。豈在多哉。如池塘生春草。則謝康樂也。澄江靜如練。則謝宣城也。壠首秋雲飛。則柳吳興也。風定花猶落。則謝元貞也。鳥鳴山更幽。則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則薛道衡也。楓落吳江冷。則崔信明也。庭草無人隨意綠。則王胄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溫庭筠有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嚴維有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常建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杜荀鶴有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韋蘇州有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孟浩然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賈島有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張祐有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周朴有曉來山鳥鬧。雨過杏花稀。劉筠有雨勢宮城闕。秋聲禁樹多。楊黎州有剛腸欺竹葉。衰鬢怯菱花。寇萊公有遠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徐鉉有井泉分地脈。砧

杵共秋聲。趙師民有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魏野有數聲離岸櫓。幾點別州山。悟清有鳥歸。花影動。魚沒浪痕圓。惠崇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清。夏英公有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蔡天啓有柳間黃鳥路。波底白鷗天。秦少游有雨砌墮危芳。風軒納飛絮。陳無己有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徐忻有着衣輕有暈。入水淡無痕。省題詩如楊巨源有爐煙添柳重。宮漏出花遲。滕元發有寒日邊聲斷。春風塞草長。以至漠漠水田飛白鷺。陰夏木轉黃鸝。乃王維也。殘星數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乃趙嘏也。禪伏詩。魔歸靜域。酒衝愁陣。作奇兵。乃韓偓也。蝴蝶夢中家萬里。杜鵑枝上月三更。乃崔塗也。煙橫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乃唐彥謙也。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臥開花。乃鄭文寶也。雪意未成雲着地。秋聲不斷雁連天。乃錢惟演也。一聲啼鳥禁門靜。滿地落花春日長。乃王隨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乃晏元獻也。珠簾繡戶遲遲日。柳絮梨花寂寂春。乃周式也。峭帆橫渡官橋柳。疊鼓驚飛海岸鷗。乃楊大年也。長楊獵罷寒熊吼。太液波閑瑞鷁飛。乃宋莒公也。龍帶晚煙離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陽。乃王文穆也。草解忘憂憂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乃丁晉公也。風定曉枝蝴蝶鬧。雨勻春圃桔槔閒。乃韓魏公也。黃蜂衝退海潮上。白蟻戰酣山雨來。乃錢昭度也。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乃謝景山也。海鵬未擊三千里。天馬須歸十二閑。乃王平甫也。收取桑榆歸物外。種成桃李滿人間。乃李絢也。千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乃陳從易也。千里暮山橫紫翠。一鉤新月破黃昏。乃孫莘老也。倒着衣裳迎戶外。盡呼兒女拜燈前。乃謝師厚也。亞夫金鼓從天落。韓信旌旗背水陳。乃梅聖俞也。雲頭灩灩開金餅。水面沉沉臥彩虹。乃蘇子美也。斜日半竿眠犢晚。春波一望去鳧寒。乃張文潛也。千山送客東西路。一樹照人南

北枝乃王康功也。鄭谷詠海棠云：穠豔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林逋詠梅花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王禹玉上元云：雙鳳雲中扶輦下，六鷲海上駕山來。宋子京落花云：將飛更作回風舞，已落猶成半面妝。王君玉聞角云：隴雁半驚天在水，征人相顧月如霜。盛次仲雪云：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園林總是春。凡此皆以一聯名世者。春城無處不飛花，寒日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輕煙散入五侯家。此韓翃也。銀河漾漾月輝輝，樓礙星邊織女機。橫玉叫雲清似水，滿空霜逐一聲飛。此崔魯也。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此李商隱也。蠟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舂。當時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此薛能也。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村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張繼也。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此劉夢得也。芳草和煙暖更青，閑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此羅鄴也。鳴鵲直上一千尺，天靜無風聲更乾。碧眼胡兒三百騎，盡提金勒向雲看。此柳如京也。平沙渺渺煙蒼蒼，菰蒲纒纒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秋風斜日鱸魚香。此陳文惠也。落魄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爲。此張文定也。築壇拜日恩雖重，躡足封時慮已深。龍準若知同鳥喙，將軍應起五湖心。此錢昆也。漢包六合網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雲臺爭似釣臺高。此范文正也。古木森森白玉堂，長年來此試文章。日斜奏賦長楊罷，閑拂塵埃看畫墻。此王仲至也。璧門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餌。滿船空載月明歸，此華亭船子也。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鰓魚肥。青

簪笠綠篔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此元真子也。迴臨飛鳥上。高謝世人間。天勢闌平野。河流入斷山。此暢諸也。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此王之美也。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珍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鼙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不到劉伶坟上土。此李賀將進酒也。并白樂天琵琶行。盧仝月蝕詩。杜牧之華清宮詩。石曼卿籌筆驛詩。郭功甫金山行。皆篇長不錄。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敘其梗概如此。若唐之李杜韓柳。本朝之歐王蘇黃。清辭麗句。不可悉數。名與日月爭光。不待摘句言之也。其餘詩人佳句尙多。猶恐一時記憶有遺忘者。繼當附益之。

東觀餘論云。邵公亢嘗就焦山下瘞鶴銘。缺石考次其文。其不可知者闕之。其文首尾似粗可讀。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爾。而集古錄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耳。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字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法。而類顏魯公。又疑是顧況道號。又疑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法。殊類陶宏景。宏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日真逸者。豈其別號與。又其著真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他書亦爾。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案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一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仙去。爲之作傳。卽十一年。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卽瓚書。誤矣。

茗溪漁隱曰。東觀餘論。黃伯思所作也。其跋陶華陽書云。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華陽許三真真跡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淡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楊瓊瑤作奏章稿。與前一書。雖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書。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閑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竇臬謂其高爽自然。逸勃奮舉。頗近實云。黃伯思此跋。稱贊宏景書如此。故以瘞鶴銘爲類之。第余初不曾見宏景書。未敢遽以爲然。姑俟識者辨之。

金石錄云。瘞鶴銘題華陽真逸撰。莫詳其爲何代人。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余徧檢唐史及沈文集。皆無此號。惟況撰湖州刺史廳記。自稱華陽山人爾。不知歐陽公何所據也。茗溪漁隱曰。集古錄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爲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西清詩話云。余讀道藏。陶隱居外傳。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此蓋同斯號矣。集古錄云。按潤州圖經。以瘞鶴銘爲王羲之書。字亦奇怪。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顏魯公。不知何人書。第蘇子美。黃魯直。皆以此銘爲右軍書。得非本潤州圖經而言之。故子美詩曰。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魯直云。頃見京口斷崖中瘞鶴銘大字。右軍書。其勝處不可名貌。以此觀之。遺教經良非右軍筆畫也。若瘞鶴銘。斷爲右軍書。使人不疑。如歐陽評顏柳數公書。最爲端的。然纔得瘞鶴銘。彷彿爾。惟魯公宋開府碑。瘦健清拔。在四王間。又嘗有詩云。小字莫作癡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東觀餘論云。王逸少以晉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

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三十八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歲已自稱真逸也。又未嘗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又與劉無言論書云。焦山瘞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書刻。字畫頗全類此銘。不知卽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卽瓚書也。下有云。黃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號逸少耳。東觀餘論。又有此二說。漫附於後。姑俟識者併折衷之。

茗溪漁隱曰。于競唐傳。湖州德清縣南前溪村。則南朝習樂之處。今尙有數百家習音樂。江南聲妓。多自此出。所謂舞出前溪者也。復齋漫錄言。陳劉刪詩。山邊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顥詩。舞愛前溪妙。歌憐子夜長。按智匠古今樂錄。晉車騎將軍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蓋復齋不曾見于競唐傳。故不知舞出前溪邪。

復齋漫錄云。吳甘寧住止。嘗以繒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侈。陳張正見賦。朔雪映夜舟詩。檣風吹影落。纜錦雜花浮。世言錦纜始於煬帝。非也。吳陳之間已見矣。故杜子美秋興詩。錦纜牙檣起白鷗。又錦纜回沙磧。蘭橈避荻洲。又送鄭二還江陵詩。文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

陶靖節

茗溪漁隱曰。鍾嶸評淵明詩。爲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余謂陋哉斯言。豈足以盡之。不若蕭統云。淵明文章不羣。詞彩精拔。跌宕昭彰。獨超衆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干青雲而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休。安道苦節。不以躬耕爲恥。不以無財爲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盡之矣。

龜山語錄云。淵明詩所不可及者。沖淡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後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也。復齋漫錄云。東坡以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而無識者。以見爲望。不啻砒砒之與美玉。然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云。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然則流俗之失久矣。惟韋蘇州答長安丞裴稅詩。有云。採菊露未晞。舉頭見秋山。乃知真得淵明詩意。而東坡之說爲可信。

茗溪漁隱曰。示周椽祖謝詩云。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陶潛傳云。江州刺史檀韶若。請廬山周續之出州。與學士祖企。謝景夷三人。在城北講禮。加以籬校。所住公廡。近於馬隊。故云耳。

藝苑雌黃云。士人言縣令事。多用彭澤五柳。雖白樂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淵明。潯陽柴桑人也。宅邊有五柳樹。因號五柳先生。後爲彭澤令。去官百里。則彭澤未嘗有五柳也。予初論此人。或不然其說。比觀

南部新書云。晉書陶潛本傳云。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嘗作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爲號焉。則非彭澤令時所栽。人多於縣令事。使五柳誤也。豈所謂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歟。茗溪漁隱曰。沈彬詩。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蘇子由詩。指點縣城如掌大門。前五柳正搖春。皆誤用也。復齋漫錄云。淵明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爲好。是不重身後名也。及作擬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不如張季鷹云。與我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藝苑雌黃云。秦繆公以三良殉葬。詩人刺之。則繆公信有罪矣。雖然。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也。以陳尊己。魏顥之事觀之。則三良亦不容無譏焉。昔之詠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淵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殺身誠獨難。或曰。君命安可違。或曰。死沒寧分張。曾無一語辨其非是者。惟東坡和陶云。殺身故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顥真孝愛。三良安足希。審如是言。則三良不能無罪。東坡一篇。獨冠絕於古今。茗溪漁隱曰。余觀東坡秦繆公墓詩意。全與三良詩意相反。蓋是少年時議論如此。至其晚年。所見益高超。人意表。此揚雄所以悔少作也。詩云。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

龜山語錄云。因讀東坡和淵明形影神詩。其影答形云。君如煙上火。火盡君乃別。我如鏡中像。鏡壞我不滅。影因形而有無。是生滅相。故佛嘗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正言非實有也。何謂不滅。他日讀九成臺銘云。此說得之莊周。然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衆竅呼吸。鳥獸鳴號。爲天籟。此乃周所謂地籟也。但其

文精妙。讀之者咸不之察耳。

茗溪漁隱曰。止酒詩云。坐止高蔭下。步止華門裏。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余嘗反復味之。然後知淵明之用意。非獨止酒。而於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於樹蔭之下。則廣廈華居。吾何羨焉。步止於華門之裏。則朝市聲利。我何趨焉。好味止於噉園葵。則五鼎方丈。我何欲焉。大歡止於戲稚子。則燕歌趙舞。我何樂焉。在彼者難求。而在此者易爲也。淵明固窮守道。安於丘園。疇肯以此易彼乎。

復齋漫錄云。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者贖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謂妻曰。楚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卽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閨人曰。今日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又劉向列女傳。楚於陵妻語。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故晉張詮亦曰。古人以容膝爲安。蓋指此也。一以爲北郭妻。一以爲於陵妻。未知孰是。淵明歸去來辭。審容膝之易安。世以爲語出於陶。蓋不深考者也。

許彥周詩話云。彭澤歸去來辭云。旣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此老悟道處。若人能用此兩句。出處有餘裕也。

復齋漫錄云。文選五臣注。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途中。詩云。淵明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思悅考淵明詩。有以甲子題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間。只九首耳。皆晉安帝時所作也。後一十六年。庚申。晉禪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寧有晉未禪宋。輒恥事二姓。所作詩。但題甲子。而自取異哉。矧詩中又無有標晉年號者。余觀南史淵明傳。亦云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

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來矣。

藝苑雌黃云。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潛自以祖先晉世。宰輔恥復屈身。投劾而歸。躬耕於潯陽之野。其所著書。是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而已。魯直詩亦有甲子不數義熙前之句。此說蓋出五臣文選注。淵明集第三卷。首已嘗辨此說爲非。是如少游魯直。尙惑於五臣之說。其他可知。

茗溪漁隱曰。淵明自作挽辭。秦太虛亦效之。余謂淵明之辭。了達太虛之辭。哀怨。淵明三首。今錄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爲人。今旦在鬼錄。魂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太虛云。嬰釁徙窮荒。茹哀與世辭。官來錄我橐。吏來驗我屍。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陔。家鄉在萬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歸。惴惴猶在茲。昔忝柱下史。通籍黃金閨。奇禍一朝作。飄零至於斯。弱孤未堪事。還骨知何時。修途繚山海。豈免從闈維。荼毒復荼毒。彼蒼那得知。歲晚瘴江急。鳥獸鳴聲悲。空濛寒雨零。慘淡陰雲吹。殯宮生蒼蘚。紙錢掛空枝。無人設薄奠。誰與飯黃縑。亦無挽歌者。空有挽歌辭。東坡謂太虛情鍾世味。意戀生理。一經遷謫。不能自釋。遂挾忿而作此辭。豈真若是乎。

茗溪漁隱曰。余家藏靖節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陽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畫乃學東坡書。亦臻其妙。殊爲可愛。不知此板兵火之餘。今尙存否。厚之有後序云。陶集世行數本。互有舛謬。今詳加審訂。其本無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亂禮。一作禮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復有字畫近似傳寫相襲。夫於考究。如以庫鈞爲庾鈞。丙曼容爲丙曼客。八及爲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六十有六。

許彥周詩話云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峰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此顧長康詩誤編入彭澤集中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四

李太白

六朝事迹云。謝安墩在半山報寧寺之後。基址尙存。謝安與王羲之常登此。有超然高世之志。太白將營園其上。乃作詩曰。晉室昔橫潰。永嘉遂南奔。沙塵何茫茫。龍虎鬪朝昏。胡馬風漢草。天驕感中原。哲匠感頽運。雲鵬忽飛翻。組練照楚國。旌旗連海門。西秦百萬衆。戈甲如雲屯。投鞭可填江。一掃不足論。皇運有反正。醜虜無遺魂。談笑遏橫流。蒼生望斯存。冶城訪古跡。猶有謝安墩。憑覽周地險。高標絕人喧。想像東山姿。緬懷右軍言。梧桐識佳樹。蕙草留芳根。白鷺映春洲。青龍見朝暾。地古雲物在。臺傾禾黍繁。我來酌清波。於此樹名園。功成拂衣去。歸入武陵源。

曾子固云。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旣以類廣白詩。自爲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考其先後。而次第之。蓋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遊江淮。至楚。觀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爲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抵趙魏燕晉。西至岐邠。歷商於。至洛陽。游梁最久。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涉金陵。上秋浦。抵潯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至宿松。坐繫潯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爲罪薄。宜貸。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

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終以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憩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爲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詩書所自序。可考者也。

茗溪漁隱曰。太白望廬山瀑布絕句云。日暮香爐生紫烟。遙看瀑布掛長川。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東坡美之。有詩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詞。然余謂太白前篇古詩云。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磊落清壯。語簡而意盡。優於絕句多矣。

法藏碎金云。李白廬山東林寺夜懷詩。我尋青蓮宇。獨往謝城闕。霜清東林鐘。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虛空。天樂鳴不歇。宴坐寂不動。大千入毫髮。湛然冥真心。曠劫斷出沒。又貫休山居詩。自古浮華能幾幾。逝波終日去滔滔。漢王廢苑生秋草。吳主荒宮入夜濤。滿屋黃金機不息。一頭白髮氣猶高。豈如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毳袍。子因思靜勝境中。當有自然清氣。名曰天香。自然清意。名曰天樂。予故以所聞靈響。目爲天簣。亦取天籟之義。此蓋唯變所適。不可致詰也。

復齋漫錄云。太白襄陽歌云。清風明月不用一錢買。玉山自倒非人推。按世說山公稱叔夜。若若孤松之獨秀。至其醉也。若玉山之將崩。戴逵酒讚云。醇醪之興。與理不乖。古人旣陶。至樂乃開。有客乘之。隗若山頽。

茗溪漁隱曰。樂府雜錄云。笛者。光樂也。古曲有折楊柳。落梅花。故謫仙春夜洛城聞笛云。誰家玉笛暗飛聲。散入春風滿洛城。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杜少陵吹笛詩。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曲。

盡生王之渙云。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皆言折柳曲也。

復齋漫錄云。古曲有落梅花。非謂吹笛則梅落。詩人用事不悟其失。余意不然之。蓋詩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則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爲失。且如角聲有大小梅花曲。初不言落。詩人尙猶如此用之。故秦太虛和黃法曹梅花云。月落參橫畫角哀。暗香消盡令人老。是也。古今詩詞用吹笛則梅落者甚衆。若以爲失。則落梅花之曲。何爲笛中獨有之。決不虛設也。故李謫仙吹笛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觀胡人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聲。十月吳山曉。梅花落敬亭。戎昱聞笛云。平明獨惆悵。飛盡一庭梅。崔魯梅詩云。初開已入雕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黃魯直從王都尉覓千葉梅詩云。落盡戲作嘲吹笛侍兒云。昭華得脫帽。看髮已微霜。催盡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風光。張子野詞云。雲輕柳弱。內家髻子新梳掠。天香眞色人難學。橫管孤吹。月淡天垂幕。朱唇淺破桃花萼。倚樓人在欄干角。夜寒指冷羅衣薄。聲入霜林簌簌。驚梅落。撫遺戩梅詩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兩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欄看。晁次膺填入水龍吟詞云。最是關情處。高樓上一聲羌管。仗何人說與。爭如留取倚欄看。孫濟落梅詞云。一聲羌管吹雲笛。玉溪半夜梅翻雪。泛觀古今詩詞用事一律。可見復齋妄辨也。茗溪漁隱曰。太白云。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還憶謝元暉。至魯直則云。憑誰說與謝元暉。休道澄江淨如練。王文海云。鳥鳴山更幽。至介甫則云。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蓋不欲沿襲之耳。

復齋漫錄云。太白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元微之俠客行云。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不肯

藏姓名二公寓意不同。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詩。問予何事棲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閑。桃花流水杳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東坡嶺外詩云。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賀知章呼太白爲謫仙人。世傳東坡是戒禪師後身。僕竊信之。

若溪漁隱曰。新安水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長溪。太白題詩斷句云。檻外一條溪。幾回流碎月。今集中無之。法藏碎金云。予記太白有詩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莊周。後又見潘佑有感懷詩。幽禽喚杜宇。宿蝶夢莊周。席地一樽酒。思與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燭游。余謂才思暗合。古今無殊。不可怪也。

東觀餘論云。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太白詩也。藏真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得專美於前矣。

復齋漫錄云。會稽鑑湖。今避廟諱。改爲鏡湖耳。輿地志云。山陰南湖。縈帶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鏡始是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靜。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躕。則湖以如鏡得名。無可疑者。而或以爲小說所記。以爲軒轅鑄鏡於此得名。非也。太白又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詩。湖清霜鏡曉。濤白雪山來。

李陽冰云。太白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侯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尙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盡。今古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

復齋漫錄云前漢趙飛燕既立爲皇后寵少衰女弟絕幸爲昭儀居昭陽蓋飛燕本傳云爾太白宮詞云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夫昭陽昭儀所居也非謂飛燕耳後見唐王叡松牕錄云禁中呼木芍藥爲牡丹命太白爲新詞有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乃知昭陽之語世所傳者誤也

苕溪漁隱曰太白宮詞云梨花白雪香子美詠竹云風吹細細香二物初無香二公皆以香言之何也太白有句云金龜換酒處子美有句云金魚換酒來世言換酒必曰金貂殊不知二公有金龜金魚之異名藝苑雌黃云洪駒父詩話言子美集中贈太白詩最多而李集初無一篇與杜者按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集有堯詞贈杜補闕者卽老杜也其詩云我覺秋興逸誰言秋氣悲山將落日去水與晴相宜雲歸碧海少雁度青天遲相失各萬里茫然空爾思不獨飯顛山之句也予嘗攷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來竟何事高臥沙丘城城邊有古樹日夕連秋聲魯酒不可醉齊歌空傷情思君若汝水浩蕩向南征又有魯郡東石門送杜二甫云醉別復幾日登臨徧池臺何言石門路重有金樽開秋波落泗海水色明徂徠飛篷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洪駒父略不見此何也

東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以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谿包含洪大凌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蹈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白之從永王璘

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宋景文筆記云。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汾晉之間。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咄。而司空圖作休休記。又用之。修書學士劉義叟爲余言。晉書咄嗟而辦。非是。宜言咄嗟而辦。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義。茗溪漁隱曰。蘇子瞻蜀人也。作後赤壁賦云。嗚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賦云。嗚呼噫嘻。我言夸矣。皆用此語。

東觀餘論云。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

山谷云。題白兆山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冥絕。鸞鶴心悠然。歸來桃花岩。得憩雲窗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邈若羅浮顛。兩岑抱東壑。一嶂橫西天。樹雜人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獨此林下意。杳無區中緣。永辭霜臺客。千載方來還。余聞士大夫嘗勸白兆山僧重素。卽岩下作桃花庵。素曰。桃花庵不難作。但恨無李白耳。今彥顧乃欲鑿崖石刻李白詩。并欲結草其旁。以待冠蓋之遊者。衆不可蓋。安知遂無李白邪。爲我多謝素師。今無白兆。尙不廢椎鼓升堂。豈可臆計世無李白邪。素若有語。可并刻之。彥顧安陸李慥也。

許彥周詩話云。太白草創大還詩云。彷彿明窗塵。死灰同至寂。初不曉此語。後得李氏煉丹之法。至寂窗塵。丹砂妙藥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五

杜子美一

東坡云。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予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知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義。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於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衆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

東臯雜錄云。有問荆公。老杜詩何故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茗溪漁隱曰。職林云。補闕拾遺。武后垂拱中。置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後。尤爲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故岑參寄左省杜拾遺云。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老杜答岑補闕云。窈窕清禁闥。罷朝歸不同。君隨丞相後。我往日華東。正謂此也。

文昌雜錄云。杜甫爲左拾遺。作紫宸殿退朝詩。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鳳池。東省門下也。鸞臺在焉。鳳池在中書省。杜詩不應有誤。恐唐朝別有故事。又恐是時政事堂適在左省也。茗溪漁隱曰。按裴炎傳云。故事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無忌爲司空。房元齡爲僕射。魏徵爲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子美於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作退朝詩。其言鳳池。誠有所據。知其不誤也。

文昌雜錄云。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天祐二年十一月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祇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也。又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多種花柳。今殿庭惟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也。

復齋漫錄云。唐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子美以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故寄賈司馬云。法駕還雙闕。王師下八川。此時需奉引。佳氣拂周旋。奉酌嚴公題野亭云。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此兩詩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出左掖云。避人焚諫草。此兩詩所以言小則上封。大則廷諍也。

復齋漫錄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鏡中行。又云。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雲卿詩也。老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俚期之語也。繼之以老年花似霧中看。蓋觸類而長之。予以雲卿之詩。原於王逸少鏡湖詩。所謂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裏。雖有所襲。然語益工也。

復齋漫錄云。張華博物志曰。江陵有臺甚大。而惟有一柱。衆梁皆共此柱。後土人呼爲木履觀。或曰一柱觀。梁劉孝綽江津寄劉之遴云。經過一柱觀。出入三休臺。故子美泊松滋江亭云。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下峽云。船經一柱過。留眼共登臨。較李功曹之荊州云。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又所思云。九江日落

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夔府咏懷云。音徽一柱數。

藝苑雌黃云。張文潛明道雜誌云。讀書有義未通。而輒改字。最學者大病也。杜詩黃精無苗。後人所改也。舊乃黃獨。讀者不知其義。因改爲精。其實黃獨是一物也。本處謂之士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名黃獨。饑歲土人掘以充糧食。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則曰。黃獨芋魁之小者。俗人易曰黃精。子美流離。亦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也。此語殊謬。惠洪徒見黃獨一名土芋。遂謂芋魁之小者。殊不知與芋魁懸別。觀子美詩。有三春濕黃精。一食生毛羽。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之句。安得云未至作道人劍客。食黃精乎。東坡云。詩人空腹待黃精。生事只看長柄械。則坡讀杜詩。亦以黃獨爲黃精矣。復齋漫錄云。送李八祕書云。對歎抗士卒。乾沒費倉儲。不曉對歎抗士卒爲何等語。讀上林賦。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蓋李方入對。宜論蜀中兵老財匱也。題鄭十八云。禰衡實恐遭江夏。方朔虛傳是歲星。今世注杜詩。乃謂方朔爲太白星精。余以注所引非是。按班固武帝故事云。上至海上。考竟諸道士。尤妖妄者百餘人。西王母遣使曰。欲見神人。而先殺僂。吾與帝絕矣。使至之日。東方朔死。上疑問。使者云。朔是木帝精。爲歲星。下遊人間。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西京雜記亦云。夏侯孝若畫贊云。神變化。靈爲星辰。葛洪神仙傳亦云。王遙遇雨。使弟子以九節杖擔篋。不沾濕。劉向列仙傳云。華山絕頂。有石曰號玉女洗頭盆。中有碧水。未嘗增減。故望岳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挂到玉女洗頭盆。樂府解題云。武王伐紂作歌。使士習之。號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故題瀘西草堂云。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注引前漢禮樂志。巴渝鼓員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紂始。諸將詩。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插漢旌。按唐中

宗時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仁愿後封韓國公故杜云爾

蘇苑雌黃云凡王室中否而復興謂之中興周宜之詩曰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中字陸德明釋文張仲切徐安道音辨只作平聲讀然古人用此或作平聲或作去聲如杜陵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李義山云言皆在中興此類皆作去聲用如杜陵云神靈漢代中興主功業汾陽異姓王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李義山云身閑不視中興盛此類皆作平聲用

東臯雜錄云詩烝民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陸德明釋文張仲切故老杜詩云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又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古人留意音訓如此又嘗見人讀冒頓音墨突徧閱漢書無此音後出晉書音義又曲逆音句遇亦出文選注功臣贊中茗溪漁隱曰東坡詩云威聲又數中興年二虜行當一矢聯呂居仁詩云謝安肯爲蒼生起早爲吾君了中興皆張仲切用中興字也

許彥周詩話云北征詩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獨以活國許陳元禮何也蓋禍亂旣作惟賞罰當則再振否則不支持矣元禮首議誅太真國忠輩近乎一言興邦宜得此語倘無此舉雖有李郭不能展用

復齋漫錄云王叔弑穀子云夏商以草爲屨左氏曰屣屨也至周以麻爲之謂之麻鞋貴賤通着晉永嘉中以絲爲之宮中妃嬪皆着故述懷云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爾雅注云鷺鶉似鳧而小膏中瑩刀續英華詩有馬啣苜蓿葉劍瑩鷺鶉膏故子美贈張卿云健筆凌鸚鵡銛鋒瑩鷺鶉又大食刀歌鐫錯碧翬鷺鶉膏鏗鏘已虛秋江濤江總莊嚴寺碑俯看驚電影徹玻璃之宮遙拖宛虹光徧水晶之域故宿贊公房云身在水晶域任昉述異記云吳王闔閭造水晶宮又魏略曰大秦國以水晶爲屋柱故曲江對酒云

水晶宮殿轉霏微。古樂府君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故詩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高昌有草實如蠶。蠶中絲如細績。名爲白蠶子。國人織以爲布。甚軟白。見南史。故贊公房詩。光明白蠶巾。

藝苑雌黃云。世人言度苑者。多作徒故切。謂歌曲也。張平子兩京賦云。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詩。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皆作徒故切讀。考之前漢元帝紀贊云。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應劭注。自隱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爲歌詩聲也。顏注。度音大各切。則與張平子杜詩所言度曲異矣。而臣瓚注。則曰。度曲謂歌終。更授其次。則又誤以度曲爲歌曲。夫度曲雖有兩音。若讀元帝紀。止可作大各切。唐書段安節善樂律。能自度曲。其意正與元帝紀相合。藝苑雌黃云。東坡嘗言。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韻者。輒不工。杜子美長於歌詩。而無韻者。幾不可讀。比觀西清詩話。乃不然。此說云。杜少陵文自古奧。如九天之雲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萬象。卻浮空而留六龍。萬舞凌亂。又似乎春風壯而江海波。其語磊落驚人。或言無韻者不可讀。是大不然。予謂此數語。乃出杜陵三賦。謂之無韻。可乎。竊意東坡所謂無韻者。蓋若課伐木詩序之類。是也。茗溪漁隱曰。少游嘗有此語。藝苑以爲東坡誤矣。

東坡餘論云。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年纔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寶主之園林。以白頭之稽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壯年所作。豈得序稱白。

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云。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誤爾。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卽浮江東。欲適吳楚。按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皆舛誤。

金石錄云。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履靈書。余初讀杜子美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恨不見其詩。晚偶得石本錄。其文詞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爲一章。狄丞相爲一章也。

許彥周詩話云。詩有力量。猶如弓之年力。其未挽時。不知其難也。及其挽之。力不及處。分寸不可強。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又八哀詩。汝陽讓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塵史云。杜審言。子美之祖也。則天時。以詩擅名。與宋之間。唱和其詩。有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有寄語洛城風月道。明年春色倍還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帶雨胭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又云。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雖不襲其意。而語句體格脈絡。蓋可謂入宗而取法矣。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六

杜子美二

藝苑雌黃云。題元武禪師屋壁云。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注。虎頭僧相也。又送許八拾遺歸江寧省觀詩序云。甫昔客遊此縣。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像。誌諸篇末。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注云。虎頭維摩相也。攷之南史。夷貊傳。師子國。晉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晉宋在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像畫圖。世人號之三絕。所謂虎頭。卽長康耳。注家不曉其義。或云僧相。或云維摩相。良可嗤笑。杜位宅守歲詩破題云。守歲阿戎家。又有盍簪喧櫪馬。列炬散林鴉之句。潘惇詩話補闕云。舊本作守歲阿成家。按杜位。子美姪也。當以阿咸爲是。故東坡有除夜詩。欲喚阿咸來守歲。林鴉櫪馬鬪喧譁。正用杜詩。則知今本作阿戎者誤。余又攷之子美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尙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云。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斑鬢已如銀。則位恐所謂阿咸也。

復齋漫錄云。子美詩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洲。瀟字乃滄字。故王介甫云。畫史雖非顧虎頭。還能滿壁畫滄州。蓋子美有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吳郡朱景元畫斷云。楊契丹。隋唐間人。官至上儀同。六法備該。甚有骨氣。在閩立本之下。余乃悟山水障歌云。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史記鄒衍著書。中國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赤縣神州。自有九州。禹之敍九州是也。不

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晉書載記贊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蛇豕之區。紫宸游龜鼉之穴。唐亦有赤尉。謂畿縣尉也。故山水障歌云。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投簡成華兩縣諸子云。赤縣官曹擁材傑。橋陵詩。居然赤縣立臺榭。爭岩亭。

許彥周詩話云。畫山水詩。少陵數首。無人可繼者。惟荆公觀燕公山水詩。前六句。東坡烟江疊嶂圖一詩。差近之。茗溪漁隱曰。少陵題畫山水數詩。其間古風二篇。尤爲超絕。荆公東坡二詩。悉錄於左。時時哦之。以快滯懣。少陵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元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滿城鬼神人。元氣淋漓障猶溼。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瞑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鳥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洒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戲題王宰山水圖歌云。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眞跡。壯哉崑崙方壺圖。掛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赤岸水與銀河通。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溆。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荆公題燕侍郎山水圖云。往時濯足瀟湘浦。獨上九嶷尋二女。蒼梧之野煙漠漠。斷隴連岡散平楚。暮年傷心波浪阻。不意畫中能更覩。燕公侍書燕王府。王求一筆終不與。奏論讞死誤當赦。全活至今何可數。仁人義士埋黃土。祇有粉墨歸

臺楮東坡題王定國所藏煙江疊嶂圖云。江上愁心千疊山。浮空積翠如雲煙。山邪雲邪遠莫知。烟空雲散山依然。但見兩崖蒼蒼暗絕谷。中有百道飛來泉。縈林絡石隱復見。下赴谷口爲奔川。川平山開林麓斷。小橋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喬木外。漁舟一葉江吞天。使君何從得此本。點綴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間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君不見武昌樊口幽絕處。東坡先生留五年。春風搖江天漠漠。暮雲卷雨山娟娟。丹楓翻鴉伴水宿。長松落雪驚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還君此畫三歎息。山中故人應有招我歸來篇。

東觀餘論云。余得子美詩集。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尙多。

東坡云。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旣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卽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苕溪漁隱曰。子美秋雨歎有三篇。第一篇尤感慨。必東坡所書者云。雨中百草皆爛死。塔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藝苑雌黃云。杜陵詩多言花門。喜聞官軍臨賊詩。花門騰絕漠。柘羯度臨洮。又云。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又卽事詩。聞道花門破。和親事卻非。又遣憤詩。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又有留花門一篇云。花門旣須留。原塹轉蕭瑟。指回鶻爲花門。注家不言其義。予以唐地理志攷之。甘州山丹縣。北渡張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峽口。傍河東壩。屈曲東北行千里。有寧寇軍。軍東北有居延海。又西北三百里。有花門山堡。又

東北千里至回鶻牙帳。故謂回鶻爲花門也。

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元日則有屠蘇酒。五辛盤。膠牙餠。人日則有煎餅。上元則有絲籠。二月二日則有迎富貴菓子。三月三日則有鏤人寒食。則假花雞毬。鏤雞子。千堆蒸餅。餠粥。四月八日則有餠糜。五月五日則有百索糉子。夏至則有結杏子。七月七日則有穿針織女臺。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則有點炙杖子。九月九日則有茱萸菊花酒。臘日則有口脂面藥。澡豆。立春則有綵勝雞燕生菜。今歲時遺問略同。但餠糜。結杏子。點炙杖子。今不行爾。杜甫春日詩。春日春盤細生菜。又曰勝裏金花巧耐寒。重陽詩。茱萸賜朝士。臈日詩。口脂面藥隨恩澤。如此之類甚多。略舉記當時所重者也。

茗溪漁隱曰。子美九日藍田崔氏莊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王摩詰九日憶東山兄弟云。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與楊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將頭上髮。學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類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則一。命意不同。後人用此爲九日詩。自當隨事分別用之。方得爲善用故實也。子美九日又有詩云。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此在蜀中作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九日詩云。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又詞云。萬事到頭終是夢。休休。明日黃花蝶也愁。呂居仁詩云。尙惜故人輕作別。亂山深處過重陽。又詞云。短籬殘菊一枝黃。已是亂山深處過。重陽皆兩用之。詩意脈絡貫穿。並優於詞。但居仁以殘菊於重陽言之。此一字爲病。

茗溪漁隱曰。呂居仁云。潘邠老嘗得詩云。滿城風雨近重陽。文章之妙。至此極矣。後託謝無逸綴成篇云。病思王子同傾酒。愁憶潘郎共賦詩。爲此語也。余觀謝無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

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四絕。然則居仁所云。後託無逸。綴成前一聯詩。蓋非是也。無逸四絕。今錄三絕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茗溪漁隱曰。寒食詩。古人多用錫字。九日詩。未有用餠字者。惟崔德符和呂居仁九日詩云。老頭未易着清香。折取蕭蕭滿把黃。歸去乞錢煩里社。買餠沽酒作重陽。東坡云。嶺南氣候不常。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佳月涼天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月九日詩云。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餘香白露乾。色映青松高。

茗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南爲然。蓋菊性耿介。須待草木搖落。方於霜中獨秀。故淵明詩云。黃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復齋漫錄云。國史補云。唐人燕集。必賦詩。推一人擅場。郭曖尙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場。送劉相巡江淮。錢起擅場。乃知子美詩。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唐人素有此語。

復齋漫錄云。張景陽詩。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故子美詩。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後漢吳漢亡命在漁陽。會王郎起。漢說太守彭寵曰。漁陽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銳。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故子美詩。漁陽突騎猶精銳。又漁陽突騎邯鄲兒。劉劭趙都賦云。其用器則六弓四弩。綠沉黃間。棠溪魚腸。丁令角端。故重過何氏詩。兩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唐楊巨源上劉侍郎詩。吟詩白羽扇。校獵綠

沉槍古詩云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友莫羞貧。羞貧友不成。杜詩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者。蓋取此也。

茗溪漁隱曰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尙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此詩敍書之顛末。可謂詳盡。後人筆力豈能到此。而嶧山碑棗木傳刻之語。尤爲人所取信。往往引以爲證。故集古錄云秦二世詔李斯篆。今俗謂之嶧山碑。史記不載其事。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又有別本出於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嶧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謂棗木傳刻爾。金石錄云秦嶧山刻石者。鄭文寶得其摹本於徐鉉家。刻石寘之長安。此本是也。唐封演聞見。記載此碑云。後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歷代摹之。以爲楷則。邑人疲於奔命。聚薪其下。以野火焚之。由是殘缺不堪。摹搨然由求者不已。有縣宰取舊文勒於石碑之上。置之縣廨。今人間有嶧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甫詩直以爲棗木傳刻者。豈又有別本與泰山之梁山刻石集古錄以爲非真。又云麻溼。故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刻失真者邪。此論非是。蓋杜甫指嶧山碑。非此文明矣。東坡賦墨妙亭詩云。杜陵評書貴瘦硬。此論未公。吾不憑。蓋東坡學徐浩書。浩書多肉。用筆圓熟。故不取此語。殊不知唐初歐虞褚薛。字皆瘦勁。故子美有書貴瘦硬之語。此非獨言篆字。蓋真字亦皆然也。

茗溪漁隱曰。觀薛稷少保書畫壁詩云。我昔遊梓州。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榜懸。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蹶。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唐史貞觀永徽間。虞世南褚遂良。以書顯家。後莫能繼。薛稷外祖。

魏徵家多藏虞褚書。故銳精臨做。結體逾麗。遂以書名天下。余觀法帖。載褚遂良帖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則稷之外家。乃褚氏。而唐史云。魏氏者何邪。

金石錄云。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潮書初不見重於當時。獨杜甫詩盛稱之。以比蔡有鄰。韓擇木。今石刻在者絕少。惟此碑與彭元曜墓誌爾。余皆得之。其筆法亦絕不工。非韓蔡比也。

東觀餘論云。送顧八分文學詩。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顛顛。顧侯連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最願。元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顧誠奢也。觀其遺跡。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

許彥周詩話云。齊梁間樂府詩。護惜加窮袴。防閑託守宮。今日牛羊上丘壟。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賜名大國號。與秦其卒曰。輒勿近前丞相噴。號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卽噴邪。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七

杜子美三

藝苑雌黃云。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食蒲萄殊美。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善體物。何不言似生荔枝。荔枝之味。果中之至珍。蓋有不可名言者。故蔡君謨云。剝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狀也。魏文帝方之蒲萄。世譏其謬。庾信亦復有此語。彼廣誌謂子如石榴。其謬愈甚。唐人形於賦詠者。頗多。然亦未始遇夫真荔枝。故張曲江作荔枝賦。是南海郡荔枝耳。白樂天作荔枝圖序。是巴峽間荔枝耳。杜子美詩所謂紅顆酸甜只自知者。是瀘戎荔枝耳。

遜齋閑覽云。荔枝譜稱漢初南越王尉佗。以備方物。和帝時交趾七年貢生荔枝。天寶中涪州歲驛致之。未嘗言及閩中者。今廣南夔梓所出。僅比閩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其名未著。今莆陽爲天下第一。然閩中佳者。六月方熟。其四月熟者。謂之火山荔枝。東坡有四月十三日食荔枝詩。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予誦之。未嘗不愛其體物之工。然其後云。似開江珧。砍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意東坡未嘗到閩中。亦不識真荔枝。其曰四月十三日。是特廣南火山者耳。故其比類。僅與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荔枝譜又云。火山本出廣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閩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按寰宇記云。嶺表錄梧州府對岸西火山。山形高下大小如桂林。獨秀山。山下水澄潭深無底。其火每三更夜見於山頂。一更初見火起。匝其頂如野燒。甚者廣十丈餘。食頃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照於上。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

地熱故爲火山也。沈佺期詩：身經火山熱，顏入瘴鄉低。卽此山也。予按宋之間集，有早發韶州一聯云：身經火山熱，顏入瘴江消。恐非佺期詩。蓋寰宇記之誤。苕溪漁隱曰：東坡四月十三日初食荔枝詩，注云：予嘗謂荔枝味厚高格兩絕，果中無比。惟江珧柱、河豚魚近之耳。又曰：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客皆笑其陋，實無所似也。僕曰：荔枝似江珧柱，應者皆憮然。僕亦不辨。此可謂善於比類者。若魏文帝庚信之蒲萄，乃至謬耳。藝苑雌黃，殊無鑒裁。遂言東坡比類僅與魏文帝庚信等同科。若言閩廣荔枝，高下不同，則可。若言東坡不善比類，則不可也。

復齋漫錄云：唐書禮樂志：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部張樂長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樂史所作楊貴妃外傳亦云：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焉。故子美病橘詩云：憶昔南海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又解悶詩云：先帝貴妃今寂寞，荔枝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玉座應悲白露團。按唐志以荔枝貢自南方，楊妃外傳爲南海。杜詩亦以爲南海。及炎方，則明皇時進荔枝自嶺表明矣。東坡詩乃以永元荔枝來交州，天寶歲貢取之涪。張君房脞說以爲忠州何邪。當有辨其是非者。

苕溪漁隱曰：余觀蔡君謨荔枝譜云：東京交趾七郡貢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之害。臨武長唐堯上書言狀，和帝召大官省之。唐天寶中，妃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之。時詩人多所稱咏。此張九齡賦之以托意。又東坡荔枝歎云：十里一置飛塵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顛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龍眼來。飛車跨山鶻橫海，風枝露葉如新採。宮中美人一破顏，驚塵濺血流千載。永元荔枝來交

州。天寶歲貢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無人舉觴酌伯游。皆以荔枝天寶時貢自涪州。二公著譜作詩。意欲傳於後世。其攷之必審。不應有誤。蓋唐都長安。視涪州爲正南。荔枝由子午谷路進入。唐志云南方。杜詩云炎方。悉指其方而言之也。若病橘詩。妃子外傳。以爲南海。則道里遼遠。所記必誤。復齋信以爲然。過矣。荔枝譜又云。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自巴蜀。蓋涪忠二州俱爲巴蜀之地。境土相接。白居易嘗刺忠州。以其地多產荔枝。形於篇什。又圖而序之。余意君房脞說。因此遂言忠州也。居易序云。荔枝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變去矣。余頃在閩廣。驗此語信然。矧傳置之遠。腐敗之餘。烏能適口也哉。

茗溪漁隱曰。東坡荔枝詞云。閩溪珍獻。過海雲帆。來似箭。玉坐金盤。不貢奇葩四百年。輕紅釀白。雅稱佳人纖手臂。骨細肌香。恰似當年十八娘。荔枝譜云。十八娘荔枝。色深紅而細長。時人以少女比之。俚傳閩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噉此品。因而得名。其家今在城東報國院。家傍猶有此樹。譜中又有將軍荔枝。云是五代間人。有爲此官者。種之後。人以其官號其樹。而失其姓名之傳。東坡云。惠州太守東堂。祠故相陳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樹荔枝一株。郡人謂將軍樹。今歲大熟。賞啖之餘。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縱猿取之。詩云。丞相祠堂下。將軍大樹傍。炎雲駢火實。瑞露酌天漿。爛紫垂先熟。高紅挂遠揚。分甘徧鈴下。也。到黑衣郎。豈將軍之號。偶爾同之邪。

藝苑雌黃云。漢舊儀。顛頊有三子。死而爲疫鬼。一居江水。爲瘧鬼。一居若水。爲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爲小鬼。善驚小兒。故韓退之有遺瘧鬼詩。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尙奮瘧鬼威。又云。咨

汝之胄出門戶何巍巍。祖軒而父瑱。未沫於前徽。而其後又有湛湛江水清。歸居安汝妃之語。蓋本於漢舊儀也。世傳杜詩能除瘡。此未必然。蓋其辭意典雅。讀之者脫然不覺沉疴之去體也。而好事者乃曰鄭廣文妻病瘡。子美令取子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青。一聯誦之不已。又令取子璋燭髓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一聯誦之。則無不愈矣。此殊可笑。借使瘡鬼誠知杜詩之佳。亦賢鬼也。豈復屑屑求食於嘔吐之間爲哉。觀子美有三年猶瘡疾。一鬼不銷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潛隙地。有靦屢鮮粧。則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復齋漫錄云。子美初月詩。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又白露團甘子。又江月詩。玉露團清影。又絕句云。玉坐應悲白露團。按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元暉猶霑餘露團。庾信挹得背臺露。詩。唯有團階露。承睫共霑衣。杜詩所本也。

復齋漫錄云。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盃出人間。鄧忠臣乃引茂陵玉盃爲據。少陵豈以玉盃爲金盃哉。蓋指盧充幽婚事也。

藝苑雌黃云。諸將內一聯云。昨日玉魚蒙地葬。早時金盃出人間。注說金盃取孔氏志怪盧充事。樗叟杜詩拾遺亦用此說。以予考之。非也。南史沈炯傳云。炯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云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盃。遂出人間。杜蓋用此語也。陳無己詩。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盃人間見。茗溪漁隱曰。二說當以盧充幽婚事爲是。蓋有金盃之贈。若沈炯事。乃是玉盃。又引無己詩爲證。尤無謂也。

藝苑雌黃云。荆楚歲時記曰。七月七日。世謂織女牽牛聚會之日。晉傅元擬天問云。七月七日。織女牽牛會天河。此則其事。杜公瞻注云。此出於流俗小說。尋之經史。未有典據。詩云。睨彼牽牛。不以服箱。跋彼織女。終日七襄。說者以爲二星。有名無實。卽古詩所云。織女無機杼。牽牛不負輓。豈復能爲夫婦。歲一聚會乎。史記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則是河鼓牽牛大同小異。爾雅云。河鼓謂之牽牛。李巡注云。河鼓牽牛。皆二十八宿名。郭璞注云。今荆楚人呼牛星爲擔鼓。此則河鼓之據。夏小正言。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十月織女正北向。此皆據星也。亦無會合之文。近代有此說耳。曹植九咏云。乘回風兮浮漢渚。目牽牛兮眺織女。交有際兮會有期。嗟吾子兮來不時。注云。牽牛爲夫。織女爲婦。各處河之傍。七月七日得一會同。古歌辭云。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卽河鼓也。語訛所致。漢武帝於昆明池中作二石人。爲牽牛織女象。蓋欲神異其水。比方河漢。班固賦云。左牽牛兮右織女。似天漢之無涯。雖不云七月七日聚會。其意以爲夫婦之象。天道深遠。所不敢言也。又歲時記言。緯書云。牽牛聚織女。取天帝二萬錢下禮。久不還。被驅在營室。言雖不經。有足爲怪。齊諧記亦云。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已被召。與爾別矣。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焉。此類皆不足信。故杜詩云。牽牛處河西。織女出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詎相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逢。蓋亦不信有此事也。世傳又有烏鵲填河成橋。與夫乞巧穿針之事。皆無可據。河鼓與牽牛。史記以爲二星。爾雅以爲一星。河字又或作何。苕溪漁隱曰。文選注云。織女一名天女孫。柳子厚乞巧文云。今茲孟秋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余嘗和人七夕詩云。

乞巧筵前玉露秋。一鉤涼月掛西樓。人間百巧方無奈。寄語天孫好罷休。

復齋漫錄云。文選古詩。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默默不得語。梁劉孝儀咏織女詩。欲待黃昏至。含嬌渡淺河。隋江總七夕詩。婉孌期今夜。飄飄渡淺流。王謹七夕詩。天河橫欲曉。風駕儼應飛。故杜子美天河詩。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藝苑雌黃云。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爲友于。以日月爲居諸。以黎民爲周餘。以子姓爲詒厥。以新婚爲燕爾。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狃俗之過邪。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詒厥無基址。又云。爲爾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隆于友于。不忍恩絕。曹植求通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頃有人年七十餘。置一侍婢。年三十。東坡戲之曰。侍者方當而立歲。先生已是古稀年。得無類是乎。茗溪漁隱曰。友于之語。自陶彭澤已自承襲用之。詩云。一欣侍溫顏。再見喜友于。然則少陵蓋承之也。且歇後語。蘇黃亦有之。蘇云。伯時有道真吏隱。飲啄不羨山梁雌。黃云。斷送一生惟有破除萬事無過。然黃集此句對偶甚工。後山以爲妍而反嗜之。不以爲病也。又遯齋閑覽云。東坡在豐城。有老人生子求詩。東坡問翁年幾何。曰七十。翁之妻年幾何。曰三十。戲作八句。警聯云。聖善方當而立歲。乃翁已及古稀年。今藝苑以爲有人年七十餘。置侍婢。仍竄易其詩。記事之誤。有如此。當以遯齋爲正。復齋漫錄云。唐宰相鄭瓘。爲詩好歇後句。行第五時。人呼爲歇後鄭五。今人無有蓄其詩者。惟舊史載其一聯云。只有兩行公廡淚。臨行洒向渡頭風。真俳詞也。後之文士。不復作歇後體。以其非雅正。獨石曼卿因登第後落例。受三班借職。賦詩一首。所謂無才且作三

班借請俸爭如錄事參是也。韓子蒼云：唐人詩：落花滿地寂寥紅，獨有離人萬恨中。回首池塘總無語，手彈珠淚與東風。繁之意，此之意也。而詞語頓異。

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詩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讚，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太宗相者見之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云：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僂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八

杜子美四

藝苑雌黃云。月令仲夏之月。反舌無聲。蔡君謨以反舌爲蝦蟇。段柯古已譏其非矣。殊不知反舌。百舌鳥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之反舌。張籍集中有徐州試反舌無聲詩。破題云。夏木多好鳥。偏知反舌名。則其爲百舌明甚。許慎注淮南子云。五月陽氣盛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朝野僉載云。百舌春囀夏止。唯食蚯蚓。正月後凍開。蚓出而來。十月後。蚓藏而往。蓋物之相感也。古今詞章中。多取此以況人之巧言者。故老杜詩云。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茗溪漁隱曰。劉夢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爾何微。舌端萬變。隨春暉。南方朱鳥一朝見。索寞無言高下飛。此語蓋與許慎及僉載二說相符矣。詩說雋永云。王性之嘗見唐人寫本杜詩云。孤城此日堪腸斷。愁對寒雲雪滿山。乃白滿山也。許彥周詩話云。老杜衡州詩。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此詩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後之人亦當有味此而泣者也。

復齋漫錄云。李濟翁資暇錄。謂園庭中藥欄。欄卽藥。藥卽欄。猶言圍援也。非花藥之欄。有不悟者。以藤架蔬圃爲切對。不知其由矣。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者。假與貧民。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尤分明也。方悟子美詩。常恐沙崩損藥欄。及乘輿還來看藥欄之意。茗溪漁隱曰。復齋乃承資暇集之誤。引此以證子美詩。今以漢史宣帝紀考之。地節三年。詔曰。池禦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折竹以繩編。

綿連禁禦使人不得往來。律名爲禁禦。李濟翁殊不審細。乃以禦爲藥。遂穿鑿爲說。復齋從而信之。皆過矣。且子美詩云。藥欄者。直花藥之欄檻耳。

藝苑雌黃云。世說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但未下鹽鼓耳。蓴羹得鹽鼓尤美。故子美詩云。鼓化蓴絲熟。梅聖俞詩云。剩持鹽鼓煮紫蓴。又紫蓴鼓煮香味全。山谷詩云。鹽鼓欲催蓴菜熟。蓋謂是也。作晉史者。取世說之語。而刪去兩字。但云千里蓴羹。未下鹽鼓。故人多疑之。或言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廣。或言自洛至吳有千里之遙。或言蓴羹必鹽鼓。乃得其真味。是皆不然。蓋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蓴菜。以之爲羹。其美可敵羊酪。然未可猝至。故云。但未下鹽鼓耳。子美又有別賀蘭銛詩云。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以岷下對千里。則千里爲湖名可知。西陽雜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蓴。

復齋漫錄云。子美送重表姪王珣評事使南海詩。謂王珣微時。房杜過其家。而母能識也。西清詩話。以子美詩獨得其詳。而史爲疎略。然以余考之。房杜舊不與太宗相識。及太宗起兵。然後杖策謁軍門。乃薦如晦耳。至珣則誅太子建成。而後見知。以他傳參考。未可專以史爲誤也。

詩說雋永云。晁氏嘗于中壺緘線纊夾中。得吳越人寫本杜詩。諱流字之類。乃盛文肅故書也。如日出籬東水等絕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飛花隨水去。翻卻釣魚船。茗溪漁隱曰。此詩淺近。決非少陵語。庸俗所亂。不足憑也。

茗溪漁隱曰。世有碑本子美畫像。上有詩云。迎旦東風騎蹇驢。旋呵凍手暖髯鬚。洛陽無限丹青手。還有

工夫畫我無子美決不肯自作兼集中亦無之必好事者爲之也李太白戲子美詩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只爲從前作詩苦李翰林集亦無此詩疑後人所作也

東臯雜錄云杜詩闌風伏雨秋紛紛伏乃仗字之誤闌珊之風冗仗之雨也茗溪漁隱曰世說王忱求簾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則冗東臯此長字爲是集韻去聲與冗字同音杜詩舊本作長雨長作雜錄謂伏乃仗之誤非也

藝苑雌黃云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故當時有遮莫爾古時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說然詞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詩云久拚野鶴同雙鬢遮莫鄰雞唱五更李太白詩遮莫枝根長百尺不如當代多還往遮莫親姻連帝城不如當身自簪纓元微之詩從茲罷馳騫遮莫寸陰斜東坡詩芒鞋竹杖布行纏遮莫千山更萬山洪駒父詩圍碁爭道未得去遮莫城頭日西沉皆用此語

東坡云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嘗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茗溪漁隱曰余以唐書考之蕭至忠未嘗歷京兆尹王原叔杜詩注以謂蕭望之嘗爲左馮翊後被讒自殺復齋漫錄亦謂如此疑坡誤也

藝苑雌黃云夔府詠懷詩有卜羨君平杖之語攷之漢史嚴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爲卜筮雖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各因其勢道之以善從吾言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所言止此而已卽未嘗言杖注家引阮宣子百錢掛之杖頭爲解與君平全無干涉豈杜陵之誤歟

復齋漫錄云。從人覓胡孫許寄詩。人說南州路。山猿樹樹懸。舉家聞若駭。爲寄小如拳。題意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猿爲詞。何邪。

藝苑雌黃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無愧于論交。其投贈哥舒翰云。開府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聲百勝在。略地兩隅空。其美之可謂至矣。及潼關吏詩。則曰。哀哉桃李戟。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何其先後之相反若是哉。概之以純全之道。亦未能無疵也。

藝苑雌黃云。東坡次王介甫韻詩。斫竹穿花破綠苔。小詩端爲覓橙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觀詩。芋魁徑尺誰能盡。橙木三年已足燒。又木山詩。二頃良田不難買。三年橙木可行標。橙字人少有識者。遍尋字書。亦皆無之。蜀中多此木。詢之蜀人。則相傳以爲丘宜切。按介甫絕句所謂木有橙者。與移字同押。則知丘宜切爲是也。按杜陵有憑何十步府。邕覓橙木栽詩。飽聞橙木三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注。蜀人以橙爲薪。三年可燒。又堂成詩。橙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注云。橙木下材。止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種。復齋漫錄云。崔豹古今注云。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塞則壅塞。夷狄也。徼。邊也。免。侵中國也。千字文。雁門紫塞。鮑昭蕪城賦。北走紫塞。雁門。故子美詩。旅雁上雲歸紫塞。又紫塞寧論尙有霜。又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輪。觀李固詣司馬第山水圖詩。末章云。浮槎相並坐。仙老暫相將。前輩引張騫爲證。非也。余按王子年拾遺記。堯時有巨槎浮於西海。槎上有光。若星月。槎浮四海。十二年一週天。名貫月槎。又名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解道康齊地。記云。齊有不夜城。蓋古有日夜中照于東境。故萊子立此。以不夜爲名。方悟子美詩。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茗溪漁隱曰。東坡雪後詩云。風花誤入長

安苑明月長臨不夜城。蓋取諸此。

許彥周詩話云。飯抄雲子白。雲子雨也。言如雨點爾。出荀子雲篇。又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礫。狀如米粒。圓白云雲子石也。又云。萬里名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慚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折暫離披。不曉此詩指何物。張騫慚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葡萄也。

李伯紀杜工部集序云。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嘗有意參訂之。特以多事未能也。武陽黃長容。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法。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本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粲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至德大歷干戈離亂之際。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無聊。一寓于詩。局法理致。老而益精。平時讀之。未見其工。迨親罹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詩。如出乎其時。犁然有當于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仙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既未爲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寫者。不可勝數矣。茗溪漁隱曰。子美詩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內翰注杜工部集。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容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繆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論。則縉雲鮑彪也。不知余所未見者。更有何集。繼當訪之。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實。及李歐所注詩史。皆行于世。其語鑿空。無可考據。吾所不取焉。

元稹云。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唐虞時。君臣以庶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商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之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尙枳比擬。秦漢已還。采詩之言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之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往往橫槊賦詩。故其適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之作。尤極千古。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矯飾相尙。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至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極。又宋齊之所不取。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由是而後。文體之變極焉。而又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効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于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古旁蘇李。氣奮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如使仲尼考覈其旨要。尙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摹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尙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茗溪漁隱曰。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贊。秦少游作進論。皆本元稹之說。意同而詞異耳。子京贊云。唐興詩人

承隋陳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口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于文章少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高。誠可信云。少游進論云。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家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昔蘇武李陵之詩。長于高妙。曹植劉公幹之詩。長于豪逸。陶潛阮籍之詩。長于沖澹。謝靈運鮑照之詩。長于峻潔。徐陵庾信之詩。長于藻麗。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澹之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諸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豈非適當其時故邪。

茗溪漁隱曰。豫章先生傳載在豫章外集。後不知何人所作。初無姓名。其傳贊敘詩之源流。頗有條理。贊云。自李杜歿。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與比自名者。然格下氣弱。無以議爲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于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鬪葉爲工。號稱西崑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陽公稱太白爲絕唱。王文公稱少陵爲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九

王右丞

復齋漫錄云。送元二安西絕句云。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李伯時取以爲畫。謂之陽關圖。予嘗以爲失。按漢書陽關去長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門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館在焉。據其所畫。當謂之渭城圖可也。東坡題陽關圖詩。龍眠獨識慙慙處。畫出陽關意外聲。皆承其失耳。山谷題此圖云。渭城柳色關何事。自是離人作許悲。然則詳味山谷詩意。謂之渭城圖宜矣。茗溪漁隱曰。右丞此絕句。近世人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陽關。用詩中語也。舊本蘭畹集載寇萊公陽關引。其語豪壯。送別之曲。當爲第一。亦以此絕句填入詞云。塞草煙光闊。渭水波聲咽。春朝雨霽輕塵歇。征鞍發。指青青楊柳。又是輕攀折。動黯黯。知有後會甚時節。更盡一杯酒。歌一闋。歎人生最難歡聚。易離別。且莫辭沉醉。聽取陽關徹。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東坡取蘭畹集。不載此詞。何也。茗溪漁隱曰。摩詰山中送別詩云。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蓋用楚詞。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此善用事也。余舊見一小詩。不知誰人作云。楊柳青青着地垂。楊花漫漫攪天飛。楊條折盡花吹盡。借問行人歸不歸。古樂府有折楊柳云。曲成攀折處。惟言久別離。又云。攀折思爲贈。心期別路長。又云。曲中無別意。併是爲相思。皆言折柳以寄相思之意。不言其歸。則前詩用事。爲未盡善也。李賀致酒行云。主父西遊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亦與古樂府同意。

蒼溪漁隱曰。桃紅復含宿雨。柳綠更帶朝煙。花落家童未掃。鳥啼山客猶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輞川春日之勝。此老傲睨閑適於其間也。

秦太虛云。余爲汝南學官。時得疾。臥直舍。高符仲攜輞川畫示予曰。閱此可以愈疾。予本江海人。得圖甚喜。即使二兒從旁引之。閱於枕上。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度華子岡。經孟城坳。憩輞口莊。泊文杏館。上斤竹嶺。並木蘭柴。繞茱萸泚。躡槐陌。窺鹿柴。返於南北垞。航歌湖。戲柳浪。濯纓家瀨。酌金屑泉。過白石灘。停竹里館。轉辛夷塢。抵漆園。幅巾杖屨。甚奕茗飲。或賦詩自娛。忘其身之匏繫於汝南也。數日疾良愈。

蒼溪漁隱曰。唐自四月一日。寢廟薦櫻桃。後頒賜百官。各有差。摩詰詩。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傾赤玉盤。退之詩。香隨翠籠擎初重。色映銀盤瀉未停。二詩語意相似。摩詰詩。渾成勝退之詩。櫻桃初無香。退之言香。亦是語病。

蒼溪漁隱曰。予舊見郵亭壁間題云。山月曉仍在。林風涼不絕。慙慙如有情。惆悵令人別。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詩。後讀王縉集。乃王縉別輞川別業詩。附在集中。

山谷老人曰。余頃年登山臨水。未嘗不讀摩詰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故知此老胸次有泉石膏肅之疾。

韋蘇州

復齋漫錄云。俗吏閑居少。同人會面難。偶隨香署客。來訪竹林歡。暮館花微落。春城雨漸寒。甕間聊共酌。莫使宦情闌。陪王郎中尋孔徵君詩也。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

晴光照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和晉陵陸丞早春遊望詩也。二篇皆佳作。而韋集逸去。家有顧陶所編唐詩有之。故附於此。

白樂天云。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後貴之。

金石錄云。石鼓文。世傳周宣王刻石。史籀書。歐陽文忠公以謂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載。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有八九。自宣王時至今。實千有九百餘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以此爲可疑。余觀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詛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今世以爲確白者。石性既堅。頑難壞。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漢以後碑碣。石雖精好。然易剝缺。又往往爲人取作柱礎之類。蓋古人用意深遠。事事有理。類如此。況此文字畫奇古。決非周以後人所能到。文忠公亦謂非史籀不能作。此論是也。苕溪漁隱曰。韋蘇州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澁。今人濡紙脫其文。旣擊旣埽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云云。喘逶迤。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云。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鑄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墮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一作刻留山阿。退之初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錄云。至于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此蓋原蘇州之歌。而云爾。蘇長公鳳翔八觀石鼓詩云。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蝌蚪。亦原于蘇州也。黃太史云。石鼓文筆法。如珪璋特達。非後人所能贗作。熟觀此書。可得正書行草法。非老夫臆說。蓋王右軍亦云爾。

東臯雜錄云。唐開元四年。偃師人畊地。得古銅盤。篆文云。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寶。考圖經比干墓也。蒼溪漁隱曰。蘭亭續帖。賜書堂帖。皆有此篆文。余深愛其奇古。誦玩無數。

蒼溪漁隱曰。余觀詛楚文。茫然初不知其顛末。及讀集古錄金石錄跋尾。蘇長公詩。然後知之。集古錄云。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謂之詛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與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馬遷史記世家。自成王以後。王名有熊良夫。熊適。熊槐。熊元。而無熊相。據文言。穆公與成王盟好。而後云倍十八世之詛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爲頃襄王。而頃襄王名橫。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紀與世家參較。自楚平王娶婦於秦昭王時。吳伐楚。而秦救之。其後歷楚惠。簡。聲。悼。肅。五王。皆寂不與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時。秦始侵楚。至懷王槐。頃王橫。當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時。秦楚屢相攻伐。則此文所載。非懷王則頃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數之。則當是頃襄王。然熊相之名。理不宜謬。史記或失之爾。疑相傳寫爲橫也。蘇長公云。詛楚文碑。獲于鳳翔開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廳。秦穆公葬於雍橐泉。祈年觀下。今墓在開元寺之東南數十步。則寺豈非祈年觀之故基邪。詩云。崢嶸開元寺。彷彿祈年觀。舊築掃成空。石碑埋不爛。詛書雖可讀。字法嗟久換。詞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瓊。先君穆公世。與楚約相捍。質之於巫咸。萬葉期不叛。今其後嗣王。乃敢謀多難。刳胎殺無罪。親族遭圍絆。計其所稱訴。何啻桀紂亂。吾聞古秦俗。面詐背不汗。豈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謾。遼哉千歲後。發此一笑粲。金石錄云。秦詛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舊在鳳翔府廨。今歸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於南京蔡氏。其一祀亞駝。藏於洛陽列氏。秦以前遺跡。見於今者絕少。此文皆出於近世。而刻畫完好。文詞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間。張芸叟侍郎。黃

魯直學士皆以今文訓釋之。然小有異同。

司空圖曰。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醢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華之人。所以充饑而邊餒者。知其醢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淳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叛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道學哉。賈闋仙誠有警句。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寒澁無可置才。而亦爲體之不備也。茗溪漁隱曰。東坡云。司空圖論詩曰。梅止于酸。鹽止于鹹。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其美常在酸鹹之外。此語與前語不同。蓋東坡潤色之。其語遂簡而當也。

茗溪漁隱曰。韓子蒼云。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記唐宋遺史云。韋應物赴大司馬杜鴻漸宴。醉宿驛亭。醒見二佳人在側。驚問之。對曰。郎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詩否。一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粧。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惱亂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蘇州爲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韋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補之語。但恐溢美耳。

許彥周詩話云。韋蘇州詩。落葉滿空山。何處尋行迹。東坡用其韻曰。寄語庵中人。飛空本無迹。此非才不逮。蓋絕唱不當和也。如東坡羅漢贊。空山無人。水流花開。此八字還許人再道否。

孟浩然

茗溪漁隱曰。詩句以一字爲工。自然穎異不凡。如靈丹一粒。點石成金也。浩然云。微雲澹河漢。疎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二字。亦烏得而爲佳句哉。如六一居士詩話云。陳舍人從易。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送蔡都尉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客論。各以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或云度。莫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歎服。余謂陳公所補數字不工。而老杜一過字爲工也。又如鍾山語錄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兒語也。無人覺來。往下得覺字大好。足見吟詩。要一兩字工夫。觀此。則知余之所論。非鑿空而言也。復齋漫錄云。顏之推家訓云。羅浮山記。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長安樹如薺。有人詠樹詩。遙望長安薺。此耳學之過也。余因讀浩然秋登萬山詩。天邊樹若薺。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真得嵩意。

茗溪漁隱曰。浩然夜歸鹿門寺歌云。山寺鳴鐘晝已昏。漁梁渡頭爭渡喧。人隨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歸鹿門。不若岑參巴南舟中卽事詩云。渡口欲黃昏。歸人爭渡喧。岑詩語簡而意盡。優于孟也。許彥周詩話云。岑參詩亦自成一家。蓋嘗從封常清軍。其記西域異事甚多。如優鉢羅花歌。熱海行。古今傳記所不載者也。

皮日休云。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韻。不拘奇抉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風。若公輸氏當巧而不用者也。北齊美蕭懿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樂府美王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

風送香氣。竹露滴清音。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稱是者衆。不可悉數。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於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旣慕其名。覩其貌。蓋思文王則嗜昌歎。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茗溪漁隱曰。露溼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以爲謝朓詩。東觀餘論以爲何遜詩。東觀見何遜集而云之。則日休以爲謝朓詩。恐誤也。

許彥周詩話云。六朝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者。退之云。齊梁及隋陳衆作等蟬噪。此語吾不敢議。亦不敢從。茗溪漁隱曰。山谷題浩然畫像詩。平生出處事跡。悉能道盡。乃詩中傳也。其詩云。先生少也隱。鹿門爽氣洗盡塵。埃昏賦詩真可凌。鮑謝短褐豈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誦詩不顧龍鱗逆。風雲感會雖有時。顧此定知毋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殘臘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幾秋。後來誰復釣槎頭。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

韓退之

茗溪漁隱云。蔡寬夫詩話云。退之陽山之貶。史書不載所由。以其詩考之。亦爲王叔文章執誼等所排。所謂佻文未掄崖州熾。雖得赦宥常愁猜。是也。余閱洪慶善韓子年譜。然後知寬夫詩話之謬也。年譜云。貞元十九年。自博士拜監察御史。是時有詔以旱饑蠲租之半。有司徵愈急。公與張署李方叔上疏言。關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請寬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惻然。卒爲幸臣所讒。貶連州陽山令。幸臣李實也。進學解云。暫爲御史。遂竄南夷。祭張曙文云。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余戇而狂。年未三紀。又云。我落陽山。以尹颺。歲弊寒兇。雪虐風饑。縣齋有懷云。捐軀辰在丁。鍛翻時方蜡。蜡祭十二月也。辰在丁。其奏疏之日乎。史云。公上章數千言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疏今不傳。寄王翰林詩云。拜疏移閣門。爲忠寧自謀。天子惻然感。司空歎綢繆。謂言卽施設。乃返遷炎州。公之被絀。坐論此兩事也。司空卽杜佑。是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云。同官盡才俊。偏善柳與劉。或慮語言泄。傳之落冤讎。宗元禹錫與公同爲御史。劉柳方進用。則公被絀宜矣。

茗溪漁隱曰。昌黎集中酬贈張十一功曹曙詩頗多。而曙詩絕不見。惟韓子年譜載其一篇云。九疑峯畔二江前。戀闕思鄉日抵年。白簡趨朝曾並命。蒼梧左宦亦聯翩。蛟人遠泛漁舟火。鵬鳥閑飛霧裏天。渙汗幾時流率土。扁舟西下共歸田。曙與退之同爲御史。又同遷謫。故詩中皆言之。退之答曙詩云。山淨江空

水見沙。哀猿啼處兩三家。篔簹競長纖纖筍。躑躅初開艷艷花。未報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詩罷看雙鬢。斗覺霜毛一半加。又有祭曙文云。我落陽山。君飄臨武。君止於縣。我又南踰。臨武屬郴州。在陽山之北。二詩皆此時作也。

藝苑雌黃云。退之有示姪孫湘詩。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余按酉陽雜俎。言韓愈侍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少狂率。韓責之。拜謝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塔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黃。紫赤。惟命也。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掘窠。資紫紛朱紅。旦暮治其根。凡七日。填坑。白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分明。乃韓出關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韓大驚異。後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段成式所載如此。及觀劉斧青瑣。亦記此事云。湘落魄不羈。公勉之令學。嘗作詩獻公。有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之句。公戲之曰。汝能奪造化之工。以開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發矣。舉盆乃碧花數朵。細視之。花葉間有金字。乃詩一聯。公未曉詩意。湘曰。事久方驗。公後以言佛骨貶潮陽。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曰。公憶向花上之句乎。詢地名。卽藍關也。公嗟歎久之。命筆續成全篇。二說不同。如雜俎之言。則花上一聯。乃韓公舊句。如青瑣之言。則花上一聯。本非韓公語。韓特續成之耳。雜俎言指塔前牡丹。治其根。青瑣言聚土覆盆種花。二說不知何者爲是。竊意段成式當時蓋有所受之。劉斧特互竄其說而已。東坡嘗有冬日牡丹詩。使君要見藍關詠。須倩韓郎爲染根。正用酉陽雜俎故事。又按續仙傳。殷七七。字文祥。嘗醉歌云。琴彈

碧玉軫。爐煉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則此詩亦非韓湘作。韓子年譜云。瀧吏詩。南行逾六旬。始下昌樂瀧。又云。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國。行逾六旬。三月幾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則是十許日。行三千里。蓋瀧水湍急故也。歐陽文忠公云。韶州圖經。樂昌縣西一百八十里。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其俗謂水湍峻爲瀧。劉仲章者。前爲樂昌令。余初以韓集云。昌樂瀧。疑其謬。乃改從樂昌。仲章云。不然。縣名樂昌。而瀧名昌樂。其舊俗所傳如此。韓集不誤也。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聽穎師彈琴詩云。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闊遠隨飛揚。此泛聲也。謂輕非絲。重非木也。喧啾百鳥羣。忽見孤鳳凰。泛聲中寄指聲也。躋攀分寸不可上。吟繹聲也。失勢一落千丈強。順下聲也。僕不曉音。問之善琴者云。此數聲最難工。自文忠公與東坡論此詩。作聽琵琶詩。後往往隨例云云。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故坡論之少爲退之雪冤。

古今詩話云。呢呢兒女語。燈火夜微明。恩怨爾汝來去。彈指淚和聲。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留行。回首暮雲遠。飛絮攪青冥。衆禽裏。真彩鳳。獨不鳴。躋攀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煩子指間風雨。置我腸中冰炭。坐起不能平。攜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曲名水調歌頭。東坡居士聽琵琶而作也。舊都野人曰。此詞句外取意。無一字染着。後學卒未到其闔域。反復味之。見居士之文採竊處。呢呢兒女語。取白樂天小絃切切如私語意。忽變軒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氣。千里不流行。便是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攜手從歸去。無淚與君傾。則又翻江州司馬青衫溼公案也。子瞻凡爲文。非徒虛語。寸步千險。一落百尋輕之句。皆自喻耳。後人吟咏。患思而不得。既得之。爲題意纏縛。不解點化者多矣。若溪漁隱曰。東坡

嘗因章質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詞取退之聽穎師琴詩稍加櫟括使就聲律爲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非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舊都野人乃謂此詞自外取意無一字染着彼蓋不曾讀退之詩妄爲此言也又謂居士之文採竊處取白樂天琵琶行意此尤可絕倒也

茗溪漁隱曰後山詩話謂六一居士聞杜彬彈琵琶作詩云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皮絃世未有也丙戌歲居茗溪暇日因閱酉陽雜俎云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因思永叔無已皆不見此說何也

復齋漫錄云元微之詩爾生不我待我願裁爲琴宮絃春似君君若春日臨商絃廉似臣臣作旱天霖蓋取史記騶忌子聞齊威王鼓琴而爲說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詩話乃云吳僧義海琴妙天下而東坡聽惟賢琴有大絃春溫和且平小絃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謂東坡未知琴趣不獨琴爲然殊不知亦取騶琴之事耳可謂不學

藝苑雌黃云寰宇記言溧水縣中山又名獨山在縣東南十里不與羣山連接古老相傳中山有白兔世稱爲筆最精韓退之毛穎傳云唯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李太白懷素草書歌云筆鋒殺盡中山兔得非此乎比觀張文潛明道雜誌首載白樂天紫毫筆詩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飲泉生紫毫余守宣問筆工毫用何處兔答云皆陳亳宿州客所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蓋兔居原田則毫全以出入無傷也宣兔居山中出入爲荆棘樹石所傷毫例短秃則白詩所云非也白公宣州發解進士宜知偶不問耳予按北戶錄說兔毛處云宣城歲貢青毫六兩紫毫三兩其後又云王羲之歎江東下濕兔毫不及中山由是而

言則宣城亦有兔毫。要之不及北方者。勁健可用也。然則毛穎傳李太白詩。所言中山非溧水之中山明矣。

復齋漫錄云。荆公不以退之爲是。故其詩云。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送吳使君潮州詩。不必移鱷魚。詭怪以疑民。有若大顛者。高才能動人。亦勿與爲禮。聽之汨彘倫。韓子年譜云。與孟簡書。言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言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數十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東坡云。退之喜大顛。如喜文暢。澄觀之意。而世妄撰退之與顛書。其詞凡鄙。有一士人。又於其末題云。歐陽永叔謂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誣永叔也。近世所傳退之別傳。載公與大顛往復之語。深詆退之。其言多近世經義之說。又於其末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復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吳源明云。徐君平見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苕溪漁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

韓子年譜云。石鼎聯句詩。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軒轅寓公姓。彌明寓公名。侯喜師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與諸子嘲戲。見於詩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詩。則曰倚撫糞壤間。孟郊苦思。則曰腸肚蝕煎燭。樊宗師語澁。則曰辭慳義卓闊。止於是矣。不應譏誚輕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貌極醜。白鬚黑面。長頸而高結。喉中又作楚語。年九十餘。此豈亦退之自謂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嘗見唐人所作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軒轅彌明。卽君也。島。范陽人。彌明。衡山人。島本浮屠。而彌明道士。附會之妄。無可信者。獨仙傳拾遺。有彌明傳。雖祖述退之之語。亦必有是人矣。許彥周詩話云。聯句之

盛退之東野李正封也。城南聯句云：紅皺晒簷瓦，黃團繫門衡。是說甘棗與瓜蒌。讀之想見西北村落間氣象。征蜀聯句云：刑神咤犛旄，陰飀颭犀札。盡雕刻之工，而語仍壯。李正封善押韻，如從軍聯句，押大水沙囊涸，皆不可及。茗溪漁隱曰：東坡遊蜀岡，次蘇伯固韻詩，造語全效退之城南聯句。其詩云：新苗未沒鶴，老葉初翳蟬。綠渠浸麻水，白板燒松煙。笑窺有紅頰，醉臥皆華顛。家家機杼鳴，樹樹梨棗懸。雖退之筆力，殆無以過之。

復齋漫錄云：冷齋夜話謂山谷言退之詩喚起牕全曙，催歸日未西，無心花裏鳥，更與盡情啼。爲兒時不能解其意。後年五十八出峽時春曉，方悟喚起催歸二禽名也。喚起聲如絡緯，圓轉清亮，偏于春曉鳴。江南謂之春喚。凡此皆夜話所載山谷語也。予嘗讀唐顧渚茶山記曰：顧渚山中有鳥如鸚鵡而色蒼，每至正月二月作聲曰：春起也。至三月四月曰：春去也。採花人呼爲喚春鳥。然則喚起之名，唐人已說矣。豫章不舉以爲證，何邪？

茗溪漁隱曰：感春詩辛夷花高開最先。洪慶善注云：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余觀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樹高，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

藝苑雌黃云：筆談言士人文章中多言前榮，屋翼謂之榮。東西注屋則有之，未知前榮安在。予嘗觀韓退之示兒詩：前榮饌賓親，冠婚之所於。果如存中之言，則退之亦誤矣。又考王元長曲水詩序云：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以浮榮。五臣注：則以榮爲屋檐，一名檐，一名宇，卽屋之四垂也。又謂之楣。又謂之椳。集韻云：

屋之栢兩頭起者爲榮。其謂之翼。則言欄字之翼張。如鸞斯飛耳。故禮記言洗當東榮。又言升自東榮。降自西北榮。上林賦云。僂佺之徒。暴于南榮。則所謂榮者。東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華含元殿賦。又有風交四榮之說。由是而言。則沈氏筆談未爲確論。

東坡云。退之詩。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爲身宮。而僕乃以磨蝎爲命。平生多得謗譽。殆是同病也。茗溪漁隱曰。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退之早春詩也。荷盡已無擎雨蓋。菊殘猶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此子瞻初冬詩也。二詩意思頗同。而詞殊。皆曲盡其妙。

韓子年譜云。舊史言淮西碑。多敍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詔令磨愈文。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故李義山詩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從事愈宜爲辭。句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蠶沙大石相磨治。東坡嘗于邸舍壁間見一詩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詩東坡作。蓋東坡嘗作上清宮記。蔡元長磨之。別自書撰。故云耳。許彥周詩話云。李義山詩。字字鍛鍊。用事宛約。仍多近體。惟韓碑詩一首是古體。有曰塗抹堯典舜典事。點竄清廟生民詩。豈立段碑時。躁辭邪。

歷代確論。載沈顏登華旨曰。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絕。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論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于途。途窮輒慟。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如此耳。前

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若陟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踣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藝苑雌黃云。謝無逸作讀李肇國史補一篇。謂肇之言。爲不合於理。其論韓退之登華山窮絕處。下視不可返。則發狂慟哭。此尤不足信。雖婦人童子。且知愛其身。不忍快一時之欲。以傷其生。嗚呼。而謂退之賢者爲之邪。觀其貽書諫張僕射云。馳馬擊毬。猶恐顛頓。而至於殞命。使退之妄人也。則爲此言而可。若誠賢者。則必能踐其言。其不肯窮筋力。登高臨深。以取危墜之憂。亦明矣。豈肇傳之誤也。何其信退之之不篤也。予謂無逸此語。謂之愛退之可也。謂之熟退之之文。則未也。登華之事。退之嘗載於其詩云。洛邑得休告。華山窮絕陁。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蘚澹拳局。梯飈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誠仍鐫銘。觀此則發狂慟哭。不可謂之無也。肇書此於國史補。蓋實錄耳。豈無逸未嘗見退之之詩乎。沈顏作聲書。其說亦與無逸相類。而東軒筆錄嘗辨之矣。豈無逸亦未見之乎。予恐學者信無逸之言。遂以李肇爲妄。故復著此說。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酩酊馬上知爲誰。此七字用意悲哀。過於慟哭。又詩云。銀燭未消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殊不類其爲人。乃知能賦梅花。不獨宋廣平耳。

文昌雜錄云。永正行。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磊落堆金盤。南史。中天竺國。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列之。則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又王子年拾遺記。董偃嘗臥延清之室。上設火齊屏風。所謂磊落。亦珠琲之謂也。

若溪漁隱曰。學者欲博讀異書。余謂退之進學解云。上窺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

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工異曲若只讀此足矣何必多嗜異書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一

柳子厚

茗溪漁隱曰。子厚聞鶯詩云。一聲夢斷楚江曲。滿眼故園春草綠。其感物懷土。不盡之意。備見於兩句中。不在多也。

藝苑雌黃云。閩廣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葉落盡詩云。山城雨過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東坡詩云。疎雨蕭蕭作晚涼。臥聞榕葉响長廊。又云。笑說南荒底處所。好一作只今榕葉下庭臯。卽此木也。其木大而多陰。可蔽百牛。故字書有寬花廣容之說。集韻。榕初生如葛藟。緣木後乃成樹。枝下著地。又復生根。異於他木。比觀余襄公靖詩。有語嫌雙燕。無虞羨大楠。注云。橫陰數畝。斤斧不加。正說此木。又用楠字。按字書。楠。楠木中箭筈。似非此榕。豈襄公之誤歟。按韻。榕又祥容切。卽古文松字。與此榕木又不同。復齋漫錄云。子厚寄劉夢得詩。書成欲寄庾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聞道近來諸子弟。臨池尋已厭家雞。蓋其家有右軍書。每紙背庾翼題云。王會稽六紙。其詩謂此也。故夢得有酬家雞之贈。乃答前詩。非子厚作也。其中有柳家新樣元和脚。人竟不曉。高子勉舉以問山谷。山谷云。取其字製之新。昔元豐中。晁無咎作詩。文極有聲。陳無已戲之曰。聞道新詞能入樣。湘州紅纈鄂州花。蓋湘州纈鄂州花也。則柳家新樣元和脚者。其亦此類與。余頃見徐仙者。效山谷書。而無已以詩寄之曰。蓬萊仙子補天手。筆妙詩清萬世功。肯學黃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窮。則知山谷之言。無可疑。最後見東坡柳氏求筆迹詩。君家自有元和

手莫厭家雞更問人。其理雖同。但手字爲異。

許彥周詩話云。楊華旣奔梁。元魏胡武靈后。作楊白華歌。令宮人連臂踏之。聲甚悽斷。子厚樂府云。楊白華風吹渡江水。坐令宮樹無顏色。搖蕩春光千萬里。茫茫曉日下長秋。哀歌未斷城鷓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絕唱也。復齋漫錄云。東坡論子厚詩。盛時一失。貴反賤。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爲何物。偶閱方言。覽宋魏之間。謂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爲簾也。余按唐萬年尉段公路北方錄云。瓊州出紅藤簾。方言謂之笙。或曰。蘧條亦曰行唐。沈約奏彈劾令仲文秀恣橫云。令吏輸六尺笙四十領。何東坡忘之邪。茗溪漁隱曰。劉夢得詩。薰風香塵尾。月露濡桃笙。

司空圖云。金之精清。故其聲皆可辨也。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然則作者爲文爲詩。才格亦可見。豈當善於彼而不善於此邪。愚觀文人爲詩。詩人爲文。始皆係其所尙。所尙旣專。則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於不朽。亦猶力巨而鬪者。所持之器各異。而皆能濟勝。以爲勍敵也。予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決電。撥抉於天地之垠。物狀其變。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湜祠部云。文集外所作。以爲適逸。非無意於深密。蓋未或遑耳。今於華下方得柳詩。味其探搜之致。亦深遠矣。俾其窮而克壽。抗精極思。則固非瑣瑣者。可輕擬議其優劣。又嘗觀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贊。宏拔清厲。乃其歌詩也。張曲江五言。沉鬱亦其文章也。豈相傷哉。噫。後之學者。褊淺片詞。隻句。未能自辨。已側目相詆訛矣。痛哉。因題柳集之末。庶俾後之詮評者。罔惑偏說。以蓋其全功。茗溪漁隱曰。詩眼云。子厚詩。尤深遠難識。前賢亦未推重。予觀司空圖此語。則知詩眼之言。爲妄發矣。

許彥周詩話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須反復熟讀。加意思索。庶幾其見之。東坡送安惇詩。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而書諸紳也。東坡在海外。方盛稱柳州詩。後嘗有人得罪過海。見黎子雲秀才。說海外絕無書。適其家有柳文。東坡日夕玩味。嗟乎。雖東坡觀書。亦須着意研窮。方見用心處邪。

東野浪仙

雪浪齋日記云。東野秋懷詩。奇妙。棘枝風哭酸。桐葉霜顏槁。虫老乾鐵鳴。獸驚孤玉咆。全似聯句中造語。復齋漫錄云。前輩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魯僖公二十四年傳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漢廣郡有白水縣。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安仁詩曰。白水過庭激。綠槐夾門植。杜子美詩。黃雲高未動。白水已揚波。又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至許渾孟郊。則不然。許贈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雲外斫青山。郊云。種稻耕白水。負郭斫青山。青山則止謂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制曰。白田收至千餘斛。水田收數十斛。於此當作兩事。既是兩意。則非其對。

許彥周詩話云。退之詩。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蓋能殺縛事實。與意義合最難。能知其難。則可與論詩矣。此所以稱東野也。

六一居士詩話云。賈島哭柏岩禪師詩。寫留行道影。焚卻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是鳥詩。何精粗頓異也。茗溪漁隱曰。余於此兩聯。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學白塔骨。可見禪定之不動。獨行潭底影。可見形影之清孤。鳥嘗爲衲子。故有此枯寂氣。

味形之於詩句也。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島瘦。元輕白俗。此語具眼。客見詰曰。子盛稱白樂天孟東野詩。又愛元微之詩。而取此語何也。僕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此八字東坡論道之語也。

玉川子

藝苑雌黃云。玉川子有謝孟諫議惠茶歌。范希文亦有鬪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優劣論。然玉川歌云。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若論先後之序。則玉川之言差勝。雖然如希文。豈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賦一時之事耳。

茗溪漁隱曰。藝苑以盧范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優劣論。今錄全篇。余謂玉川之詩。優於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語穩貼。得詩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實。巧欲形容。宛成有韻之文。是果無優劣邪。玉川走筆謝孟諫議惠新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濃。將軍打門驚周公。口云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手閱月團三百片。開道新年入山裏。蟄虫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璣瑤。先春抽出黃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喫。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兩碗破孤悶。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喫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萊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羣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得知百萬億蒼生。墮在顛崖受辛苦。便爲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希文和章岷從事鬪茶歌云。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製。方中圭兮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鬪美。鼎磨雲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冷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翠濤起。鬪茶味兮輕醍醐。鬪茶香兮薄蘭芷。其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同降將無窮恥。吁嗟天產石上英。論功不愧堦前奠。衆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卻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採薇。長安酒價減千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知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開女郎只鬪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茗溪漁隱曰。唐茶惟湖州紫筍入貢。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常二境之間。當採茶時。兩郡守至。最爲盛集。此蔡寬夫詩話之言也。蔡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興縣顧渚山中。常州生長興縣君山懸脚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義興貢茶非舊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典是邦。山僧有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薦於上。栖筠從之。始進萬兩。此其濫觴也。厥後因之。徵獻浸廣。遂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故玉川子詩云。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正謂是也。當時顧渚義興皆貢茶。又鄰壤相接。白樂天守姑蘇。聞賈常州。崔湖州。茶山境會。想羨歡宴。因寄詩云。遙聞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俱遶身。盤下中分兩州界。燈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遞舞應爭妙。紫筍齊嘗各鬪新。自歎花時北窗下。

蒲黃對酒病眠人。唐袁高爲湖州刺史。因修貢顧渚茶山作詩云。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敢陳。亦有奸佞者。因茲欲求伸。動至千金費。云使萬姓貧。我來顧渚源。得與茶事親。黎甿輟耕農。采掇實苦辛。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欵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爲不春。陰嶺芽未吐。使曹牒已頻。心爭造化先。走挺麋鹿均。選納無日夜。擣聲昏係晨。衆功何枯槁。俯視彌傷神。皇帝尙巡狩。東郊路多堙。周迴繞天涯。所獻唯報勤。況減兵革用。兼茲困疲民。未知供御餘。誰合分此珍。顧省忝邦守。有慚復因循。茫茫滄海間。丹憤何由申。此詩古雅得詩人諷諫之體。誠可尙也。談苑云。建州陸羽茶經尙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詳。往往得之。其味極佳。江左近日方有蠓面之號。李氏別令取其乳作片。或號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歲不過五六萬觔。迄今歲出三十餘萬觔。凡十品。曰龍茶、鳳茶、京挺的乳、石乳、頭金、白乳、蠓面、頭骨、次骨、龍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親王長主。餘皇族學士將帥。皆鳳茶。舍人近臣。賜京挺的乳。館閣賜白乳。龍鳳石乳茶。皆太宗令造。江左有妍膏茶。供御卽龍茶之品也。丁謂爲北苑茶錄三卷。備載造茶之始末。行於世。

茗溪漁隱曰。建安北苑茶。始於太宗朝。太平興國二年。遣使造之。取像於龍鳳。以別庶飲。由此入貢。至道間。仍添造石乳。其後大小龍茶。又起于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謂之將漕。閩中實董其事。賦北苑焙新茶詩。其序云。天下產茶者。將七十郡半。每歲入貢。皆以社前火前爲名。悉無其實。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發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卽採其芽。日數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卽入貢。工甚大。造甚精。皆載於所撰建陽茶錄。仍作詩以大其事云。北苑龍茶者。甘鮮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纔

吐微茫綠。初沾少許春。散尋索樹遍。急採上山頻。宿葉寒猶在。芳芽冷未伸。芽茨溪口焙。籃籠雨中陳。長疾勾萌併。開齊分兩均。帶煙蒸雀舌。和露疊龍鱗。作貢勝諸道。先嘗祇一人。緘封瞻闕下。郵傳渡江濱。特旨留丹禁。殊恩賜近臣。啜爲靈藥助。用與上罇親。頭進英華盡。初烹氣味醇。細香勝卻麝。淺色過于筠。顧渚慚投木。宜都愧積薪。年年號供御。天產壯甌閩。此詩敘貢茶頗爲詳盡。亦可見當時之事也。又君謨茶錄序云。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諭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爲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於烹試。曾未有聞。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至宣政間。鄭可簡以貢茶進用。久領漕計。創添續入。其數浸廣。今猶因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三品。形製各異。共七千餘餅。其間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揀爲第一。餘乃生揀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綱。凡五品。大小龍鳳。併揀芽。悉入龍腦。和膏爲團餅茶。共四萬餘餅。東坡題文公詩卷云。上人問我留連意。待賜頭綱八餅茶。卽今麤色紅綾袋餅。八者是也。蓋水揀茶卽社前者。生揀茶卽火前者。粗色茶卽雨前者。閩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陽王休點密雲龍詩云。小壁雲龍不入香。元豐龍焙承詔作。今細色茶中卻無此一品也。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隸于北苑。皆採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歲糜金共二萬餘緡。日役千夫。凡兩月方能訖事。第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貢。其流販四方。悉私焙茶耳。蘇黃皆有詩稱道壑源茶。蓋壑源與北苑爲鄰。山阜相接。纔二里餘。其茶甘香。特在諸私焙之上。東坡和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茶詩云。仙山靈雨溼行雲。洗遍香肌。

粉未勻。好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山谷謝送碾識壑源揀芽詩云。喬雲從龍小蒼壁。元豐至今人未識。壑源包貢第一春。細盃碾香供玉食。睿思殿東金井欄。甘露薦椀天開顏。橋山事嚴庀百局。補堯諸公省中宿。中人傳賜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宮燭。右丞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涇渭。肯憐天祿校書郎。親勅家庭遣分似。春風飽識大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攬十年燈火讀。令我胸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

文昌雜錄云。庫部林郎中說建州上春採茶時。茶園人無數。擊鼓聲聞數里。然一園中才間壟。茶品已相遠。又況山園之異邪。茗溪漁隱曰。歐陽永叔嘗茶詩云。年窮腦盡春欲動。蟄雷未起驅龍蛇。夜聞擊鼓滿山谷。千人助叫聲。哈呀。萬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樹先萌芽。余官富沙。凡三春備見北苑造茶。但其地暖。纔驚蟄。茶芽已長寸許。初無擊鼓喊山之事。永叔詩與文昌所紀皆非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豈有間壟茶品已相遠之說邪。

文昌雜錄云。倉部韓郎中言。叔父魏國公喜飲酒。至數十大觴。猶未醉。不甚喜茶。無精粗共置一籠。每盡。卽取碾。亦不問新舊。嘗暑日曝茶於庭。見一小角上題襄字。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歸。直王家物。日後見。蔡說當時祇有九銖。又以葉園一餅充數十。以獻魏公。其難得者如此。

茗溪漁隱曰。東坡汲江水煎茶詩云。活水還須活火烹。自臨釣石取深清。大瓢貯月歸春甕。小杓分江入夜瓶。此詩奇甚。道盡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則不能發其鮮馥。東坡深知此理矣。余頃在富沙。常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絕。又況其地產茶。爲天下第一。宜其水異於他處。用以烹茶。水功倍之。至於浣衣。尤

更潔白。則水之輕清益可知矣。近城山間有陸羽井。水亦清甘。實好事者爲名之。羽著茶經。言建州茶未詳。則知羽不會至富沙也。

六一居士云。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煎茶水記。始云。劉伯筭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余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筭以揚子江南零水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邱石井第三。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水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邱寺井水第五。廬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水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五虛洞香溪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鹵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水。特怪誕妄甚也。

茗溪漁隱曰。張又新煎茶水記云。代宗朝李秀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因之赴郡。抵揚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聞名矣。況揚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

遇可曠之乎。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執器以俟之。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曰：「某懼舟深入，見者累百，敢虛給乎？」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邊止之，乃以杓揚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駭，馳下曰：「某自南零費至岸，舟蕩覆半，愧其少，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其敢隱焉。」李與賓從數十人，皆大駭愕。又蘇長公惠通井記云：禹貢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河南曰滎陽，河北曰滎驛。沱潛本梁州二水，亦見於荊州。水行地中，出沒數千里外，雖河海不能絕也。唐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水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饒爲罷水驛，二事頗相類，故併錄之。

茗溪漁隱曰：歐公和劉惇父揚州時會堂絕句云：積雪猶封蒙頂樹，驚雷未發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貢宜先百物新。注云：時會堂造茶所也。余以陸羽茶經考之，不言揚州出茶，惟毛文錫茶譜云：揚州禪智寺，隋之故宮寺，枕蜀岡，其茶甘香味如蒙頂焉。第不知人貢之因，起於何時，故不得而誌之也。

歸田錄云：臈茶出於建劍，草茶盛於兩浙，兩浙之品，日注爲第一，自景祐以後，洪州雙井白芽漸盛。近歲製作尤精，囊以紅紗，不過一二兩，以常茶十數斤養之，用避暑溼之氣，其品遠出日注上，遂爲草茶第一。茗溪漁隱曰：醉翁又有雙井茶詩云：兩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臈不寒春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觔茶養一觔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尤須三日誇。蔡君謨好茗飲，又精於藻鑒。管程公關簡云：向得雙井四兩，其時人還未試，敍謝不悉，尋烹治之，色香味皆精好，是爲茗芽之冠。非日注寶雲可並也。涪翁尤譽雙井，蓋鄉物也。李公擇有詩嘲之，戲作解嘲云：山芽落磴風迴雪，曾與尙書

破睡來勿以姬姜棄憔悴。逢時瓦釜亦鳴雷。又答黃冕仲索煎雙井并簡王揚休詩云。江夏無雙乃吾宗。同舍頗似王安豐。能澆茗椀滌我風。神欲挹浮邱公。吾宗落筆賞幽事。秋月下照澄江空。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厄幸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

茗溪漁隱曰。東坡詩春濃睡足午窗明。想見新茶如潑乳。又云。新火發茶乳。此論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贈謙師點茶。則云。忽驚午盞兔毫斑。打作春甕鵝兒酒。蓋用老杜詩。鵝兒黃似酒。對酒愛鵝兒。若是則其色黃。烏得爲佳茗矣。今東坡前集不載此詩。想自知其非。故刪去之。

藝苑雌黃云。月蝕詩。唐史謂其譏刺元和逆黨。按月蝕在元和五年。歲次庚寅。是時未有弑逆事。不知其所譏者何也。其間有言歲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尸無衣巾。東坡以爲董秦似非無功而食祿者。不知玉川子何以云然。予謂東坡之言非也。秦始以勇力奮。在至德間。雖屢有功名。李園之屯。力屈降賊。旣而冒圍以歸。乃召至京師。賜姓李。名忠臣。蓋因以勗之。後吐蕃犯順。天子遣兵。秦方在踴場。使者至。卽整師就道。諸將白須良日。秦怒曰。君父在難。乃擇日救患乎。時召兵無先。秦至者。代宗嘉之。當是時。不可謂不忠也。惜乎守節不終。抑又慙不知書。恣性婪吝。爲李希烈所逐。逃奔京師。朱泚寇奉天。受其僞署。爲賊居守。卒之頸血汚刃。身首異處。秦自取耳。尙何功之足云。玉川子月蝕詩。譏刺當時。故言及此。東坡乃謂非無功而食祿。謬矣。

茗溪漁隱曰。盧仝山中絕句云。陽坡草軟厚如織。因與鹿麝相伴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盡此兩句。詩云。眠分黃犢草。豈不簡而妙乎。

許彥周詩話云。玉川子送伯齡詩。努力事干謁。我心終不平。玉川子在王涯書院中會食。不能自別。枉陷於禍。哀哉。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二

李長吉

復齋漫錄云。長吉有桃花亂落如紅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觀劉禹錫云。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墜。紅雨。劉李出一時。決非相爲剽竊。

雪浪齋日記云。春歸昌谷云。早雲二三月。岑岫相顛倒。誰揭頰玉盤。東方發紅照。春熱張鶴蓋。兔目官槐小。甚奇麗。如少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

茗溪漁隱曰。美人梳頭歌云。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鬢墮髻半枕檀。轆轤啞轉鳴玉。驚起芙蓉睡新足。雙鸞開鏡秋水光。解鬟臨鏡立象牀。一編香絲雲撒地。玉梳落處無聲膩。纖手卻盤老鴝色。翠滑寶釵替不得。香風爛熳嬌慵慵。十八鬢多無氣力。粧成髮髻欹不斜。雲裾數步踏雁沙。背人不語向何處。下階自折櫻桃花。余嘗以此歌填入水龍吟詞云。夢寒綃帳春風曉。檀枕半堆。香髻轆轤初轉。欄杆鳴玉。啞啞驚起。眠鴨凝煙。舞鸞翻鏡。影開秋水。解低鬟。試整牙床對立。香絲亂雲撒地。纖手犀梳落處。膩無聲。重盤鴉翠。蘭膏勻漬。冷光欲溜。鸞釵易墜。年少偏嬌。髻多無力。惱人風味。理雲裾。下堦含情不語。笑折花枝戲。茗溪漁隱曰。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醉眼纈。東坡雪詩。未嫌長夜作衣稜。卻怕初陽生眼纈。觀此則不獨醉眼可言也。

許彥周詩話云。長吉詩。楊花撲帳春雲熱。才力絕人遠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雖爲歐陽公所稱。

然不迨長吉之語。

杜牧之云。元和中韓吏部頗道其詩云。雲煙錦聯不足爲其態也。水之迢迢不足爲其清也。春之盎盎不足爲其和也。秋之明潔不足爲其格也。風檣陣馬不足爲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爲其古也。時花美女不足爲其色也。荒園侈殿。梗莽丘隴。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鯨吐鰲擲。牛鬼蛇神。不足爲其虛荒誕幻也。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及賀所爲。無得有是。賀能探尋前事。所以深歎恨。今古未嘗經道者。如金銅仙人辭漢歌。補梁庾肩吾宮體謠。求取情狀。離絕遠去。筆墨畦徑間。亦殊不能知之。賀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賀且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

東觀餘論云。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敍。未成。聞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見。託以搜探。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竄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絕跡。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長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匱中矣。公大悲。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敍賀歌詩。纔四卷耳。此逸詩。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

藝苑雌黃云。李義山作賀小傳云。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母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盡見之。少頃。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啣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長吉竟死。考之新唐史李賀傳。首末所載。與義山小傳略

同。惟刪去白玉樓事。豈以其言頗涉於怪。故與義山之傳得於長吉姊妹嫁王氏者。其言必不妄。然牧之序。謂賀二十七死。而義山則云長吉生二十四年。位不過奉禮太常。又不同何邪。

李贊皇

詩說雋永去。贊皇好石。有謝臨海守寄石詩云。聞君採奇石。翦斷赤城霞。牛奇章亦好石。洛中關地多得之。刻文可辨。近世東坡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遺。其詩云。慙慙嶠南使。餽餉淮東牧。卽今英石也。茗溪漁隱曰。東坡於平山後圃。得黑石白脈。如蜀孫知微所畫。石間奔流。盡水之變。名之曰雪浪石。有詩云。畫師爭摹雪浪勢。天工不見雷斧痕。又以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九峰。玲瓏宛轉。若牕櫺然。名之曰壺中九華。後歸自嶺南。欲買此石。與仇池爲偶。已爲好事者取去。賦詩有尤物已隨清夢斷之句。蓋用劉夢得九華山歌云。九華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乎人間。茗溪漁隱曰。桂花曲云。仙女侍。董雙成。桂殿夜涼吹玉笙。曲終卻從仙宮去。萬戶千門空月明。河漢女。玉練顏。雲輶往往到人間。九霄有路去無際。裊裊天風吹珮環。此曲許彥周詩話。謂是李衛公作。湘江詩話。謂是均州武當山石壁上刻之。云神仙所作。未詳孰是。

劉夢得

復齋漫錄云。余讀唐楊巨源詩。江邊楊柳麴塵絲之句。皆不知所本。其後讀夢得楊柳枝詞云。鳳闕輕遮翡翠幃。龍池遙望麴塵絲。御溝春水相輝映。狂殺長安年少兒。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綠煙絲非也。茗溪漁隱曰。唐毛文錫詞云。鴛鴦對浴銀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楊低拂麴塵波。汪彥章詩云。垂垂梅子雨。

細細麴塵波。然則麴塵亦可于水言之也。或云周禮鞠衣注云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黃。世遂以鞠塵爲麴塵。其說非是。

苕溪漁隱曰。夢得觀棋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見搏擊三秋兵。雁行布陣衆未曉。虎穴得子人皆驚。子嘗愛此數語。能模寫奕棋之趣。夢得必高於手談也。至東坡觀棋則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聊復爾耳。蓋東坡不解棋。不究此味也。

苕溪漁隱曰。竹枝歌云。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也有情。予嘗舟行苕溪。夜聞舟人唱吳歌。歌中有此後兩句。餘皆雜以俚語。豈非夢得之歌。自巴渝流傳至此乎。

藝苑雌黃云。南方競渡。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又曰水車。又曰水馬。相傳以爲始于越王勾踐。蓋斷髮文身之俗。習水而好戰。古有其風。而荆楚歲時記則曰。五月五日爲屈原投汨羅江。人傷其死。並將舟楫拯之。至今爲俗。然攷之懷沙賦。則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似非五月五日。豈原以孟夏徂南。至五日方赴淵乎。未可知也。夢得競渡曲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將浮綵舟。靈均何年歌已矣。哀謠振楫從此起。夢得蓋以此爲屈原事。初學記說筒粽事。引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見祭甚善。常苦蛟龍所竊。可以楝葉塞其上。以綵絲繫縛之。二物爲蛟龍所畏。東坡嘗作皇太后閣端午帖子云。翠筒初窳楝。薤黍復纏菰。水殿開冰鑿。瓊漿凍玉壺。注云。新筒裹練。明皇端午詩序也。蓋取吳筠續齊諧記。今行於世。與明皇所用蓋同。徐堅集初學記引筠此記。乃作楝葉。豈傳寫之誤邪。東坡

之意。蓋謂棟當作練也。

文昌雜錄云。唐諫議大夫拾遺補闕在左右省。而劉禹錫送令狐博士詩云。諫院過時榮棣萼。已有諫院之名何哉。按會要貞元中。薛元輿爲諫議大夫。奏云。諫官所上封章。事皆機密。每進一封。兩省印置署。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鑄諫院印。庶無漏泄。乃知諫院之名。舊矣。藝苑雌黃云。三齊略記云。不其城東。有鑿山。鄭玄刪注詩書。栖於此山。上有古井不竭。傍生細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謂之康成書帶。故夢得詩。墨池半在頽垣下。書帶猶生蔓草中。東坡詩。庭下已生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汪彥章詩。門外滿生書帶草。林間知是德星堂。何文纘送王正臣序云。煙波暈墨頭魚。風庭綠書帶草。皆用此事。墨頭魚。子嘗問人。有泉州南安縣佛跡長老道龔者。蜀人也。嘗謂予言。嘉州烏牛山。在水中。昔郭景純注爾雅於此。有臺在焉。景純每以研之餘水。瀝於臺下。遂生墨頭魚。至今有之。後人作佛刹於其上。藝苑雌黃云。夢得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朱雀橋。烏衣巷。皆金陵故事。輿地志云。晉時王導自立烏衣宅。宋時諸謝曰。烏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謝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詩云。王謝風流遠。又云。從來王謝郎。比觀劉斧撫遺。載烏衣傳。乃以王謝爲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誕。遂託名錢希白。終篇又取夢得詩。實其事。希白不應如此謬。是直劉斧之妄言耳。大抵小說所載。事多不足信。而青瑣撫遺。誕妄尤多。

六朝事迹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爲業。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見一翁一媪。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烏衣國也。以女妻之。旣久。榭思歸。復乘雲軒泛海至家。有二燕棲於梁上。榭以手招之。卽飛來臂上。取

片紙書小詩繫於燕尾曰。誤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飄去無消息。灑淚臨風幾百回。來春燕又飛來榭身上。有詩云。昔日相逢皆冥數。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燕飛。至來歲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爲烏衣巷。劉禹錫有詩曰。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榭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此見摭遺圖經云。烏衣巷在縣東南四里。晉書云。王導紀瞻宅皆在此巷。茗溪漁隱曰。六朝事迹引摭遺此事。以證烏衣巷。是信其說爲然也。藝苑雌黃乃力詆其妄。姑兩存之。以俟考。文昌雜錄云。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復來。詩謂元鳥。元鳥。春分元鳥降。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郗鑒爲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蟄耳。驚蟄後中氣乃出。非渡海也。茗溪漁隱曰。余曩歲冬間。於吳興山中營先壠。闢一山路。路旁有數巨石。其穴頗深。試令僕輩斷之。曰。見鶯燕蟄於其間者甚衆。急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爲是。而摭遺之說爲非也。半山老人有歸燕詩云。馬上逢歸燕。知從何處來。貪尋舊巢去。不帶錦書回。亦用寄書事。蓋不知此耳。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二

醉吟先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有詩云。未得無生心。白頭亦爲天。看韻對第四。有說宋蕭惠開。曾爲益州刺史。有所取求而不得。遂誣告其人。訕毀朝政。先戮而後奏。孝武稱快。及明帝卽位。惠開因四方反叛。後雖歸順。負釁不得志。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雖百歲猶爲天。未幾病發。嘔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詳白蕭二人之言。各歎人生心無所得。雖壽爲天。而善惡智愚。相背絕遠。何甯霄壤之殊也。

復齋漫錄云。樂天以詩謁顧況。況喜其咸陽原上草云。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予以爲不若劉長卿春入燒痕青之句。語簡而意盡。

蘇子由云。元符二年。予自海嶺再謫龍川。旣至。廬於城西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終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蓄書者。獨西鄰黃氏。世爲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佛書。習禪定。旣涉世履。憂患胸中了然。照諸幻之空。故其還朝爲從官。小不合。卽捨去。分司東洛。優游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白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麗者也。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天適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沒。嗟夫。文饒尙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邪。然樂天每閑吟衰病。發於詠歎。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余亦不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數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

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附益之邪。樂天之賢。當爲辨之。茗溪漁隱曰。余以元和錄攷之。居易年長於德裕。視德裕爲晚進。方德裕任浙西觀察。使居易爲蘇州刺史。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卑禮見。及其貶也。故爲詩云。昨夜新生黃雀兒。飛來直上紫藤枝。擺頭撼腦花園裏。將爲春光總屬伊。閒園不解栽桃李。滿地惟聞種蒺藜。萬重崖州君自去。臨行惆悵欲怨誰。樂天曾任蘇州日。要勒煩文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今朝果中白家詩。然醉吟先生傳及實錄。皆謂居易會昌六年卒。而德裕貶於大中二年。或謂此詩爲僞。余又以新唐書二人本傳攷之。會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尙書致政。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貶崖州司戶參軍。會昌盡六年。距大中二年。正隔三年。則此三詩。非樂天所作。明甚。但蘇子由以謂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竄於會昌之末。偶一時所記之誤耳。

藝苑雌黃云。琵琶行云。家在蝦蟆陵下住。子按國史補云。舊說董仲舒墓門下。人至皆下馬。故謂之下馬陵。語訛爲蝦蟆陵。故東坡詩云。隻雞敢忘喬公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啓云。過而下馬。空瞻董相之陵。蓋用此事。郭氏佩觿亦嘗論此云。長安董仲舒墓。名曰下馬陵。今轉語爲蝦蟆陵。事出黃京紀白氏琵琶行。蓋徇俗之過也。予謂世俗訛謬極多。古樂府有相府蓮者。其後訛而爲想夫憐。樂名有補骨脂者。其後訛而爲破故紙。亦豈下馬陵之類歟。

法藏碎金云。余嘗愛樂天詞旨曠達。沃人胸中。有句云。我無奈命何。委順以待終。命無奈我何。方寸如虛空。夫如是。則造化均偏。不足爲休戚。而況時情物態。安能刺鯁其心乎。

茗溪漁隱曰。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黃梅時節家家雨。皆古今詩詞之警句也。予嘗欲作一亭子。四面皆植花一色。榜曰四雨。豈不佳哉。秦少游題扇頭小詩云。絕島煙生樹。秋江浪拍空。憑君添小艇。畫我作漁翁。余嘗用此寫真。則元真子家風也。

陸說云。商玲瓏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瓏再拜歌初畢。誰道使君不解歌。聽唱黃雞與白日。黃雞催曉丑時鳴。白日催年酉時沒。腰間紫綬繫未穩。鏡裏朱顏看已失。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罷汝還歌。時元微之在越州。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辭。我辭多是寄君詩。卻向江邊整回櫂。月落潮平是去時。茗溪漁隱曰。東坡用此歌。夜飲次韻畢。推官云。紅燭照庭嘶。腰裏黃雞催曉唱。玲瓏又次韻。蘇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黃雞與白日。玲瓏應識使君歌。又樂天與劉十九同宿詩。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惟共嵩陽劉處士。圍棋賭酒到天明。故東坡題杜介熙熙堂云。白砂碧玉味方永。黃紙紅旗心已灰。白砂碧玉事見續神仙傳。

高齋詩話云。樂天詩。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後之使蝸角事。悉稽之。而偶對各有所長。呂吉甫云。南北戰爭蝸兩角。古今興廢貉同邱。山谷云。千里追奔兩蝸角。百年得意大槐宮。又云。功名富貴蝸兩角。險阻艱難酒一杯。洪龜父云。一朝厭蝸角。萬里騎驄背。

蔡寬夫詩話云。唐制諫議大夫班給事中。中書舍人班。又次之。然自外人爲諫議者。歲滿始遷。給事中。給事中歲滿始遷。舍人蓋以下爲進。故有上坡下坡之說。樂天贈丁給事詩。所謂雲彩誤居青瑣地。風流合在紫薇天。東曹漸去西垣近。鶴駕無妨更着鞭。雖以爲戲。亦當時實事也。

茗溪漁隱曰。樂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其超放如此。先君亦嘗有句云。人有悲歡頭易白。山無今古色長青。

塵史云。杜子美善於用故事及常語。多離析或倒用其句。蓋如此。則語峻而體健。意亦深穩矣。如露從今夜白。月是古鄉明之類是也。樂天工於用對。寄微之詩云。白頭吟處變青眼。望中穿可爲佳句。然不若別來頭併白。相見眼終青。尤爲工也。

東坡云。元祐元年。予爲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泄漏。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予白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裁籬插棘。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苑。新作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隔窗小飲。作詩。乃知唐時。西掖後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茗溪漁隱曰。長慶集詩云。結託白頭伴。相依青竹叢。題詩新壁上。酌酒小牕中。深院晚無日。虛簷晝有風。金貂醉看好。回首紫垣東。

蔡寬夫詩話云。吳中作鮓。多用龍溪池中蓮葉包爲之。後數日取食。此餅中氣味特妙。樂天詩。就荷葉上包魚鮮。當石渠中浸酒尊。蓋昔人已有此法也。

法藏碎金云。樂天有云。此身不欲多強健。強健多生人。我心于良史。有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自知體中微苦。未可心情不足。

復齋漫錄云。樂天詩云。自從苦學空門法。銷盡平生種種心。惟有詩魔除未得。每從風月一閑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萬緣皆已銷。此病猶未去。此意凡兩用也。太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又云。獨

酌勸孤影。此意亦兩用也。太白本取淵明揮杯勸孤影之句。

復齋漫錄云。思竹窗詩云。不憶西窗松。不憶南園菊。惟憶新昌居。蕭蕭北窗竹。又題沈子明壁間云。不愛君池東十叢菊。不愛君池南萬竿竹。愛君簾下唱歌人。色似芙蓉聲似玉。二詩相反如此。

法藏碎金云。醉吟先生有句云。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又有句云。回首語秋光。東來應不錯。人謂先生率爾成章。予謂先生的然有理。

東臯雜錄云。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鄭箋云。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每用之。如谷幽鶯暫遷。不失遷鶯侶。鶯遷各異年。樹集鶯朋友之類。其後人多祖述用之也。

細素雜記云。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詠。多用遷鶯出谷之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曉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惟漢梁鴻東遊。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嚶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毛詩之意。苕溪漁隱曰。涪翁和答元明詩云。千林風月鶯求友。萬里雲山雁斷行。亦承唐人之誤。然自唐至今。誤用者甚衆。爲時碩儒。尙猶如此。餘何足怪邪。洪駒父詩話云。古今詩人誤用忘憂爲萱草。出谷遷喬爲黃鶯。按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忘也。詩言焉得芳草。可以忘憂。植之於北堂。本非庭萱也。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注云。嚶嚶。兩鳥聲也。非鶯也。崔豹古今注云。萱草忘憂。與禽經稱鶯鳴嚶嚶然。要是後人傳會。非詩本意。苕溪漁隱曰。余觀詩注云。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將危身。欲忘之。又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李善引毛萇詩傳。與詩注同。然則駒父之言真誤矣。

法藏碎金云。白氏集中頗有遣懷之作。故達道之人。率多愛之。余友李公維錄出其詩。名曰養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詞語蓋於經教法門用此。彌縫其闕。而直截曉悟於人也。予愛其詩云。羲和走馭趁年光。不許人間日月長。遂使四時都是電。爭教兩鬢不成霜。榮銷枯至無非命。壯盡衰來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約定。窮通生死不驚忙。予今擬其語句。聊加變易。入於別韻。前述時景之迅遷。後述世態之不一。而終篇亦斷之以不驚也。詩云。羲和走馭趁年華。不許人間歲月賒。春正艷陽春即老。日方亭午日還斜。時情莫測深如海。世事難齊亂似麻。已共身心要約定。古今如此勿驚嗟。許彥周詩話云。樂天詩云。春色辭門柳。秋聲到井梧。此語未易及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四

唐彥謙

藝苑雌黃云前漢張釋之傳云假如愚民取長陵一抔土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顏注云抔音步侯切謂以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撤故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爲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之物也郭氏佩觿論杯抔二字云杯奔來切杯勺也抔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衰字駱賓王爲徐敬業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漢史語比見僧惠洪集中有詩云人生如逆旅歲月苦逼催安知賢與愚同作土一抔其說蓋誤矣李義山詩耳聞明玉提三尺眼見愚民盜一抔千古腐儒騎瘦馬灞陵斜日重回頭如此押韻乃知前輩造語之工而用字之不謬也惠洪嘗作冷齋夜話云詩至李義山爲文章一厄但未識其出處耳或謂廣韻集韻上平聲並出一抔字鋪放切手掬也意與步侯切者頗同惠洪雖誕妄必不讀抔爲杯勺之杯但其詩泛使土一抔不正用漢書長陵事故作鋪放切讀耳未知其果然否茗溪漁隱曰此絕句乃唐彥謙過長陵詩嚴有翼誤以爲李義山仍引冷齋夜話云李義山爲文章一厄語爲證此不細考之過也

玉谿生

茗溪漁隱曰九日會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滿塔墀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學漢臣裁首蓓空教楚客詠江離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人得再窺古今詩話云李商隱依令狐楚以牋奏受

知後其子絢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其後重陽日。商隱造其廳事。題此詩。絢視之。慙恨。扃鎖此廳。終身不處。又唐史本傳云。令狐楚奇其文。使與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後從王茂元之辟。其子絢以爲忘家之恩。放利偷合。謝不通。絢當國。商隱歸窮。絢憾不置。則商隱此詩必此時作也。若古今詩話。以謂絢有韋平之拜。浸疎商隱。其言殊無所據。余故以本傳證之。但絢父名楚。商隱又受知於楚。詩中有楚客之語。題於廳事。更不避其家諱。何邪。東坡九日云。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皆用商隱語也。

藝苑雌黃云。義山詩。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暫謫亦千春。月中桂樹高多少。試問西河斫樹人。按西陽雜俎云。舊傳月中有桂樹。有蟾蜍。故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過。謫令伐樹。故宋子京嘲月詩亦云。吳生斫鈍西河斧。無奈婆婆又滿輪。細素雜記嘗論吳生斫桂事。引李賀筌篈引云。吳質不眠倚桂樹。李賀謂之吳質。段成式謂之吳剛。未詳其義。竊意筌篈引所謂吳質。非吳剛也。恐別是一事。魏有吳季重亦名質。

談苑云。予知制誥日。與余恕同考試。恕曰。夙昔師範徐騎省爲文。騎省有徐孺子亭記。其警句云。平湖千畝。凝碧乎其下。西山萬疊。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語。近得舍人所作涵虛閣記。終篇皆奇語。自渡江來。未嘗見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義山詩共讀。酷愛一絕云。珠箔輕明拂玉墀。披香新殿鬪腰肢。不須看盡魚龍戲。終遣君王怒偃師。擊節稱歎曰。古人措辭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茗溪漁隱曰。東坡快哉亭詞云。一千頃都鏡淨。倒碧峰。用徐騎省語意也。

談苑云徐鍇嗜學該博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一例若漁陽摻者音七鑿反三搥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搥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鍇嘗欲注李商隱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劉稹書云喪具躋陵飛走之期旣絕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獨恨不知灰釘事及觀後漢杜篤入都賦云煢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蠹商隱之雕篆如此又藝苑雌黃云予考之南史陳本紀云祿會震懼遽請灰釘此語又在商隱之前矣

細素雜記云後漢禰衡傳云衡方爲漁陽摻搥蹠踏而前注云文士傳曰衡擊鼓作漁陽參搥蹠地來前蹠鼓足跗容態不常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摻搥而去至今有漁陽摻搥自禰衡始也臣賢按搥及搥並擊鼓杖也參搥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而於其詩自音云參七甘反後諸文人多同用之據此詩意以參爲曲奏之名則搥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復參搥而去是知參搥二字當相連而讀參字音爲去聲不知何所憑也按談苑載徐鍇仕江左領集賢學士校祕書時吳淑爲校理古樂府中有摻字者淑多改爲操蓋章草之變鍇曰非可以一例若漁陽摻者七鑿反三搥鼓也禰衡作漁陽摻搥古歌詞云邊城晏聞漁陽摻黃塵蕭蕭白日暗淑歎服之余謂搥搥一也故或用搥字然摻字當如徐說音七鑿反三搥鼓也以其三搥故因謂之摻故唐李義山聽鼓詩云欲問漁陽摻時無禰正平又口占詩云必投潘岳果誰摻禰衡搥亦以去聲讀之也觀筆談論廣陵散云散是曲名如操弄摻談序引之類乃引潘岳笙賦云流廣陵之名散又應璩詩云聽廣陵之清散則知散爲曲名明矣所謂漁

陽摻者。正如廣陵散是也。此僧孺詩所以有云。又宋景父喜雨詩云。波生客浦揚舲遠。潤逼漁陽搗摻遲。又送李冀州詩云。征鞞曲曲漁陽慘。後乘人人鄴下才。皆以去聲呼之。但慘字從人。爲異耳。

許彥周詩話云。洪覺範在潭州水西小南臺寺作冷齋夜話。有曰。詩至李義山。謂之文章一厄。僕讀至此。蹙額無言。渠再三窮詰。僕不得已。曰。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覺範曰。我解子意矣。卽時刪去。今印本猶存之。蓋已前傳出者。

茗溪漁隱曰。義山詩。楊大年諸公皆深喜之。然淺近者亦多。如華清宮詩云。華清恩幸古無倫。猶恐蛾眉不勝人。未免被他褒女笑。只教天子暫蒙塵。用事失體。在當時非所宜言也。豈若崔魯華清宮詩云。障掩金雞蓄柵機。翠環西拂蜀雲飛。珠簾一閉朝元閣。不見人歸見燕歸。語意旣精深。用事亦隱而顯也。義山又有馬嵬詩云。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渾河中詩云。咸陽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養馬來。如此等詩。庸非淺近乎。

王建

復齋漫錄云。羅衫葉葉繡重重。金鳳銀鵝各一叢。每遍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王建宮詞也。按樂府雜錄云。舞有健舞。軟舞。字舞。花舞。雁舞。字舞者。以舞人亞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萬歲字當中之句。後周制。令宮人庭拜爲男子拜。故建云。射生宮女宿紅氍。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齊賜酒。男兒跪拜謝君王。

茗溪漁隱曰。王建云。閉門留野鹿。分食與山雞。魏野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烟。二人之詩。巧欲摹寫山

居意趣第理有當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馴狎如許。理必無之。如野所言。雖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塔除鳥雀馴。東坡云。爲鼠長留飯。憐蛾不點燈。皆當於理。人無得以議之矣。復齋漫錄云。陳無己詩話云。望夫石在處有之。古今詩人惟用一律。然劉夢得云。望來已是幾千歲。只是當年初望時。語雖拙而意工。黃叔達魯直之弟也。以顧況爲第一云。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語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過其下。不風卽雨。疑況得句處也。予家有王建集。載望夫石詩。乃知非況作。其全章云。望夫處。江悠悠。化爲石。不回頭。山頭日日風和雨。行人歸來石應語。豈無已叔達偶忘之邪。茗溪漁隱曰。荆公選唐百家詩。亦以此詩列建詩中。則無已叔達之誤。可無疑矣。藝苑雌黃云。李華含元殿賦云。揭金雞於太清。炫晨陽於正色。李庾西都賦云。建金雞於仗內。聳修竿而揭起。王建宮辭云。樓前立仗看宣赦。萬歲聲長再拜齊。日照紫盤高百尺。飛仙爭上取金雞。李太白詩云。金雞忽放赦。大辟得寬除。又云。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肆赦樹金雞。不知起於何代。唐百官志云。赦日立金雞于仗南。有雞黃金飾首銜絳幡。承以彩盤。維以絳繩。五坊小兒得雞者。官以錢贖。或取絳幡而已。事物紀原載此。謂金雞起于有唐。按楊文公談苑云。杜鎬言關東風俗傳云。宋孝王問司天膺之後。魏北齊樹金雞事。膺之曰。海中星占云。天雞星動爲有赦。蓋王者以天雞爲度。隋書刑法志云。北齊赦日。武庫設金雞。及鼓于闕門右。搥鼓千聲。宣赦。建金雞。或云起于西涼。呂光究其旨。蓋西方主兌。兌爲澤。雞者巽之神。巽爲號令。合是二物。制其形。揭爲長竿。使衆人覩之也。據談苑所云。皆十六國時事。而紀原以爲起于唐。亦誤矣。又按秦京雜記云。大赦設金雞。口銜勝。宣政衙鼓樓上。雞唱。六人至日。同以索上雞竿。爭口中勝。爭得者。月給

俸三石。謂之雞粟。其言與百官志亦自不同。

茗溪漁隱曰。王建宮詞云。御廚不食索時新。每見花開卽若春。白日臥多嬌似病。隔簾教喚女醫人。花蕊夫人宮詞云。廚船進食簇時新。侍宴無非列近臣。日午殿頭宣索鱠。隔花催喚打漁人。二詞記事則異。造語頗同。第花蕊之詞。王建爲不及也。

茗溪漁隱曰。予閱王建宮詞。選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脗炙者數詞而已。其間雜以他人之詞。如閑吹玉殿。昭華管。醉折梨園縹蒂花。十年一夢歸人世。絳縷猶封繫臂紗。又如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街夜色涼如水。臥看牽牛織女星。此並杜牧之作也。淚滿羅巾夢不成。夜深前殿按歌聲。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此白樂天詩也。寶仗平明金殿開。暫時執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此王昌齡詩也。建詞凡百有四篇。及逸詞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詞雜于其間。予以元氏長慶集檢尋。卻無之。或者之言誤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五

杜牧之

復齋漫錄云。牧之齊安城樓詩。嗚咽江樓角一聲。微陽澌澌落寒汀。不用凭欄苦回首。故鄉七十五長亭。蓋用李太白淮陰書懷詩。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茗溪漁隱曰。魯直竹枝詞。鬼門關外莫言遠。五十三驛是皇州。皆相沿襲也。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題桃花夫人廟詩。細腰宮裏露桃新。脈脈無言度幾春。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僕嘗謂此詩。乃二十八字史論。

茗溪漁隱曰。牧之於題詠。好異於人。如赤壁云。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題商山四皓廟云。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皆反說其事。至題烏江亭。則好異而叛於理。詩云。勝負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才俊。卷土重來未可知。項氏以八千人渡江。敗亡之餘。無一還者。其失人心爲甚。誰肯復附之。其不能卷土重來決矣。

許彥周詩話云。牧之作赤壁詩云。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意謂赤壁不能縱火。卽爲曹公奪二喬。置之銅雀臺上也。孫氏霸業。繫此一戰。社稷存亡。生靈塗炭。都

不問。只恐捉了二喬。可見措大不識好惡。

法藏碎金云。國語云。高位疾顛。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絕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邊六問津。歷陽前

事知虛實。高位紛紛見陷人。噫。予今聊記其一。蘇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苕溪漁隱曰。牧之云。無媒逕路草蕭蕭。自古雲林遠市朝。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羅鄴云。芳草和煙暖更青。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不世情。予嘗以此二詩作一聯云。白髮惟公道。春風不世情。蓋窮人不偶。遣興之作也。

苕溪漁隱曰。遣懷詩。落魄江湖載酒行。楚腰腸斷掌中輕。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余嘗疑此詩必有謂焉。因閱芝田錄云。牛奇章帥維揚。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游。公聞之。以街子數輩潛隨。牧之以防不虞。後牧之以拾遺召。臨別。公以縱逸爲戒。牧之始猶諱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輩報帖云。杜書記不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詩。言當日逸遊之事耳。

許彥周詩話云。小杜華清宮詩。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鄉。如此天下。焉得不亂。

苕溪漁隱曰。宮詞云。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卻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此絕句極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見。不待明言之也。詩貴夫如此。若使人一覽而意盡。亦何足道哉。

麗情集云。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傳師宣城幕。雅聞湖州爲浙西名郡。風物妍好。且多麗色。往游之時。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頗諭其意。凡籍之名妓。悉爲致之。牧殊不愜所望。史君復候其意。牧曰。願得張水戲。使州人畢觀之。俟其雲合。牧當間行。寓目冀此際。或有閱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兩岸觀者如堵。迨暮。竟無所得。將罷。忽有里姥引鬢髻女。年十餘歲。牧熟視之。曰。此真國色也。因使語其姥。將致舟中。姥女皆懼。牧曰。且不卽納。當爲後期。吾十年必爲此郡。若不來。乃從所適。因以重幣結之。尋拜黃池。

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併上牋乞干墀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則十四年所約之姝已從人三載而生二子矣。牧卽政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懼其見奪也，因攜幼以詣之。牧詰其母曰：曩許我矣，何爲適人？母拜曰：向約十年不來而後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辭也，直強之不祥，乃禮而遣之。因爲悵別詩曰：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茗溪漁隱曰：顏魯公題謝公塘碑陰云：太保謝公東晉咸和中，以吳興山水清遠，求典此郡。故東坡將之湖州，戲贈莘老詩云：亦知謝公到郡久，應怪杜牧尋春遲。鬢絲只好對禪榻，湖亭不用張水嬉。古今詩話云：牧之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妓爲當時第一。一日開筵，朝士臻赴。以杜嘗持憲，不敢邀飲。杜諷坐客達意，願預斯會。李馳書杜聞命，遂赴。會中有妓百餘，皆絕色殊藝。杜獨坐妓行，瞪目注視，滿飲三卮。問李曰：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首而笑。諸妓亦皆回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四座，兩行紅粉一齊回。意氣閒逸，傍若無人。

茗溪漁隱曰：東坡聞李公擇飲傅國博家大醉，有詩云：不肯醒醒騎馬回，玉山知爲玉人頽。紫雲有語君知否，莫喚分司御史來。卽此事也。又侍兒小名錄云：兵部李尙書樂妓崔紫雲，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爲尹東洛，宴客將酣，杜公輕騎而來，連飲三觥，謂主人曰：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倘垂一惠，無以加焉。諸妓回頭掩笑，杜作前詩。詩罷上馬而去。李公尋以紫雲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製斐然詩，不料霜臺御史知。忽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門時。侍兒小名錄不載此事，出於何書，疑

好事者附會爲之也。

杜荀鶴

藝苑雌黃云。荀鶴。杜牧之之微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卿士杜筠。生荀鶴。有能詩名。自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尋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顧雲序其集。爲唐風集焉。荀鶴與張曙同年進士。常以言相嘲謔。曙之他文不多見。康餘錄載其擊甌賦一篇。其警句云。董雙成。青瑣鸞驚。啄開珠網。穆天子。細韁馬駭。踏碎瓊田。似此之類。恐非荀鶴所可擬。唐風集中詩極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時。不覺裏頭成大漢。初看竹馬作兒童之句。前輩方之太公家教。惟春宮怨一聯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爲一篇警策。而歐陽永叔歸田錄。乃云周朴之句。不知何以云然。

韓致元

迂叟詩話云。北都使宅。舊有過馬廳。按唐韓偓詩云。外使進鷹初得按。中官過馬不教嘶。注云。上乘馬。必中官馭以進。謂之過馬。旣乘之。然後蹀躞嘶鳴。蓋唐時方鎮亦效之。因而名廳也。

東臯雜錄云。北門舊有過馬廳。韓魏公爲畱守。更新之。榜曰雅集。賦詩云。過馬傳聞事莫詳。我嚴賓席在更張。不資金石升堂樂。務接芝蘭入室香。農穫大田歌滯穗。訟消羣枉闋甘棠。時聞雅集延諸彥。病守心閒興亦長。潘子真詩話云。山谷嘗謂余言。老杜雖在流落顛沛。未嘗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陳時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義之氣。感發而然。韓偓貶逐。末後依王審知。其集中所載。手風慵展。八行書。眼暗休尋。九局圖。窗裏日光飛。野鳥案頭筠管長。蒲蘆謀身拙。爲安蛇足。報國危曾捋虎鬚。滿世可能無默識。未知誰

擬試齊竿其詞淒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

復齋漫錄云致元昭宗時以翰林承旨謫嶺表道湖南謝人惠含桃詩云金鑿歲歲長宜賜忍淚看天憶帝都自注云每歲初進之後先宣賜學士韓子蒼謝人惠茶云白髮前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自注云史官月賜龍團意雖本致元而語益工。

茗溪漁隱曰致元醉著絕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着無人喚過午醒來雪滿船葛亞卿集句云萬里清江萬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煙漁翁醉睡醒又睡高唱夕陽孤鳥邊前輩集句詩每一句取一家詩今亞卿全用致元前兩句極爲無工又後兩句不是好詩不稱前兩句豈若致元之渾成也杜荀鶴亦有溪興絕句云山雨溪風捲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語句俱弱亦不若致元之雅健也。

許彥周詩話云高秀實言元微之詩艷麗而有骨韓偓香奩集麗而無骨時李端叔意喜韓偓詩誦其序云咀五色之露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美動七情秀實云勸不得也勸不得也。

半夜鐘

復齋漫錄云遞齋閑覽記歐陽文忠公詩話譏唐人夜半鐘聲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鳴鐘時疑詩人偶聞此耳且云渠嘗過蘇州宿一寺夜半聞鐘聲因問寺僧皆云分夜鐘曷足怪乎尋聞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鐘惟姑蘇有之此皆閑覽所載也余考唐詩知歐公所記乃張繼楓橋夜泊詩全篇云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此歐公所譏也然唐詩人皇甫冉有秋夜宿嚴

維宅詩云。昔聞元度宅。門向會稽峰。君住東湖下。清風繼舊蹤。秋深臨水月。夜半隔山鐘。世故多離別。良宵詎可逢。且維所居在會稽。鐘聲亦鳴於半夜。遂知張繼詩不爲誤。歐公不察。而半夜鐘亦不止於姑蘇。有如陳正敏說也。又陳羽梓州與溫商夜別詩。隔水悠揚午夜鐘。乃知唐人多如此。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六

唐人雜紀上

蔡寬夫詩話云。國史補載賀遂亮贈韓思彥詩云。意氣百年內。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虛襟。君子重名義。直道冠衣簪。風雲行可托。懷抱自然深。落霞靜霜景。墜葉下疎林。若上南山岸。希訪北山岑。世多傳誦之。予讀大唐新話。乃併得思彥答詩云。古人一言重。常謂百年輕。言日投歡會。顧盼盡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併。累日同遊處。良宵款素誠。霜飄知柳牖。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保歲寒名。其詞亦自閑雅可喜。大抵唐之文物。盛於開元以前。故二人雖不以詩稱。而終不凡也。

茗溪漁隱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簡出。終日曝背晴簷。萬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選唐百家詩。反覆熟味之。見其格力辭句。例皆相似。雖無豪放之氣。而有修整之功。高爲不及。卑復有餘。適中而已。荆公謂欲觀唐人詩。觀此足矣。詎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稱道者。不復錄出。惟余別所喜者。命兒輩筆之。以備遺忘。五言六聯。陳羽春日野望云。漸變池塘色。欲生楊柳烟。李郢春晚云。燕靜啣泥起。蜂喧抱藥回。殷遙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雛飛。曹松晨起云。林殘數枝月。髮冷一梳風。孟浩然雪云。落雁迷沙渚。飢鳥噪野田。登峴山云。水落漁梁淺。天寒夢澤深。七言六聯。韓偓殘春云。樹頭蜂抱花鬚落。池面魚吹柳絮行。又云。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又訪王同年村居云。門庭野水襯襜鷺。鄰里斷牆啞喔雞。吳融閑望云。三點五點映山雨。一枝兩枝臨水花。許渾題山居云。龍歸曉洞雲猶溼。麝過春山草自香。崔魯春日云。

杏酪香漸鄰舍粥。榆烟欲變舊爐灰。四絕云。竇鞏寄南游兄弟云。書來未報幾時還。知在三湘五嶺間。獨立衡門秋水闊。寒鴉飛去日啣山。又南游感興云。傷心欲問前朝事。惟見江流去不回。日暮東風芳草綠。鷓鴣飛上越王臺。戎昱移家別湖上亭云。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孟浩然宿建德江云。移舟泊滄渚。日暮客愁新。野闊天低樹。江清月近人。

茗溪漁隱曰。元次山浯溪銘云。浯溪在湘水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爲自愛之。故曰浯溪。銘略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蕪沒蓋久。命曰浯溪。旌吾獨有。以至唐亭嶠臺。意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名知士也。其所有爲。惟恐不異於人。所以自傳於後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于無聞。然不如是人之汲汲也。余曩歲屢遊浯溪。在中宮寺之前。纔一小澗耳。石崖不甚高。何至與天相齊。中興頌云。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蓋自侈大其事耳。

金石錄云。唐河間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烟閣。而此碑乃作戢武閣。戢武之名。不見于他書。惟當時石刻有之。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也。又段志元碑亦云。圖形戢武閣。碑皆當時所立。不應差誤。

茗溪漁隱曰。天隨子有自遣云。數尺遊絲墮碧空。年年長自惹春風。爭知天上無人住。也有清愁鶴髮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棲託。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語奇。不襲前人也。東臯雜錄云。孔常甫言。唐人詩。有城頭催鼓傳花枝。席上搏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鬪爲戲。其來已久。

藝苑雌黃云麗情集載嚴字牧豫章陳陶隱西山操行清潔字欲撓之遣小妓蓮花往侍焉陶殊不爲意乃獻詩求去云蓮花爲號玉爲腮珍重尙書遣妾來處士不生巫峽夢虛勞神女下陽臺而劉斧青瑣乃移其事于陳圖南其詩但易數字而已唐人集中旣載此詩豈陳圖南復蹈襲而爲之乎必無是理乃劉斧之妄也又名賢詩話載顧況在洛乘閑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況明日於上游亦題詩于葉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阿誰後十餘日有客尋春苑中又於葉上得詩以示況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間葉蕩漾乘春取次行又盧渥舍人應舉京師偶臨御溝見一紅葉上有一絕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慙慙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盧得之藏於巾篋及宣宗有旨出宮人許其從人盧獨獲其退宮者覩紅葉吁怨問之曰當時偶題不謂君得之也青瑣乃互竄二事合爲一傳曰流紅記仍託他人姓名嗚呼孰謂小說而可盡信乎

流紅記唐僖宗時有于祐晚步禁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祐題云會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置溝上流宮女韓夫人拾之祐後爲韓泳門館因帝放宮女三千人賜各官泳得韓同姓因作伐嫁祐及成禮于篋中取紅葉相示乃曰事豈偶然一日泳開宴曰子二人可謝媒韓氏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友方知紅葉是良媒復齋漫錄云薛能吳姬詩樓臺重疊滿天雲殷殷鳴鼙世上聞此日楊花初似雪女兒絲管弄參軍本朝張景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趙諫斥爲房州參軍景爲屋壁記略曰近置州縣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

曠官敗事。違戾政教者爲之。凡朔望饗宴。使與焉。處人一見之。必指曰。參軍也。嘗爲某罪矣。至於倡優爲戲。亦假而爲之。以資玩戲。況真爲者乎。宜爲人之輕視。又將狎而侮之。大略如此。余按樂府雜錄云。戲弄參軍。自漢館陶令石耽。有賊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樂。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爲參軍。然則戲弄參軍。自漢已然矣。不始於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時。王宗侃責受維州司戶參軍。曰。要我頭時斷去。誰能作此措大官。使俳優爲弄參軍邪。

藝苑雌黃云。薛能詩。山屐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夕陽春。人多不知夕陽春爲何等語。予攷之淮南子曰。日經于泉隅。是謂高春。頓於連石。是謂下春。注尙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將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南史陳本紀云。求衣昧旦。反食高春。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春。

茗溪漁隱曰。唐史載王播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焉。播少孤貧。嗜權利。穆宗立。權倖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不厭人望。出爲淮南節度使。仍領鹽鐵。是時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掊斂不少衰。民怨之。按古今詩話云。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惠昭寺木蘭院。隨僧齋餐。僧頗厭之。及播至。已飯矣。後二紀。播自重位。鎮是邦。因訪舊遊。向所題以碧紗籠之。播題二絕云。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初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花無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慙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而今始得碧紗籠。以唐史攷之。則古今詩話所言播少孤貧。嘗客揚州。後自重位。鎮是邦。皆與唐史合。又按東坡云。世傳王播飯後鐘詩。蓋揚州石塔寺事也。相傳如此。戲作詩云。飢眼眩東西。詩腸忘早晏。雖知燈是火。不悟鐘非飯。山僧異漂母。但可供一莞。胡爲二十年。記憶作此訕齋廚。養若人。無益祇遺患。乃知飯後鐘。闍黎蓋具眼。其貶之至矣。

復齋漫錄云。唐李敬方勸醉詩云。不向花前醉。花應解笑人。只因連夜雨。又過一年春。日日無窮事。區區有限身。若非杯酒裏。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絕句云。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二詩雖相緣。而杜則尤其工者也。世所傳相逢不飲空歸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蓋出於敬方。

集古錄云。李陽冰阮客舊居詩云。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見其名。氏蓋縉雲之隱者也。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然聖人有所不取也。陽冰欲稱其人。而不顯其名字。何哉。豈阮客見稱於當時。而陽冰不慮於後世邪。天下固有顯聞於一時。而泯沒於後世者矣。顧其道如何也。陽冰篆字。世傳多矣。此磨滅而僅存。尤可惜也。

茗溪漁隱曰。趙明誠金石錄云。題阮客舊居詩。小篆書。集古錄以爲陽冰作。今驗其姓名。乃縉雲令李萑。非陽冰也。其字畫亦不工。蓋陽冰肅宗上元中。嘗令縉雲。其篆字石刻尙多有存者。故歐陽公亦誤以此詩爲陽冰作爾。余觀此碑。今益漫滅。字畫難辨。明誠以爲歐公之誤。其果然邪。

茗溪漁隱曰。秦系寄韋使君詩云。久臥雲間已息機。青衫忽著狎鷗飛。詩興到來無一事。郡中今有謝元暉。韋應物答秦十四校書詩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魚鬚翠碧棄牀頭。莫道謝公方在郡。五言今日爲君休。系能詩。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故應物有五言。今日爲君休之句。蓋謂此也。系有詩集。散逸不多。如流水閑過院。春風與閉門。上簾宜晚景。臥簟覺新秋。礙冠門柳長。驚夢院鶯啼。遊魚牽荇沒。戲鳥踏花摧。皆閑遠有味。系天寶末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

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以大石爲研。注老子。積歲不出。姜公輔爲宰相。以直言黜。泉州別駕。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遂忘流落之意。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下。其好賢尙義爲何如哉。

文昌雜錄云。元微之詩。松下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唐宣政殿爲政衙。殿庭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塔松樹下。須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爲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舊制。虛議搜索。因習尙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況吾台宰。又何問焉。自今以後。坐朝衆寮。旣退。宰臣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元昆駕部。比自長安。攜藥樹數枝。至京師。其葉葱翠可愛。于今關右頗多人罕識焉。許彥周詩話云。段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詩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雲藍紙。輒分送五十枚。其詩曰。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猶得表相思。蓋龍八十一鱗。鯉三十六鱗也。至宋景文詩云。君軒結戀蕭蕭馬。尺素愁憑六六魚。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七

唐人雜紀下

茗溪漁隱曰。六一居士。謂沈傳師遊道林嶽麓寺詩。題云。酬唐侍御姚員外。而二人之詩不見。不知何人也。獨此詩以字畫傳於世。而詩亦自佳。蔡寬夫謂唐扶者。卽沈傳師所謂唐侍御也。詩語秀拔。余已于叢話前集載之矣。今但錄傳師詩于左方。承明年老。輒自論。乞得相守。東南奔爲聞。楚國富山水。青嶂遲迤。僧家園。含香珥筆。皆眷舊。謙抑自忘。臺省尊。不令執簡侯亭館。直許攜手遊山樊。忽驚列岫曉來逼。朔雪洗盡烟嵐昏。碧波回嶼三山轉。舟檻繚郭千艘屯。華鑣躡蹠絢砂步。大旆錯綜輝松門。樛枝兢驚龍蛇勢。折榦不滅風霆痕。相重古殿倚岩腹。別引新徑縈雲根。目同傷楚虞帝魂。多情思遠聊開樽。危絃細管逐歌颺。畫鼓綉靴隨節翻。鏘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軒。嗟余絕倒久不知。忍復感激論元元。又東臯雜錄云。潭州道林寺。沈傳師親書詩版。遒勁妙絕。與今石本遠矣。又有歐陽詢書道林之寺四大字額。筆勢欲飛動。

茗溪漁隱曰。閱古今詩話。得四詩。皆材格相肖。語亦清新。今併錄之。以備披閱。劉長卿題餘干旅舍云。搖落暮天迥。丹楓霜葉稀。孤城向水閉。獨鳥背人飛。渡口月初上。鄰家漁未歸。鄉心正欲絕。何處搗征衣。張籍宿江上云。楚驛南渡口。夜深來客稀。月明見潮上。江靜覺鷗飛。旅宿今已遠。此行殊未歸。離家久無信。又聽搗寒衣。潘園暮歸錢塘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魚浦水風急。龍山煙

樹微。時聞沙上雁。一一背南飛。李建中題望湖樓云。野艇閑撐處。湖天景亦微。春波無限綠。白鳥自由飛。柳色濃垂岸。山光冷照衣。時攜一樽酒。戀到晚涼歸。青箱雜紀。以李建中詩是蘇爲知吳興日所作。未知孰是。

復齋漫錄云。上官儀詠雪詩。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謝元暉中書省詩。風動萬年枝。晏元獻詩。萬年枝上凝煙動。百子池邊瑞日長。盧多遜詩。太液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王維史館山池云。春池百子外。芳樹萬年餘。晏用此也。萬年枝。江左人謂之冬青。惟禁中則否。韓子蒼冬青詩。離宮見爾近天墀。雨露常私養。種時惆悵一枝嵐。霧裏無人識。是萬年枝。百子池。見西京雜紀。戚夫人傳。高祖七月七日。臨百子池。

夷白堂小集云。錢起考功詩。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舊有五卷。王仲至續爲八卷。號爲最完。然如牛羊山上小。煙火隔雲深。鳥道掛疎雨。人家殘夕陽。窮通戀明主。耕桑亦近郊。長樂鐘聲花外盡。龍池柳色雨中深。此等句。皆當時相傳爲警絕。而八卷無之。知其所遺多矣。

東臯雜錄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風信。梅花風最先。楝花風最後。唐人詩有楝花開後風光好。梅子黃時雨意濃。晏元獻有二十四番花信風之句。茗溪漁隱曰。徐師川一聯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風。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樓。著稱於江湖之間。如江之庾公。岳之岳陽。鄂之黃鶴。是也。然則黃鶴多以爲費禕昇仙之地。故永泰初。閻伯瑄爲之記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禕登仙。駕黃鶴。返憩於此。遂

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跡存述異之志。予按蜀志。費禕爲魏降人。郭循所害。則禕固不得其終。安有駕鶴而憩此者也。梁任昉述異記曰。荀瓊字叔偉。潛棲卻粒。嘗東遊。憩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飄然降自霄漢。俄頃已至。乃駕鶴之仙也。鶴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紅裳。賓主歡對。已而辭去。跨鶴騰空。眇然而滅。雖然。昉有是說。而亦未嘗言禕也。不知伯理何以爲據。州城之東十里許。其最高聳而秀者。是爲黃鶴山。祥符中所修圖經。稱方輿記云。昔有仙人駕黃鶴於此山。因以爲名。今自樓以西可六七步。有磯焉。卽庾子山賦所謂落帆黃鶴之浦也。故魏彥淵注。引荊州記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黃鶴磯。後人建樓。旣俯磯上。故不更別名耳。若溪漁隱曰。崔顥題黃鶴樓詩。亦以爲費禕昇仙之地。承襲謬誤。不復攷正。故其詩云。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東坡因李公擇求黃鶴樓詩。以舊記所聞於馮當世者。與江夏辨疑全異。故錄於後云。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老卒飢不眠。夜聞三人笑語言。羽衣着履嚮空山。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鉉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雞鳴月落風馭還。迎拜稽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羶。黃金乞得重莫肩。持歸包裹弊席氈。夜穿茅屋光射天。閭里來觀已變遷。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幾年。無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爲考。然不然。此語可信。馮公傳。

江夏辨疑云。大江過江夏郡之西。稍北。旣受漢水。而匯爲大灣。郡人傳以爲煙波江。其傍之村曰烟波村。今屬漢陽縣。按酈元注水經。最爲詳洽。而求所謂烟波江者。竟無其說。豈江之名。得于善長注圖經之後邪。余謂圖經多載俚俗所傳之事。而求之亦無是說也。獨唐人崔顥黃鶴樓詩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

江上使人愁。是直晚景所寓者如此而已。豈復別有江邪。

茗溪漁隱曰。撫言載楊汝士侍郎在楊嗣復宴集坐上。與元白同賦詩。汝士詩後成。有文章舊價畱戀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之句。元白覽之失色。汝士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古今詩話載裴令公夜宴半酣。索聯句。元白有得色。時公爲破題。次至楊侍郎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入。元白自知不能加。遽裂紙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古今詩話不載楊侍郎之名。得非撫言所載楊汝士侍郎乎。楊在當時。不以詩名。此二聯卽席所作。並爲佳句。其傳於後世者。恨不多見之。

復齋漫錄云。唐顧陶編唐詩類選。載楊郇伯作妓人出家詩云。盡出花鈿與四鄰。雲鬢翦落向殘春。暫驚風燭難畱世。便是池蓮不染身。貝葉乍翻迷錦字。梵聲初學誤梁塵。從今艷色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湘山野錄乃謂本朝國長公主爲尼。掖庭嬪御隨出者三十餘人。太宗詔兩禁。各以詩送之。陳彭年作詩八句。今考其詩。與楊郇伯所作一同。第首句云。盡出花鈿散寶津。一句爲異。豈後人改郇伯詩。而託以彭年之名。文瑩不復考之邪。

山谷云。禮部員外裴說寄邊衣詩云。深閨乍冷開香篋。玉筍微微溼紅頰。一陣霜風殺柳條。濃烟半夜成黃葉。垂垂白練明如雪。獨下閑堦轉凄切。祇知抱杵搗秋砧。不覺高樓已無月。時聞塞雁聲相喚。紗窗只有燈相伴。幾展齊紈又懶裁。離腸恐逐金刀斷。細想儀形執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銀針信手縫。惆悵無人試寬窄。時時舉袖勾殘淚。紅牋漫有千行字。書中不盡心中事。一半殷勤託邊使。裴說詩句甚麗。零陵總記載說詩一篇。尤詼詼也。

茗溪漁隱曰。裴說詩讀書貧裏樂。搜句靜中忙。此二句乃余日用者。甘貧守靜。自少至老。飽諳此味矣。復齋漫錄云。北夢瑣言謂李遠詩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材。不與郡守。及觀幽閑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進。李遠知杭州。上曰。遠詩長日惟消一局棋。豈可臨郡哉。二書所著雖同。而詩則異。茗溪漁隱曰。溫庭筠湖陰曲警句云。吳波不動楚山遠。花壓闌干春晝長。庭筠工於造語。極爲綺靡。花間集可見矣。更漏子一詞尤佳。其詞云。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許彥周詩話云。司空圖唐末。竟能全節自守。其詩有綠樹連村暗。黃花入麥稀。誠可貴重。又云。四座賓朋兵亂後。一川風月笛聲中。句法雖可及。而意甚委曲。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八

羅隱

藝苑雌黃云。江東集中有淚詩云。自從魯國潛然後。不是奸人卽婦人。未詳其所出。及觀孔叢子。言子高遊趙平原。君客有鄒文李節者。與子高相友善。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曰。二子之泣非邪。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于敢斷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觀此始解其說。

藝苑雌黃云。唐人作后土夫人傳。予始讀之。惡其瀆慢而且誣也。比觀陳無己詩話云。宋玉爲高唐賦。載巫山神女遇楚襄王。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又爲傳記以實之。而天地百神。舉無免者。予謂欲界諸天。當有配偶。有無偶者。則無欲者也。唐人記后土事。以譏武后耳。予謂武后。何足譏也。而託之后土。亦大褻矣。後之妄人。又復填入樂章。而無知者。遂以爲誠是也。故小說載高駢事云。駢末年惑於神仙之說。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等。皆言能使鬼神變化。黃白。駢酷信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黨。恣爲不法。嘗云。后土夫人靈佑。遣使就某借兵馬。併李奎所撰太白陰經。駢遽下兩縣。率百姓以葦席千領。畫作甲馬之狀。遣用之於廟庭燒之。又以五彩牋寫太白陰經十道。置於神座之側。又於夫人帳中。塑一綠衣年少。謂之章郎。故羅隱詩。有章郎年少今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經之語。今勅令中。亦常禁止淫媾之祠。然蕃釐觀中。所謂章生者。猶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豈非惡其瀆神邪。

茗溪漁隱曰。余舊見顏持約所畫淡墨杏花。題小詩於後。仍題持約二字。意謂此詩必持約所作也。比因閱唐宋類詩。方知是羅隱作。乃持約竊之耳。詩云。暖氣潛催次第春。梅花已謝杏花新。半開半落閑園裏。何異榮枯世上人。古之詩人。如王維猶竊李嘉祐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僧惠崇爲其徒所嘲云。河分岡勢司空曙。春人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詩句犯師兄。皆可軒渠一笑也。許彥周詩話云。羅隱詩云。只知事逐眼前過。不覺老從頭上來。此殊有味。

五季雜紀

茗溪漁隱曰。裴虔餘云。滿額鵝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襦溼。疑是巫山行雨歸。廣韻集韻韻略。垂與歸皆不同韻。此詩爲落韻矣。韓熙載云。風柳搖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它年蓬鳥音塵絕。畱取尊前舊舞衣。此詩既言陽臺。又言蓬鳥。何用事重疊如此。二詩並載小說。稱爲佳句。余謂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又學林新編。謂字有通作他聲押韻者。泛引詩及文選古詩爲證。殊不知蔡寬夫詩話。嘗云。秦漢以前字書未備。旣多假借。而音無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齊梁後。旣拘以四聲。又限以音韻。故士率以偶麗聲調爲工。然則字通作他聲押韻。於古詩則可。若於律詩。誠不當如此。余謂裴虔餘之詩落韻。又本此耳。

文昌雜錄云。梁均帝晉天福中。始葬。故妃張氏獨存。考功員外商鵬爲誌文曰。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疑無色。空餘泣竹之妃。後唐武皇還師涓北。不獲入覲。幕客李襲吉作遠離表云。穴禽有翼。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無以過此也。南唐書云。韓熙載自江南奉使中原。爲

感懷詩。題於館壁云。僕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秋風吹我寒。秋月爲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茗溪漁隱曰。余家有韓熙載家讖圖。圖中題此詩後四句。嘗以問相識間。云是古樂府。今覽此書。方知其誤也。

南唐書云。李家明談諧敏給。善爲諷辭。元宗賞花後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家明因進詩曰。玉盤垂鉤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魚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嘗見牛晚臥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諧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相輔皆慚。宋齊邱無子。晚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鳶。署其上云。欲興唐祚革強吳。盡是先生起廟謨。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王百口合如何。尹延範族吳氏。齊邱爲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故墜齊邱中庭。齊邱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遷南都。時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輟樂停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峰。不知何名也。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元宗慚之。俛首而過。

茗溪漁隱曰。緗素雜紀云。楊文公談苑。以苑中咏牛詩。及皖公山詩爲王感化作。江南野錄。以前二詩爲李家明作。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余以南唐書考之。則談苑所紀皆誤也。惟野錄與南唐書合。家明廬州南昌人。前二首皆其所作。俱不載感化爲何處人。江南李氏建國傳三世而滅。中主卽嗣主也。謚號元宗。緗素雜記不曾見南唐書。故未詳孰是。今正

是之。

南唐書云。感化善於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爲歌板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乘醉命感化奏水調詞。感化惟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啣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紗溪二闋。手寫賜感化曰。菡萏香消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與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回清漏永。小樓吹徹玉笙寒。簌簌淚珠多少恨。倚闌干。手捲珠簾上玉鉤。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悠悠。青鳥不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回首綠波春色暮。接天流。後主卽位。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賚感化甚優。

南唐書云。金山寺號爲勝景。先張祐吟詩。有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自後詩人闕筆。孫魴復咏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櫓訪僧定。驚濤澣佛身。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時號絕唱。茗溪漁隱曰。張祐詩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醺醺。祐詩全篇皆好。魴詩不及之。有疵病。如驚濤澣佛身之句。則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誰言張處士。詩後更無人。仍自矜銜如此。尤可嗤也。

藝苑雌黃云。紉素雜紀載江南野錄云。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於建陽。因家焉。余觀南史江淹傳。淹濟陽考城人。宋少帝時。黜爲建安吳興令。終於梁天監中。左衛將軍。又吳均傳云。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洪時爲太學生。以善辭藻遊焉。淹與洪俱係家考城。又俱仕齊梁間。淹爲建安吳興令。而後他遷。洪爲建陽令。而後死於建陽。疑爲之系出於洪。非出於淹。爲工於詩。如天

形圍澤國。秋色露人家之句。極膾炙人口。少遊江南。有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後主見之曰。此人大是富貴家。而劉夜坐夏江城。並就傳句法。後以讒死。今建陽縣之西七里。有靖安寺。卽爲之故居。留題者甚衆。惟陳師道洙一篇最佳。云。處士亡來幾百年。舊居牢落變祇園。詩名長伴江山秀。冤氣上迷星斗昏。臺榭幾人留雅句。漁樵何處問曾孫。當時泉石生涯地。日暮雲寒古寺門。茗溪漁隱曰。南唐書云。江爲其先宋人。避亂建陽。遂爲建陽人。爲有題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遷。駐於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爲由是傲肆。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於有司。爲快快不能自已。欲束書亡越。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余以二書考之。藝苑謂後主見爲詩。有富貴之語。及爲後以讒死。其言悉非是。當以南唐書爲正也。

南唐書云。夏寶松與詩人劉洞俱顯名。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舊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蓋劉洞嘗有夜坐詩。最爲警策。而寶松有宿江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斷。月滿西樓酒半醒。故德誠紀之。茗溪漁隱曰。余觀劉洞傳。不載夜坐詩。乃孫魴耳。魴與沈彬李建勳爲詩社。彬好評詩。建勳匿魴於齋中。伺彬至。以魴詩訪之。彬曰。此非有風雅。但得田舍翁火爐頭之作爾。魴遽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聞命矣。擬田舍翁無乃太過乎。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劃多灰漸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爐上所作而何。闔坐大笑。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十九

本朝

蔡寬夫詩話云。南京高辛廟。制度甚雄。世傳太祖龍潛時。嘗以木杯琰占己名位。自小官以漸。數之至極。品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契。至今父老猶能言之。晏元獻爲留守日。嘗以詩題廟中曰。炎宋肇英主。初九方潛鱗。嘗因著蔡占。來決天地屯。庚庚大橫兆。警咳如有聞。蓋紀此也。

蔡寬夫詩話云。故事進士朝集。嘗擇榜中最年少者爲探花郎。熙寧中始罷之。太平興國三年。胡祕監旦榜。馮文懿拯爲探花。是歲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詩賜之曰。二三千客裏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於禮部放榜。故座主門生之禮特盛。主司因得竊市私恩。本朝稍欲革其弊。卽更廷試前一歲。呂文穆蒙正爲狀頭。始賜以詩。蓋示以優寵之意。至是復賜文懿。然狀頭詩。迄今時有探花郎。後無繼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科舉之盛事也。

復齋漫錄云。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洒昭陵。此詩題於寢宮。不著姓名。宜表而出之。

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嘗曰。賢主言笑嘖呻。足以移風俗。慶歷中廣州有死番商。沒官珍珠。有司賤估。其值十分。纔及一分。羣官分買之。爲本路監司按劾計贓。以珍珠赴京師。具案既上。仁宗閱之。且命取所估珠。上與後宮同閱。愛其珠。是時張貴妃在側。有欲得之色。上依所估值。出禁中錢買之。以賜。時因同列有

求於上。有司被旨和市。緣此珠價騰湧。上頗知之。一日於內殿賞牡丹。貴妃最後至。以所賜珍珠爲首飾。欲誇同輩。上望見以袖掩面曰。滿頭白紛紛。更沒些忌諱。貴妃慚赧。遽起易之。上乃大悅。令人各簪牡丹一朵。自是禁中不尙珍珠。珠價大減。

藝苑雌黃云。前輩論詩。有奪胎換骨之說。信有之也。杜陵謁元元廟。其一聯云。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蓋紀吳道子廟中所畫者。徽宗嘗制哲廟挽詩。用此意。作一聯云。北極聯龍袞。西風拆雁行。亦以雁行對龍袞。然語意中的。其親切過於本詩。不謂之奪胎可乎。不然。徒用前人之語。殊不足貴。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東滄江起。岩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貯月岩排紅樹巧。裝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峽東滄江起。岩排石樹圓之句耳。語雖工而無別意。詩話雋永云。光堯初幸錢塘。有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王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大禹勤。大哉王言。布於天下。漢祖大風之歌。唐宗勁草之句。不足道也。

王黃州

蔡寬夫詩話云。國初州郡設官尙少。小郡不過四五員。復多武弁。故非雄藩都會。仕者率少官。況王元之自掖垣謫滁州。嘗以詩寄舊僚云。要見滁州謫宦情。信緣隨俗且營營。不誇兩制詞臣貴。多伴三班奉職行。樓堞倚空乘月上。樽壘有酒對山傾。升沉得喪何須問。況是浮生已半生。聞者頗憐之。然元之在滁陽。四方文士持文就謁者甚衆。有鄭褒者。最知名。留數月而去。元之爲買馬辦裝。後有劾其虧貫直者。太宗覽之曰。是能卻李繼遷事例者。元之嘗草繼遷制。繼遷送潤筆數倍於常。而以面簽書送。元之卻之不受。

故也。

藝苑雌黃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謫守黃岡。謝表云。宣室鬼神之間。豈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惟期死後。此一聯。每爲人所稱道。然皆直用賈誼相如之事耳。李義山詩。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雖說賈誼。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詩。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雖說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識學素高。超越尋常。拘攣之見。不規規然蹈襲前人陳迹者。何以臻此。茗溪漁隱曰。藝苑以元之直用賈誼相如事。不若李義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謝表。須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詩。可以反意用。此語殊非通論也。

茗溪漁隱曰。錫宴清明日絕句云。宴罷歸來日欲斜。平康坊裏那人家。幾多紅袖迎門笑。爭乞釵頭利市花。清明絕句云。無花無酒過清明。興味蕭然似野僧。昨日鄰家乞新火。曉窗分與讀書燈。二詩何況味不同如此。亦可見其老少情懷之異也。

山谷云。或傳王荆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庭堅以爲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評文章。先體製。而後論文之工拙。蓋嘗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詞雖極工。然不是醉白堂記。乃是韓白優劣論耳。以此考之。優竹樓記。而劣醉翁亭記。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茗溪漁隱曰。元之文集家藏有之。今錄竹樓記於此云。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予城西北隅。雉堞圯毀。榛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三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閭遼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幽暢。宜

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概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榦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爲屋。僅支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至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

許彥周詩話云。元之詩可重。大抵語迫切而意雍容。如云。身後聲名文集草。眼前花月簿書堆。又云。澤畔騷人正憔悴。道傍山鬼莫揄揶。大類樂天也。

張復之

蔡寬夫詩話云。乖崖少喜任俠。學擊劍。尤樂聞神仙事。爲舉子時。常從陳希夷。欲分華山一半。希夷以紙筆蜀牋贈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驅我入鬧處乎。然性極清介。居無媵妾。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處惟紗帽皂緜。一黃土布裘而已。至今人傳其畫像。皆作此飾。始及第時。嘗以詩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腳下漁磯。苦戀明時不忍歸。爲報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愛輕肥。李順之亂。乖崖帥蜀。有詩寄陳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剛要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皆見其素志也。

本朝名臣傳云。錢若水額有異骨。山庭月角。姿儀英秀。少過華山。見陳搏。大加賞歎。以爲目如點漆。有仙風道骨。且語若水。明日再來。若水往。則搏與一僧對。僧倚地爐蒲團坐。睡微開。目盼若水。搖首而已。若水

別搏搏曰。昨僧柏閣道者宗裔也。本以先輩異稟。可作神仙。欲留共學。僧云無此形骨。但能急流中勇退。復齋漫錄云。傅霖乃乖崖之友也。交甚密。開寶中嘗會於幹城。終夕談話。鄰有病痞者。爲之不作。公每有書與傅。傅必先夢之。故傅有詩云。劇談驅瘧鬼。幽夢得鄉書。敍實事也。無盡居士云。乖崖公題庭竹詩。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在睢陽書懷詩曰。每思舊隱歸何計。或問前程笑指空。句清詞古。與郊島相先後。

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

寇忠愍

苕溪漁隱曰。忠愍詩思悽惋。蓋富於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遠。斜日杏花飛。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東風起。日落汀洲一望時。愁情不斷如春水。觀此語意。疑若優柔無斷者。至其端委廟堂。決澶淵之策。其氣銳然。奮仁者之勇。全與此詩意不相類。蓋人之難知也如此。

苕溪漁隱曰。澶淵之役。王介甫以爲丞相萊公功第一。張文潛則謂可能功業盡萊公。大抵人之議論。各有所見。故爾不同。今具載二詩。識者當能辨之。介甫澶州詩云。去都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間兩城峙。南城草木不受兵。北城樓櫓如邊城。城中老人爲予語。契丹此地經抄虜。黃屋親乘矢石間。胡馬欲踏河冰渡。大發一矢胡無曾。河冰亦破沙水流。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文潛聽客話澶淵事。詩云。憶昔胡來動河朔。渡河飲馬吹胡角。澶淵城下冰載車。邊風蕭蕭千里餘。城上黃旗坐真主。夜遣六丁張猛弩。雷驚電發一矢飛。橫射胡酋貫車柱。犬羊無蹤大漠空。歸來封禪告成功。自是乾坤扶聖主。可能功業盡萊公。

元城先生語錄云。安世之北歸。與東坡同途。兩舟相啣。未嘗三日不相見。嘗記東坡言。少年時。與其父并弟。同讀富鄭公使北語錄。至於說大遼國主云。用兵則士馬物故。國主受其害。爵賞日加。人臣獲其利。故

凡北朝之臣勸用兵者乃自爲計非爲北朝計也虜主明知利害所在遂罷兵三人歎其言以爲明白而切中事機時老蘇謂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東坡對曰嚴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蘇笑以爲然先生又曰前輩讀書例皆如此故謂之學問必見於用乃可貴不然卽腐儒且武帝時嚴安上疏諫用兵其略云今狗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鄭公之言其源蓋出於此

茗溪漁隱曰余讀萊公神道碑云公及雷陽吏以圖經獻閱視之首載郡東南門抵海凡十里公恍然悟曰我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日意爾人生得喪豈偶然邪青箱雜記以爲萊公少時作此句遂兆晚年之讖復齋漫錄以爲非是乃萊公效于武陵詩過楚水千里到秦山萬重三書所云徒爲紛紛當以碑言爲正也

蔡寬夫詩話云萊公自永興被召魏野以詩送之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卻來平地作神仙王文正從東封回野亦寄以絕句云西祀東封今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文正袖此詩求退遂得謝萊公晚歲南遷世多言文正見幾知止萊公不能用野言蓋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觀萊公末年所爲豈愧文正之退哉山人處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係其人要之不溺於富貴與貪得則一也野有子亦有父風宋景文嘗贈以詩云姓名高士傳父子少微星人多稱頌之

茗溪漁隱曰余讀仁宗政要云章聖旣倦政而丁謂迎合太后之意有臨朝之謀寇準便殿請對言太子睿德天縱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何不協天人之係望講社稷之丕謨引登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謂恃才

而挾姦曹利用持權而使氣皆不可輔幼主恐亂陛下家事因俯伏嗚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掖起慰諭之謂之黨以急變聞飛不軌之語以中準坐是罷相乾興元年二月貶雷州司戶參軍

迂叟詩話云王太尉旦從車駕過陝魏野貽詩曰昔時宰相年年替君在中書十二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遊王袖其詩以呈上累表請退上不許若溪漁隱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素羸病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連歲拜意求解上素重其德望聞其引退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旦一日獨對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復求遜位上覩其瘦瘁憫然許之則迂叟詩話以爲上不許蓋誤矣其蔡寬夫詩話云遂得表謝此言良是

晏元獻

復齋漫錄云元微之詩藥珠深處少人知網索西臨太液池浴殿曉聞天語後步廊騎馬笑相隨注網索在太液池上學士候對歇於此故元獻和宋子京召還學士院有云網索軒窗邃變坡羽衛重鷁舟還下瀨星使出飛龍賦待三英集詞須五吏供會看邊燧息橫濡紫泥封者爲此也

復齋漫錄云豫章事實王勃序之詳矣題詠此邦者往往採之元獻云望斗氣沉龍已化置芻人去楊尤懸陶邕州云劍待張華時已晚楊延徐孺禮應疎此二聯全是龍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陳蕃之榻也宋公綬云江涵帝子輦飛閣山際眞君鶴馭天不襲陳迹甚可嘉也

蔡寬夫詩話云人夢中作爲詩文覺多不省設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驗理固不可詰豈禍福將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詩有節及登高忽嗟歎經年憔悴到京華貳車何事搔蓬鬢九日樽前見菊

花之句。第四句乃夢中得也。初元之在掖垣。忽夢賦詩御座前。既覺。獨記此句。未幾至貶。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開。恍然如詩話也。元獻公守亳。始至。亦嘗夢賦詩云。一年爲客未歸去。笑殺城東桃李花。初莫省謂何已。而因春出遊。則州之園館皆在城東。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無不合者。元之自從班譴散秩。先爲之兆。固宜矣。若元獻但日月淹速之間。亦有預告之者。則世間萬事。何嘗不有定數邪。

復齋漫錄云。元獻早入政府。迨出鎮。皆近畿名藩。未嘗遠去王室。自南都移陳留。離席官奴有歌千里傷行客之辭。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傷行客也。苕溪漁隱曰。昭陵緒臣傳云。天聖三年。殊爲樞密副使。坐以笏擊折從者齒。出知宣州。後數日。改應天府。召拜御史中丞。除參知政事。罷知江寧府。未行。改亳州。徙陳州。慶歷四年。罷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出知潁州。徙陳州。復徙應天府。未赴任。改許州。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蔡寬夫云。公留亳踰年。而後移睢陽。復齋云。自南都移陳。皆與本傳不合。復齋又載公曰。予平生守官。未嘗去王畿五百里。然永興軍乃長安也。去王畿千有餘里。則二書所言。並誤矣。

復齋漫錄云。唐人詩有意效承平。無功答盛明。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道直身還泰。恩屯命轉輕。梅鹽非據議。蔡藿是平生。白日長垂照。青蠅謾發聲。嵩陽舊田地。終擬自歸耕。中書後堂北軒西壁。有題灰心霜鬢之句者。驗其筆蹟。舊相李公迪之書也。李入相時。邊兵未動。意在忍事之語。元獻中書。卽事詩。敘其事云。慘慘高槐落。淒淒餘菊寒。粉墻多記墨。聊爲拂塵看。正爲此也。苕溪漁隱曰。蔡寬夫詩話。以灰心緣忍事。霜鬢爲論兵之句。是裴晉公作。李文定嘗親書於中書壁間。

復齋漫錄云。景文詠叔孫通云。馬上成功不喜文。叔孫綿叢擅經綸。諸生可笑貪君賜。便許當時作聖人。王逢原詠叔孫通作。亦用此意云。弟子由來學未純。異時得失亦頻頻。一官所一作買知多少。便擬先生作聖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所載宋詩非也。

茗溪漁隱曰。夏文莊守安州。莒公兄弟尙在布衣。文莊異待之。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云。漢臯佩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云。將飛更作迴風舞。已落猶成半面粧。余觀南史宋元帝妃徐氏。無容質。不見禮于帝。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粧以俟之。此半面粧所從出也。若迴風舞無出處。則對偶偏枯。不爲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賀詩。花臺欲暮春辭去。落花迎作迴風舞。前輩用事必有來處。又精確如此。誠可法也。

三山老人語錄云。余襄公有落花詩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馬嵬徒見舊皮囊。可亞于二宋。東觀餘論云。小宋太乙宮詩。瑞木千尋竦。仙圖幾弔開。注云。真誥以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真誥所謂弔。卽卷字。蓋從省文。真誥音亦爾。非弔字也。若虛子陳景元。據真誥。以此字卽篇字。亦誤。

王君玉

復齋漫錄云。晏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憩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讀壁間詩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終篇者無幾。又俾誦一詩云。水調隋宮曲。當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國。廢沼尙留名。儀鳳終陳迹。鳴蛙祗沸聲。淒涼不可問。落日下蕪城。徐問之。江都尉王琪詩也。召至同飯。飯已。又同步池上。時春晚。已有落花。晏云。

每得句。書墻壁間。或彌年未嘗強對。且如無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對也。王應聲曰。似曾相識燕歸來。自此辟置館職。遂躋侍從矣。山谷南遷。還至南華竹軒。亦令侍史誦詩板。有一絕云。不用山僧供帳迎。世間無此竹風清。獨拳一手支頤臥。偷眼看雲生未生。稱歎不已。徐視姓名。曰。果吾學子葛敏修也。茗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元獻不曾知杭州。復齋乃云。元獻赴杭州。道過維揚。豫章先生傳。山谷崇寧四年。卒於宜州路。所紀皆誤也。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一

杜正獻

蔡寬夫詩話云。正獻公以清德直道聞天下。而風姿尤奇古。年近七十。髮鬢皓然。無一莖黑者。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上章得謝。退居睢陽。歐文忠公未顯時。正獻推薦特厚。及文忠爲留守日。與公酬唱。文忠有答公見贈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熙寧中文忠致政歸汝陰。時正獻捐館已十有五年矣。文忠復用前詩。題其祠堂云。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烟。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茗溪漁隱曰。昭陵諸臣傳云。慶歷四年。正獻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內降與恩澤者。積數十。而面納上前。上嘗謂諫官歐陽修曰。外人知衍封還內降。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由是僥倖者不悅。出知兗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願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得請。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嫉之也。蔡寬夫云。正獻居相位。未幾以歲旦請老。不言出鎮東魯。蓋闕文也。

東坡云。杜正獻公爲相。蔡君謨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外。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當具所欲乞奏來。於是蔡除福州。孫除安州。正獻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爲執政。不肯書曰。吾初不聞。正獻懼。遂焚之。由此罷相。議者謂正獻當候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正獻言始在西

府時。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始終者。蓋難也。蒼溪漁隱曰。東坡所記。正獻罷相事。與昭陵諸臣傳不同。蓋正獻在相位。既沮抑恩澤。疑僥倖不悅者。因此譖之。遂罷相。則不可知。諸臣傳遺之而不載。故筆之。

東坡云。王公送行詩。凡六十有六人。慶歷皇祐間。朝廷號稱多士。光祿卿王公。因掛冠歸江陵。作詩紀行者。多一時之傑。嗚呼。唐虞之際。于斯爲盛。非獨以見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蒼溪漁隱曰。送行詩。正獻有之。句法殊高古。今錄入叢話云。早修天爵邀人爵。才近蒼年便引年。出處對揚多稱職。始終操履衆推賢。鑑湖賀老非陳迹。荆渚朱公合比肩。此去優游益吟咏。枝江集外別成編。

東觀餘論云。高適年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迨晝游哉。蒼溪漁隱曰。正獻有和孫珪祕丞說草書云。老來楷法不如初。試向閑齋習草書。落筆何曾見飛動。彫章早已過吹嘘。伯英比聖功難到。懷素稱狂力有餘。若謂伊余堪繼踵。只應緣木可求魚。黃魯直蔡寬夫皆言。正獻草書之工。第今無蓄之者。恨不一見之。

復齋漫錄云。賈黯廷試第一。往謝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不足冠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耳。何怪焉。賈爲之歎服。

藝苑雌黃云。和靖詩。惟應數刻。淒涼夢。時曲顏肱興未厭。按論語云。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孔子自謂也。至如顏子。簞食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不改其樂。卽無曲肱之說。又按南史。劉之遴。嘗墮車折臂。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則此謬亦已久矣。張子野過和靖隱居詩。一聯云。湖山隱後家空在。烟雨詞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嘗著春草曲。有滿地和烟雨之句。今亡其全篇。予按楊元素本事曲。有點絳脣一闋。乃和靖草詞云。金谷年年亂生。春色誰爲主。餘花落處。滿地和烟雨。又是離歌一闋。長亭暮。王孫去。萋萋無數。南北東西路。此詞甚工。子野乃不見其全篇。何也。

茗溪漁隱曰。秦太虛和黃法曹憶梅花詩。但只平穩。亦無驚人語。子瞻繼之以唱首。第二韻是倒字。故有西湖處士骨應槁。只有此詩君壓倒。亦是稱韻而已。非謂太虛此詩。真能壓倒林逋也。林逋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之句。古今詩人。尙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壓倒耳。後人不細味太虛詩。遂謂誠然過矣。

復齋漫錄云。漢臯詩話。謂杜詩。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今本傳不見揚州事。遜早梅詩云。荒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啣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朝洒長門泣。夕駐臨卽杯。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此詩見初學記。杜詩所用。非爲此也。三輔決錄云。遜在揚州。見官梅亂發。賦四言詩。人爭傳寫。故東坡詩云。何遜揚州又幾年。官梅詩思故依然。

復齋漫錄云。范蔚宗與陸抗相善。自江南折梅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

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余見說苑。記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韓子。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則知遣使折梅。已具劉向說苑矣。范詩出荊州記。

復齋漫錄云。東坡和揚公濟梅花詩。月地雲階謾一樽。玉奴終不負東昏。又四時詩。玉奴纖手嗅梅花。南史齊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牛僧孺周秦行記。遇薄太后。戚夫人。王嬙。楊貴妃。潘淑妃。綠珠。太后曰。牛秀才遠來。誰與爲伴。潘妃辭曰。東昏侯以玉兒身死國除。不擬負他。注云。玉兒。妃小字。東坡蓋用此。而兩以兒爲奴者。誤也。

茗溪漁隱曰。東坡梅詞云。花謝酒闌。春到也。離離一點微酸。已着枝。張右史集有梅花十絕。後山集有梅花七絕。其無已七絕。乃文潛十絕中詩。但三絕不是。未知竟誰作者。其間有云。誰知檀萼香鬢裏。已有調羹一點酸。用東坡語也。茗溪漁隱曰。予先君嘗秉燭賞梅。有絕句云。蠟烟青繞雪培堆。神女疑乘香霧來。綽約仙姿明醉眼。橫斜疎影入樽罍。

茗溪漁隱曰。陳敏政遜齋閑覽云。荆公在金陵。有和徐仲文顰字韻。詠梅詩二首。東坡在嶺南。有噉字韻。詠梅詩三首。皆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余以臨川集。東坡後集。細細味之。顰字韻二首。亦未是。荆公平日得意詩。其一云。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其一云。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真。其餘亦別無奇特句。至若東坡噉字韻三首。皆擺落陳言。古今人未嘗經道者。三首並妙絕。第二首尤奇。詩云。羅浮山下梅花村。玉雪爲骨冰作魂。紛紛初疑月掛樹。耿耿獨與參橫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鶴棲荒園。天香國艷肯相顧。知我酒熱詩情溫。蓬萊宮中花鳥使。綠衣倒掛扶桑暈。抱叢窺我方醉臥。

故遣啄木先敲門。麻姑過君急洒掃。鳥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藥黏空樽。注云。嶺南珍禽有倒掛子。綠毛紅喙。如鸚鵡而小。自海東來。非塵埃間物也。又有西江月梅詞云。海仙時遣探芳叢。倒掛綠毛么鳳。亦謂此耳。

東臯雜錄云。介甫梅花詩。有額黃映日明。飛燕肌粉含風冷。太真後改曰。肌冰綽約如姑射。膚雪參差是玉真。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長恨歌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膚花貌參差是。全用古字。只易一若爲如耳。

茗溪漁隱曰。古樂府云。行胡從何方。到國持何來。攷瑜瑤璫五木香。迷迭艾納與都梁。廣志云。艾納香出西國。似細艾。東坡和楊公濟梅花云。天教桃李作輿臺。故遣寒梅第一開。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艾納。香名。名芷。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頰頰固多姿。頰怒色。普庚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

茗溪漁隱曰。古樂府梅花落。蘇子卿云。祇言花似雪。不悟有香來。王介甫詠梅云。遙知不是雪。惟有暗香來。韓子蒼詠梅云。那知是花處。但覺暗香來。介甫子蒼雖襲子卿之詩意。然思益精。而語益工也。東坡詩云。去年今日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子蒼詩。只度關山魂已斷。何須疎雨溼梅花。此蓋反東坡之意。但爲關山斷魂。卻無佳思也。

東臯雜錄云。陳天錫有詩云。舍南舍北雪猶存。山外斜陽不到門。一夜冷香清入夢。野梅千樹月明村。

王禹玉

復齋漫錄云。嘉祐七年冬。宴羣臣於羣玉殿。英宗以皇子預坐在舍人待制之後。岐公詩云。翠輦生香容。扈蹕黃金塗。紙看揮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裝輿。岐公改之以進。

司馬文正公日錄云。神廟時。經月每夕。有赤氣見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滅。人以爲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樂詞云。未曉清風生殿閣。經旬赤氣照乾坤。未幾皇子生。大燕羣臣于集英殿。

許彥周詩話云。外祖父邵安簡公布衣時。上平元吳策。又嘗勸仁宗早立太子。晚年自樞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鄆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詞云。披褐曾陳破羌策。汗青猶著立儲書。春風澤國吟牋落。夜雨溪堂宴豆疎。前輩詩不獨句語精鍊。且是着題。

蔡寬夫詩話云。蘇參政易簡。取開封府解時。宋尙書白爲試官。是歲狀頭登第。後十年。白爲翰林學士。易簡亦繼召入。故易簡贈白詩云。天子昔取士。先俾分嗤妍。濟濟俊兼秀。師師鱗與鸞。小子最承知。同輩尋改觀。甲第叨薦名。高飛使凌烟。遂使拜辰坐。果得超神仙。迄今才七歲。相接乘華軒。慶歷二年。歐陽文忠公爲別頭試官。王文恭公預薦。至嘉祐初。文忠在北門。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貢舉。故文恭公詩有十五年。前門下客。最榮今日預東堂之句。座主門生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尤天下文學之極選。國朝以來。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

歸田錄云。嘉祐二年。余與端明韓子華。翰長王禹玉。侍讀范景仁。龍圖梅公儀。同知禮部貢舉。辟梅聖俞爲小試官。凡鑠院五十日。六人者相與唱和。爲古律歌詩一百七十餘篇。集爲三卷。禹玉余爲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玉贈余云。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

預東堂。余答云。昔時叨入武成宮。曾看揮毫氣吐虹。夢寐閑思十年事。笑談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顧我宜爲白髮翁。天聖中。余舉進士。國學南省。皆忝第一人。薦召。其後景仁相繼亦然。故景仁贈余云。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聖俞自天聖中。與爲詩友。余嘗贈云。獨喜共量天下士。亦勝東野亦勝韓。而子華筆力豪贖。公儀文思溫雅而敏捷。皆勍敵也。前此有南省試官者。多窘束條制。不少放懷。余六人者。懽然相得。羣居終日。長篇險韻。衆製交作。筆吏疲於寫錄。僮吏奔走往來。間以滑稽嘲諷。加於風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絕倒。自謂一時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復齋漫錄云。杜陽雜編言。舒元與舉進士。旣試脂炬。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唐制舉人試日。旣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試官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而舉子遂答曰。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乃知唐制。許舉子見燭三條。而本朝著令。不許見燭。則又甚矣。蔡寬夫詩話云。禮部淡墨書榜首。不知始何時。或曰。李程應舉時。嘗遇陰府吏於貢院前。問其登第人姓名。則有李和。而無程。乃祈之。蒼黃中。用淡墨筆加王字於和。下果得第。後爲相。因命凡榜書人名。皆用淡墨。遂爲故事。此固不可考。然相傳至今。據此。則所當書者。乃登第人姓名也。范蜀公詩。淡墨題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繼前塵。蓋得之。今貢院放榜。但以黃紙淡墨。前書禮部貢院四字。餘皆濃墨。豈流傳旣久。遂失其本邪。

學林新編云。西京記曰。隋無漏寺在長安。唐武德初廢無漏寺。正觀二十年。高宗在春宮。爲文德皇后立。

寺於無漏寺故基。以慈恩爲寺名。西院浮圖。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門元楚所立。國人謂之雁塔。唐故事。進士及第。列名於慈恩寺塔。因此謂之雁塔題名。塔以石爲壁。唐人遊觀。留題甚多。不特進士題名而已。而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近時好事者。哀其遺字。作十卷鐫之石。進士題名。僅存數處。餘皆唐賢游觀留題也。賈公談錄曰。唐李仲侍郎知貢舉。夜放榜。書榜未畢。而書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善書吏。而吏方醉。磨墨鹵莽。或淡或濃。一榜之字。濃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

本朝禮部貢院放榜。亦以淡墨書榜首。蓋循唐故事也。因此賀人及第。用雁塔題名。淡墨題名。以爲事實。茗溪漁隱曰。淡墨題名二事不同。未詳孰是。今兩存之。

摭言曰。進士及第。賜宴曲江。狀元置司。處謂之團司。年最少者。謂之探花郎。皆唐故事也。

唐書歐陽詹傳曰。詹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故先達詩曰。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身到鳳凰池。世以爲榮。

文昌雜錄云。唐慈恩題名。按劉公嘉話。起自進士張莒。于長安慈恩寺閑遊。題其姓名於塔下。後書之於板。遂爲故事。本朝進士題名。皆刻石於相國興國兩寺。亦慈恩之比也。

蔡寬夫詩話云。唐舉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選。而後釋褐。選未滿。而再試。判爲拔萃於吏部。或就制舉。而中方謂之登科。韓退之所謂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蓋退之未嘗登科也。自聞喜宴後。始試制兩節於吏部。其名始隸曹。謂之關試。猶今之參選。關試後。始稱前進士。故當時詩曰。短行書了。屬三銓。休把新銜獻。必先從此便稱前進士。好將春色待明年。故事放榜後。貢院小吏多錄新及第人姓。

名以獻。士大夫子弟之求舉者，至是始止。而諸科所試，皆在明年故也。古今沿革不同，事之瑣末者，皆史氏所不記。惟時時於名輩詩話見之。

復齋漫錄云：文之所以貴對偶者，謂出於自然，非假於牽強也。潘子真詩話記禹玉元豐間，以錢二萬，酒十壺，餉呂夢得。夢得作啓謝之，有白水真人，青州從事，禹玉歎賞爲其切題。後毛達可有謝人惠酒啓云：食窮三載，曾無白水之真人；出餞百壺，安得青州之從事。此用夢得語，尤爲無功。非惟出於剽竊，亦覺白水真人爲虛設也。至若東坡得章質夫書，遺酒六瓶，書至而酒亡，因作詩寄之云：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二句渾然絕無斧鑿痕，更覺真切。

許彥周詩話云：王豐父岐公之子也，其詩精密，人鮮知者。如白髮衰天癸，丹砂養地丁，意脈貫串，尙勝三甲六丁之語。此所謂參禪中參活句也。又作拄杖詩云：老境得爲邱壑伴，醉鄉還勝子孫扶。其風味雍容如此。

茗溪漁隱叢話後集卷第二十二

迂叟

張文潛云。冷于陂水淡于秋。遠陌初窮到渡頭。賴是丹青不能畫。畫成應遣一生愁。右行色詩。故待制司馬公所作也。公諱池。以某年中嘗監安豐酒稅。實作此詩。距今若干年。其孫宏知縣事。刻此篇於石。屬予記之。惟公以文學風節爲時名臣。是生丞相溫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聞華夷。功施社稷。其完節美行。旣載在天下。而著書立言。皆足以師範來世。蓋嘗評古今詩句。著詩話一卷。亦載此詩。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廢也。梅聖俞以詩名一時。嘗言詩之工者。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此詩有焉。

茗溪漁隱曰。洛中尙齒會。起於唐白樂天。至本朝君實。亦居洛中。遂繼爲之。謂之眞率會。好事者寫成圖。傳於世。所謂九老圖者也。長慶集云。會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履道弊居同宴。胡果年八十九。吉昉年八十六。鄭據年八十四。劉貞年八十二。盧眞年八十二。張渾年七十四。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歲。成尙齒之會。七老相顧。旣醉甚歡。靜而思之。此會甚稀。祕書狄兼謨。河南尹盧眞。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賦詩云。七人五百七十歲。拖紫紆朱垂白鬚。手裏無金莫嗟歎。樽中有酒且歡娛。詩吟兩句。神還旺。酒飲三杯氣尙粗。鬼義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孫扶。天年高過二疏傳。人數多於四皓圖。除卻三山五天竺。人間此會更應無。溫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眞率會。伯康與君從七十八歲。安之七十

七歲。正叔七十四歲。不疑七十三歲。叔達七十歲。光六十五歲。合五百一十五歲。用安之韻。招諸子西園爲會。云。榆錢零亂。柳花飛枝。上紅英。漸漸稀。莫厭啣杯不虛日。須知共力惜春暉。眞率春來頻宴集。不過東里只西家。小園容易邀佳客。饌具雖無已有花。會約云。一序齒不序官。一爲具務簡素。一朝夕食。不過五味。一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一酒巡無算。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簡。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別作簡。或因事分簡者聽。一會中早赴不待促。一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而七人合五百一十五歲。再成詩用前韻云。七人五百有餘歲。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馬鬪雞非我事。紵衣絲髮且相暉。經春無事連翩醉。彼此往來能幾家。切莫辭斟十分酒。儘教人笑滿頭花。眞率會中止有七人。而九老圖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集中不載也。

筆談云。唐白樂天居洛。與高年者八人遊。謂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多繼而爲九老之會者再矣。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又爲耆年會。人爲一詩。命畫工鄭奐圖於妙覺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韓國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國公文彥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議大夫致仕。王尙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趙丙。年七十五。祕書監。劉几。年七十五。衛州防禦使。馮行己。年七十三。大中大夫。充天章閣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張燾。年七十。端明殿兼翰林侍讀學士。大中大夫。司馬光。年六十四。苕溪漁隱曰。溫公集有洛陽耆英會序。正紀此事。筆談以爲耆年會。非是。

茗溪漁隱曰。余讀迂書。見溫公自于書中。或稱迂夫。或稱迂叟。蓋通稱之也。其釋迂云。或謂迂夫曰。子之言太迂。於世無益也。迂夫曰。子知迂之無益。而不知其爲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爲損亦大也。子不見夫樹木者乎。樹之一年而伐之。則足以給薪蘇而已。二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桷。五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楹。十年而伐之。則足以爲棟。夫以爲收功愈遠。而爲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宏大而不狹也。其志遂奧而不邇也。其言崇高而不卑也。是以所適齟齬。而或窮爲布衣。貧賤困苦。以終其身。然其遺風餘烈。數百千年而人猶以爲法。向使其人狹道以求容。邇志以取合。卑言以趨功。雖當時貴爲卿相。利止於其躬。榮盡於其生。惡得餘澤。以及後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故東坡謝二鮮于君詩云。迂叟向我言。青齊歲方艱。因取以爲稱也。

東臯雜記云。溫公居洛陽。有詩云。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當戶轉分明。更無柳絮隨風起。惟有葵花向日傾。愛君忠義之志。概見於此。

復齋漫錄云。江公著初任洛陽尉。久旱微雨。作詩云。雲葉紛紛雨腳勻。亂花柔草長精神。雷車卻碾前山過。不洒原頭陌上塵。溫公於士人家見之。借紙筆修刺謁江。且爲稱薦。由此知名。

茗溪漁隱曰。進資治通鑑表云。臣之精力已盡於此書。余觀溫公與宋次道書。然後知其言之不誣也。其書云。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爲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梁陳隋六代以來奏議。唐文字多托范夢得。將諸書依年月日編次。爲草卷。每四丈截爲一卷。自課三日。爲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有餘卷。纔至大歷末年耳。向后卷數。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

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其費工如此。蓋溫公閑居於洛。凡五年。故能成此書。倘不爾。亦未必能成也。

復齋漫錄云。司馬文正嘗銘范蜀公所惠布衾云。藜藿之甘。綈布之溫。名教之樂。德義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綺繡之奢。膏粱之珍。權寵之盛。利欲之繁。苦難其得。危辱旋臻。取易捨難。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寧不其然。顏樂一簞。萬世師模。紂居瓊室。死爲獨夫。君子以儉爲德。小人以侈喪軀。然則斯衾之陋。其可忽諸。侍讀范公淳父爲之跋曰。溫國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隸書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學士范蜀公所贈也。曰。堯夫銘者。右僕射高平公所作也。元豐中。公在洛。蜀公自許往訪之。贈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銘。以戒學者。公愛其文義。取而書於衾之首。及寢疾東府。治命欲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於物澹無所好。惟于德義名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而已。其道直之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處必有法。動作必有禮。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蕭然。羣書盈几。終日正坐。淡如也。又以圓木爲警枕。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蓋恭儉勤禮。出於天性。自以爲適。不勉而能。與二范爲心交。以善道相與。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誠心終始如一。將歿而猶不忘。祖禹觀公大節。與其細行。雖不可遽數。然本於至誠無欲。天下信之。故能奮然有爲。超絕古今。于洛十五年。若將終身焉。一起而澤被天下。內之兒童。外之蠻夷戎狄。莫不欽其德。服其名。惟至誠無欲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澤紙本於家。屬祖禹敘其本末。俾後世師公之儉云。

復齋漫錄云。范淳父。乃伯祿之子。伯祿夫人將生子。夢鄧太傅謂曰。我鄧禹也。來爲爾子。故淳父生名曰祖禹。字夢得。元豐末。司馬文正易之以淳父。淳父極爲文正獎識。嘗爲進論。求教於公。公每見有不喜之。

色淳。父自以每見喜於公。而於此不喜。疑而質於公。公久而言曰。子之進論。非不美也。顧念世人獲甲科者絕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復習進論。求應賢良。以光觀之。但有貪心耳。光所不喜者。非不喜子之進論也。不喜子之有貪心也。淳父於是焚去進論。不復應賢良。

呂氏童蒙訓云。李君行自虔州入京師。至泗上。其子弟請先行。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先欲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數年。不可行也。

文昌雜錄云。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居許昌。作高菴以待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以避暑。故蜀公作高菴以爲戲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起高樓。更爲華侈。司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嘗讀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茗溪漁隱曰。塵史云。王公拱辰於洛營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於私第穿地深丈餘。作壤室。邵雍堯夫見富鄭公。公問洛中新事。堯夫云。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富爲之大笑。元城先生語錄云。先生呼溫公則曰老先生。呼荆公則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從之。蓋十年。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衆同也。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等事。自比晉唐間人。以救其弊也。獨樂園子呂直者。性愚鯁。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兩間。在園門側。然獨樂園在洛中諸園最爲簡素。人以公之故。春時必遊洛中。例看園子所得茶湯錢。閉園日。與主人平分之一日。園子呂直得錢十千。肩來納。公問其故。以衆例對曰。此自汝錢。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顧曰。只

端明不愛錢者。十許日。公見園中新創一井亭。問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創也。公頗多之。

茗溪漁隱曰。東坡有詩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與莘。出試乃大謬。芻狗難重陳。與元城所云。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誚金陵也。

司馬文正日錄云。翰林書待詔請春詞。以立春日剪貼於禁中門帳。皇帝閣六篇。其一曰。漠然大造與時新。根着浮流一氣均。萬物不須彫刻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閣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薰蘭薰。領緣何煩刺綉紋。曾在蠶宮親織就。方知縷縷盡辛勤。夫人閣四篇。其一曰。聖主終朝親萬機。燕居專事養希芻。千門永晝春岑寂。不用車前插竹枝。

東臯雜錄云。世傳溫公有西江月一詞。今復得錦堂春云。紅日遲遲。虛廊轉影。槐陰迤邐。西斜。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蝶尙不知春去。漫遶幽砌尋花。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始知青鬢無價。歎飄零官路。往苒年華。今日笙歌叢裏。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濕透。算感舊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復齋漫錄云。紹聖初。黜逐元祐之臣。時舍人林公希作敕榜云。人材淆混。莫難於品流。黨與縱橫。無分於勝負。章申公惇視之不悅。

許彥周詩話云。宣和癸卯。僕游嵩山。峻極中院法室後簷壁間。有詩四句云。一團茅草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紅。爭似滿爐煨榾柮。慢騰騰地熱烘烘。字畫極草草。其旁隸書四字云。勿毀此詩。寺僧指示僕曰。此四字。司馬相公親書也。嗟乎。此言豈有感於公邪。又於柱間大書隸字云。日光頤來。其上一字。公兄也。第

三字程正叔也。又壁間題云：登山有道，徐行則不困，措足於實地，則不危，皆公隸書。

邵康節

復齋漫錄云：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故詩云：平生不作皺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爲安樂先生。其西爲甕牖，讀書燕居，旦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云：樹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繫經綸。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喜吟詩，作大字書，然遇興則爲之，不牽強也。大寒暑則不出，每出則乘小車，爲詩以自詠，曰：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溫公贈以詩曰：林間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堯夫每出，隨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經月忘返，雖性高潔，而對賓客接人，無賢不肖，貴賤皆歡然相親，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對話，不自覺疾之去體也。學者從之，問經義，精深浩博，應對不窮，思致幽遠，妙極道數，間有相知之深者，開口論天下事，雖久存心世務者，不能及也。朝廷常用大臣薦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賜其家。邦人請易其名於朝，太常考行謚之曰康節。

呂氏童蒙訓云：康節先居衛州共城，後居洛陽，有商州太守趙郎中者，康節與之有舊，常往從之。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趙厚遇之，一日趙請康節與章同會，章以豪俊自許，論議縱橫，不知尊康節也。語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趙守因謂章曰：先生洛陽人也，知花爲甚詳。康節因言：洛人以見根撥而知花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見枝葉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見蓓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說，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慚服。趙守因謂章曰：先生學問淵源，世之師表，公不惜從之學，則日有進益矣。章因從先生游，求傳

數學先生謂章十年不仕宦。乃可學。蓋不許之也。茗溪漁隱曰。童蒙訓。呂居仁作也。復齋漫錄。不載姓名。不知何人作也。二書所記。有二十餘事。全篇相同。莫辨誰作。然童蒙訓已鈐板行世。姑取以爲證耳。復齋漫錄云。康節自言。四不出。所謂大寒。大熱。大風。大雨是也。然余觀國初。孔拯侍郎朝回。遇雨。避於坊叟之廐下。延入廳事。叟烏帽紗衣。逢迎甚恭。因備酒饌爲待。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熱不出。風不出。雨不出。未嘗置油衣也。孔公不覺頓忘宦情。然則自孔拯侍郎時。已有四不出矣。不始於康節也。邵氏聞見錄云。溫公判西京留司御史臺。遂居洛濱。買園於尊賢坊。以獨樂名之。始與先君康節游。嘗曰。光。陝人。先生。衛人。今同居洛。卽鄉人也。有有道學之尊。當以年德爲貴。官職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書局。散步洛水之上。因過康節天津之居。謁曰。程秀才。旣見。乃溫公也。問其故。公卽曰。司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絕云。拜罷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免傳呼。紫衣金帶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草軟波清沙路微。手攜筇杖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康節和云。冠蓋紛華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將爲事。始信人間大丈夫。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衣。一雙白鷺在烟外。將下沙頭卻背飛。

韓持國

呂氏童蒙訓云。持國閑居潁昌。程伯淳自洛往訪之。時范中丞純禮亦居潁昌。持國作詩示二公云。閉門讀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顧我未能忘世味。綠櫛紅妓對西曛。

師友談記云。東坡言王實王寧見訪。實韓持國之婿也。因問持國安否。實寧皆曰。自致政尤好飲。嘗自謂

人曰。吾已癯老。且將聲樂酒色以娛年。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惟其殘年。正不當爾。君兄弟至親。且舊。願爲某傳一語于持國可乎。實寧曰。諾。東坡曰。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生死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親友。酒闌。語衆曰。老人卽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將奄奄焉。諸子乃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決乎。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只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喻。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日出之後。欲自幹當則不可矣。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事也。豈有分別。老人曰。不然。所謂自家事者。是死時將得去者。吾生平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果自以爲殘年。請二君言于持國。但言某請持國幹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若爲可以死時將得去者計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謹減節嗜慾。一物不芥蒂於心。真卻是學佛作家。然至死常不肯取佛法。某謂景仁雖不學佛。而達佛理。卽毀佛罵祖。亦不害也。

復齋漫錄云。子華兄弟皆爲宰相。其家呼爲三相公。呼持國爲五相公。又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蓋公家門有梧桐木。取爲稱。以別魏公。子華歿。陸農師爲挽章以紀之。所謂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識韓家是也。子華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死。農師又詩云。非關庚子曾占鵬。自是辰年併值龍。曾子宣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時生。故章子厚以四亥公子呼之。

東臯雜錄云。子華玉汝相繼命相。未幾持國拜門下侍郎。甚有爰立之望。其家建堂榜曰三相。俄持國罷。遂請老。東坡聞之曰。旣不成三相堂。可且名爲二相公廟。苕溪漁隱曰。復齋漫錄稱子華兄弟皆爲宰相。觀此則知其言誤矣。

茗溪漁隱曰。石林詩話云。許昌崔象之舊第柱間。有持國海棠詩。濯錦江頭千萬丈。當年未解惜芳菲。韓忠獻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尙少。故前句云爾。又復齋漫錄云。持國家門有梧桐木。京師人呼爲桐木。韓家以別魏公。又韓忠獻別錄云。得請鄉郡。起堂於北池上。以效樂天。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賦詩三章。其一卒章云。霓裳舊舞非吾事。且事醺酣石上眠。自爾寢疾。六月遂薨。此詩爲絕筆。此相州韓家也。兼別錄止載忠獻歷帥中山。維揚大名。及守相臺。不言帥蜀。石林乃謂韓忠獻嘗帥蜀。持國兄弟皆侍行。俱誤矣。

復齋漫錄云。鄭谷蜀中海棠詩二首。前一云。穠艷最宜新。着雨妖嬈全在欲開時。一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故錢希白海棠詩云。子美無情甚。郎官着意頻。歐公以鄭詩爲格卑。近世陳去非常用。鄭意賦海棠云。海棠默默要詩催。日暮紫綿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雖本鄭意。便覺才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有紫綿揉色海棠開之句。

復齋漫錄云。仁宗朝。張冕學士賦蜀中海棠詩。姚立取以載之海棠記中云。山木瓜開千顆顆。水林擒發一攢攢。注云。大約木瓜林擒花初發。皆與海棠相類。若冕言。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綿色者始謂之海棠。按姚立記云。其花五出。初極紅如胭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量。至落。則若宿粧淡粉。審此。則似木瓜林擒二花者。非眞海棠明矣。晏元獻云。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與張冕同意邪。

茗溪漁隱曰。閩中漕宇修貢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榦。頃所未見。每春着花。眞錦繡段。

其間有如紫綿揉色者。亦有不如此者。蓋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概論也。至其花落。則皆若宿粧淡粉矣。余三春對此。觀之至熟。大率富沙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種之。並是帶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似。斯可貴耳。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蒂。顏色淺紅。垂莢向下。如日薦者。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蓋強名之耳。

復齋漫錄云。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急。民急於應期限。率皆磨石碑以代之。前人之碑用是盡失。議者謂是石刻之一厄會也。

茗溪漁隱曰。予舊嘗記一小說云。王溥嘗薦向拱討鳳翔有功。拱後鎮京兆。思有以報溥。詢其所欲。溥曰。長安故都。碑篆高文。願悉見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詣之。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溥命善書者分隸爲琬琰集一百卷。當拱之訪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爲害。鑿其文字。或爲柱礎。帛砧。略盡。亦金石刻之屯會也。然則長安石刻。既經此二事。諒所存者亦少矣。好古博雅之君子。莫不歎息於斯焉。又金石錄云。唐何進滔德政碑。進滔事迹固無足取。而柳公權書法。爲世模楷。此碑尤爲雄偉。致和中。大名尹建言磨去舊文。別刊新製。好古者爲之歎惜。今鄱陽有此板本。乃再刊者。失真爲多。但尙有典型耳。